

北京圖書館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6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六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四明別集三



一峯文集卷四

玩易軒記

易天地陰陽也人得天地陰陽以生無非易也易豈外於人心哉昔者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以天地陰陽之易發人心之易所以前民用而教萬世也夫草木鳥獸之為物人之為人生死出入於大化之中無異也其所以異於物者何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吉凶消長者易之時也進退存亡者人之事也進退存亡惟其時焉



則人道盡而易在是矣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為是故已長樂謝君仲  
仁治盱之明年作軒於公署之東名曰玩易易豈易言  
哉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而好易七十子之  
徒其與言者多矣易罕及焉易豈易言哉秦漢而下斯  
道晦矣至宋三子而後大明邵以數程以理朱以占三  
子者之於易也我之所自出者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  
也萬化萬事生乎心也此易之本與聖賢之所謂學也



仲仁之居於斯觀象玩占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蹈之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後可也予何足以與於斯

### 西園清隱記

瀧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瀧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輩信死之先君武岡公



被執文山在危厄間大石墜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  
土曰胡馬伏成化己丑倫請告歸欲拜六一公於瀧岡  
訪文氏遺跡於空坑東西就食未暇也又六年甲午倫  
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  
與窮山水之樂探竒獵勝償夙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  
春熙景明萬物嫵媚配紅匹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  
於花下柴門反闔俗客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  
低昂出沒雲外居士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



公世於斯而寓於潁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  
世倣擾視死如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  
勝二公之心夫豈遠於人哉乃不能無而有之二公之  
所不能有者吾乃得焉此固吾之所以樂也昔文王靈  
臺與民同樂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畎  
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  
自耶三人於是酣飲淋漓浩歌激烈林水響答行雲低  
回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為之記



篁墩文集卷十一

關侯爵諡考

關將軍某仕漢封漢壽亭侯諡壯繆而今之祠者止題曰壽亭侯不書漢意以漢為國名故不書以繆為惡諡故削之為神諱也以予觀之書爵之脫誤亦何不學之甚也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為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



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又  
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  
漢為國名則不當以錯置于職名之下至于謚法武功  
不成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  
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蓋傷侯之死國故以壯繆節  
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而不稱夫諱  
壯繆而不稱其意在于尊神至于壽亭之誤日相沿而  
不知其非可怪也夫



篁墩文集卷三十

慶雲溪孫君復興六十壽序

中世以來凡遇人始生日則相親識者必有慶慶其人之有身昉此也夫人之有身昉此而身之立不立存乎人焉大足以名天下小足以名鄉黨州閭而慶隨之可也或歲為之或間為之繁簡不一而吾鄉每以十年為期六十始慶七十再慶逮至于八十九十以逮乎期頤也亦然蓋攷其成而致其漸云爾予家居念老老之義



凡以壽事請者必欣然應之其所見老者亦多鄉之名  
流若雲溪孫君復興則亦士人焉復興之父曰竹隱翁  
實以齒德名一時受恩命得冠服而君在兄弟中素以  
孝敬聞其壯年樂遊四方友賢豪充拓其知識為翁所  
奇愛晚隱雲溪上闢一軒以自怡曰皆春伉儷與俱兩  
子競爽諸孫亦多巍巍然有穎脫之意焉君之壻曰石  
門程宣祺於予為族姪孫間來請曰外舅氏以今歲壽  
六十十月三日其始生之辰也願得文以為慶予嘗一



識孫君知其有立而足名一鄉者矧其號曰皆春則其  
心廣而不閼體順而不悖氣和不不蓋非其德之恒而  
壽之徵乎慶之宜哉又吾鄉之俗凡翁之禮壻也甚恭  
恒置上坐不敢齒諸子故壻之報翁甚隆每誕日捐金  
張譙備物為養走遠道丐名筆以揄揚其德美雖所生  
者不啻過焉皆厚之道也非他郡之所有也歲晏時豐  
塵鞅遠屏舊竹森然與喬木相映帶于高門華屋之間  
釀雲泉歌曰雲以為君壽君顧樂之將由六十以漸而



升用底于七八九十庶幾乎百齡撫曾玄而友偓佺所  
立于世益大則禮于朝而獲恩杖于鄉而為賓考德稱  
壽者將有大書之文予言豈足以重君也哉

慶雲源王君夫婦六十壽序

徽居東南萬山間自中世以來不大遭兵燹故邑多舊  
家能保其族至數百年者蓋他郡所未有也凡舊家率  
以其地顯名邑中邑中人問而知其為某氏大率其長  
者尚樸而不華少者勤力而不墮求所以保其族而不



哀者又如此亦他郡之人所未有也休寧東南曰雲源  
王氏世居歙之西南曰篁墩之程氏世居之王氏之老  
者曰泰民君其從祖亞仕至陝西叅議以才行聞于時  
其祖均輔考棣芳皆不樂進取以隱德重其鄉泰民君  
事父甚孝與從弟思仁甚友謹厚淳慤一鄉之為善者  
歸焉其配曰孺人程氏蓋篁墩之遷率口者賢才勤儉  
以佐夫君其子三人曰政鼎齊咸皆與肖其德而拓其  
產有女三人其長之壻曰程音灝蓋篁墩之遷長翰山



者音灝以王君所生在七月二十日壬子之歲壽周六  
十而孺人所生在十月十日壽先一年夫婦偕老于一  
堂之上思有以樂其心志者謂非繪事不足宣其美非  
文字不足以侈其盛而雲源舊多佳水有八景者鄉先  
生范平仲嘗為均輔處士序而傳之音灝乃重作是圖  
分韻賦詩奉以為壽請予序予聞孔子有云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仁者壽蓋山水之有資于壽樂  
尚矣而人之所以致此壽樂則有間焉昔龐公夫婦躬



耕遺安可謂賢矣然疑其或有憾于養志服勞之子向平  
畢婚嫁自放于名山可謂達矣然不著其有齊眉偕老  
之樂由是觀之宣王君夫婦之美而侈其盛豈不宜哉  
風日暄妍親黨畢集長者奉杯杓以升少者操几杖而  
侍絲竹喧闐魚鳥翔泳仰而看山則曰此雲峯北嶺昔  
之人所指以為不騫之壽者也俯而臨流則曰此南塘  
煙澗昔之人所取以為無競之樂者也歌遊仙之章侑  
沙溪之觴王君夫婦將心益休體益康由六十而七十



以底于耄耄期頤之域而遂為一鄉山川草木之光乎  
予於王君生同邑于率口長翰山之程皆同宗也故聞  
其德風而序以張之不辭

慶寧國葛君廷馨六十壽序

寧國縣之西安樂鄉百二十里曰鳳山葛氏世居之歲  
久族蕃因姓其地曰葛陂在宋有千一公者以隱德聞  
相傳丞相王文公嘗過其家留題有主人胡不歸為我  
炊香白之句人習道之而葛氏之名益彰自宋迨元有



拱辰者為賢令君其族益盛在近時曰桂廷馨君尤明  
敏端恪能振其宗產恢業閭甲於其鄉而君年亦一周  
花甲矣十一月廿九日其始生之辰前期邑人周武嵩  
奉其父命介予鄉人汪昌氏請言以為慶予不及識廷  
馨而兩周君走數百里抵休寧其意勤其禮恭豈非葛  
君之行足感于人而然哉是不可辭矣予聞之葛氏其  
先若玄若洪俱習知長生久視之說踵而為仙載傳記  
者甚詳則壽固君家物又何旁求遠取之有然壽非難



有以致壽之為難顧世豈無壽幾乎仙者而弗齒于君子奚貴焉洪範五福主于好德仁者必壽宣聖有言德固壽之本歟葛君生有至性事其祖屢童處士及其父志元公甚孝與其配胡孺人甚睦教育其子仲芳仲茂仲美甚肅閭里之不平者諭之道俾兩解貧乏者推其餘以濟之數不厭跡是觀之葛君之所積厚矣其躋于壽甚宜然則由六十而耄耋與安期羨門相揖于期頤之上殆未可知也周君不遠而來求所以壽之豈非出



於尚齒貴德之心不能已焉者哉予十年前嘗奉詔歸  
省自宛陵過湖樂站遂由叢山關入新安愛其山幽而  
深水清而駛林木蔚然雞犬相聞耕者漁者皆陶然聚  
嬉有物外自得之趣蓋武陵仇池不啻過也意其中必  
有隱君子居焉簡書有程不得一叩為歎乃因周君而  
知葛坡者正在湖樂之境則葛君之慶豈非樂道而喜  
書之者哉然予於是復有感焉屏居以來多病日甚恒  
思葛中杖屨歷選名勝以自適于塵壒之表矧宣徽按



境若東西家然他日或能訪君葛陂上和半山之詩尋  
炊香之盟而叩長生久視之萬一自葛氏者輒書以壽  
君且以訂後會之張本云

### 慶鮑君時瑩六十壽序

凡近世人之相壽者在江北則每值其始生日一為之  
其禮數而簡在江南則每十年一為之始于六十其禮  
疏而豐然古之人以六十為下壽八十為中壽百二十  
為上壽則人至六十始可言壽防此乎慶之而加豐焉



豈不有得于禮之意哉歎棠樾鮑君時瑩之壽六十也其壻曰江村程約於予為族孫俾其弟庠生縉來休寧請一言申所以慶之者予蓋嘗過棠樾見鮑氏之居櫛比鱗次于青山喬木之間其長者少者或耕或讀淳然有古樸之風故每有愛乎其人又嘗觀于郡乘知其先在宋有父子被難爭致命以相全者當時旌其門曰慈孝鮑氏自後累累有聞人若元山長伯源國初太史尚聚煜然為一時碩儒故每有羨乎其族夫其人淳然之



可愛也其族煜煜然之可羨也則時瑩之壽固宜有所  
發以為之重而不可辭矣縉稱時瑩之為人敦本好古  
沉靜寡默事其大父伯齡父萬春甚孝奉其兄時泰時  
敏時雍甚友與其配王氏甚睦教其子勵之以儉勤遣  
其女訓之以敬戒由是其二子光雄光弼皆克承其緒  
而女之長者適溪南吳氏次者適江村之程氏亦有嘉  
聞焉蓋時瑩之大致如此其壽宜也非老而無所自見  
者也洪範五福壽之為先謂人必有壽然能享諸福以



理觀之豈獨享福之為得哉固將備諸行之為貴耳孔子由十五以至七十而未始自逸遂伯玉年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矧下于聖賢者哉故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若鮑君之行所以淑其身成其家而無訾于鄉評者如此豈以壯而健老而弛者哉鄉飲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以漸致隆至九十而後六豆此壽之見重于鄉黨者養老之令七十者而肉帛之賜八十九十者錫冠服榮其身此壽之獲通于君上者吾



知鮑君由下壽而中壽而上壽為大賓于一鄉又進而  
膺天子之榮賜以名于一時使人稱之曰此棠樾里人  
賢而老者又稱之曰此慈孝後人老而賢者每十年一  
為之亦且有不一之書豐其禮致其壽烏覺其時之為  
疏乎予自江北還江南其所以壽人者益不可以數計  
然實無奇語可以為稱觴者之重特申其禮意云

壽意圖慶髦田吳處士暨其配汪孺人序

吾新安之人僻處而好古俗簡而性樸凡一切慶事陟



于紛華者皆不行獨以壽為禮禮之甚勤而恭蓋子弟之于老長與夫宗族鄉閭親戚友朋自六十始必一為之又 不以幣不以酒肉而以文重其文之致慶也以詩以詞而不足則以序以記以傳又不足則以圖壽至於以圖而副之文焉其為禮也斯不亦勤而恭乎自予南歸凡以壽請者至無虛日蓋應接不暇而其情則有不能終拒者焉弘治辛亥冬歛長翰山族孫曰啓者嘗詣休寧告予曰吳處士正芳世居髦田其配汪孺人世居



叢睦坊啓之外舅姑也處士孝友而淳碩以善人稱于  
時孺人媿之聯德偕老二子曰普康普助皆勤慎克家  
而一女歸于啓焉孺人設悅之辰在歲之二月四日處  
士懸弧之辰在歲之六月廿六日于是皆年週一甲矣  
啓無以為禮則託諸繪事者為壽意之圖願得宗長之  
大以張之久無以應也壬子春二月三日予在南山精  
舍啓復來申其請甚堅夫壽固人之所欲而不可必得  
者也惟其欲而不可以必得則隨其老長之所至而致



隆愛之至也愛之施必由親始外舅姑有父母之道焉  
宜啓之為斯圖而有請于予也雖然東王公西王母與  
古安期羨門之傳壽之出于人也句曲之山方壺之  
水與凡丹砂石髓之流壽之出于地者也青霞絳雪與  
夫沆瀣之氣弧南之光壽之出于天者也青鸞白鶴以  
暨蒼鹿玉蟾之屬壽之出于動物者也喬松慈竹與夫  
後凋難老之木壽之出于植物者也蟠桃肉芝與夫青  
精胡麻之饌壽之出于飲食者也華陽之中紫綃之衣



與夫星冠鶴鳥之類壽之出于衣服者也鸞笙鳩杖以及藥籠茶竈之輩壽之出于器物者也凡世之所謂壽者舉而付諸一圖則啓之所以致壽于處士孺人者可謂至矣予復何言雖然德者壽之本也洪範五福先壽而主于好德孔子論壽歸之仁者壽而有所歉于德亦奚慶之云惟其德也而後慶之者非溢美當之者無愧色若處士孺人之所為壽與啓之所為圖而宣之者予烏得靳不一言以為之重哉吳之先出番君孺人之先



出越國公其流澤甚遠兩族相高而子孫多賢者若處士獮人可見矣他日由六十而七十八九十以底于期頤所以慶之者益勤且恭當有名繪筆以暨巨公之文重一鄉而鳴一時又不但如此而已

望墩文集卷四十一

故妣夫人林氏行狀

夫人諱淑清姓林氏世為閩人林之先望西河再望下邳自秦漢來遠有世緒迨晉散騎常侍晉安太守祿始



由下邳家閩中祿十四世孫萬寵唐明經饒陽太守萬  
寵子韜披韜孫攢福唐尉以孝旌門披九子皆仕為刺  
史號九牧林氏其第九子邵州刺史蘊為劍南節度推  
官斥劉闢之叛以義烈聞披四世恩始仕王氏為進奏  
使恩再世仁翰仁肇仁翰仕為南唐樞密都承旨倡戮  
朱文進以安王氏仁肇入南唐以功至洪州節度使亦  
死于忠其名績並見史冊仁翰六世孟似宋紹興中廣  
州司里參軍定居閩之環珠里大田驛孟似生質從學



考亭號居窮先生質生世謙翁元宣授進議副尉夫人  
高祖也妣庶氏曾祖起宗贛州錄事司判官妣程氏祖  
子隆國朝洪武初坐累謫官之綏德再徙河間遂為河  
間人妣賀氏考頗能嗣父以殖有家妣李氏生子女各  
一子璵仕為淮之安東簿女即夫人夫人生負淑質孝  
謹聰惠而剪製烹飪一切女紅皆能父母奇愛之俾讀  
列女傳女戒諸書輒領悟其肯綮未笄喪父哀毀骨立  
事安東君如父而安東君素嚴重思擇婿莫可當意者



顧嘗與先尚書少保襄毅公同小學請于母曰吾女弟之行無如程某者故夫人歸于程氏程之先亦自新安徙河間當是時先公方為儒學先曾祖俱贈尚書府君在堂無恙先祖母張夫人有四女未嫁一幼子未婚家務叢彙日不暇給夫人親操井臼治酒漿上奉兩世舅姑咸得其歡久之先公舉進士得官而夫人益服儉素如未顯時凡遣四姑娶一如皆分已奩具而裒俸金以足之四經舅姑之喪塋先公襄事無違禮先公出入中



外四十年兩督邊儲一領巡撫三治軍旅夫人獨任閭  
政奉先教子不以貽先公之憂親黨慶弔以時而豐歉  
惟所當於新安河間居伯叔子慈煦如一安東君諸子  
亦擇其可教者俾學于家塾其一芳為河南長社巡檢  
其一英為山東青州訓導夫人御僮僕嚴而有恩待故  
舊禮意周悉隣婦重姥至或解衣衣之雖數不厭平居  
言貌溫和而緩急之際出一語必中理確不可易先公  
每嚴其遠識景泰初先公為吏科給事中受勅封孺人



天順中為都御史受誥封淑人成化中為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進封夫人晚就養京師不幸以弘治乙卯七月十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永樂戊戌九月十一日得年七十有八疾革前呼敏政語之曰勉力報上恩以光祖宗我年已老得從爾父地下於願足矣嗚呼慟哉子男三長敏政傲倖進士待罪太常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敏德國子生授詹事府主簿改蘄州判官卒次敏行儒學生亦先卒女一適忠義前衛指揮同知凌雲漢封淑



人孫男四人塏蔭授錦衣衛百戶次圻早世次塏次堂  
孫女四長適邑臨塘范初次適婺源大坂汪玄錫次適  
新安衛指揮子朱儀次適新安衛千戶子于恩敏政不  
肖不自殞滅而罹大故擗踊攀號叩地無所茲將解官  
奉柩歸于先公賜兆得旨遣官諭祭給驛歸其喪仍命  
有司開塏合窆謹終詔後法且有銘敢掇拾遺行萬一  
上干執事者顧苦塊餘息言不成文惟鈞慈軫念賜以  
不拒使潛德於昭死生之幸也伏楮恍然無任摧裂孤



哀子敏政泣血謹狀太常寺少卿南陽李瑋填諱

篁墩文集卷四十二

贈武畧將軍錦衣衛副千戶孫公墓誌銘

公諱忠字克誠姓孫氏上世居蘇之長洲祖曰師道元樞密院判知大寧義州事國初戰歿松山子福興始以二州內附公之考也公宣德初從在軍中即銳意功名事然無以自見適宣廟遣使入朝鮮及招諭阿穆河之地從楊拉達呼叛去者公慨然請行既至宣布朝廷威德



聽者凜凜朝鮮國王加禮甚恭阿穆河叛者皆願內屬  
公遂與俱來宣德壬子復遣使朝鮮及呼拉衮公既兩  
出使熟諳其國道路遠近要害及其土俗人事蕃人無  
敢詒之者明年呼拉衮引兵數萬侵朝鮮掠其境朝鮮  
以聞宣廟復遣公等以手詔問呼拉衮及至呼拉衮見  
公等稽首請罪悉還其掠者正統辛酉復遣使朝鮮既  
還從太保朱成公北征丁卯詔公等以金幣使衛拉特至  
繫腰山遇中國男子十一人南走敵追及將盡殺之公



謀竭囊貨為贖又作番語解之敵悟遂以款納輜中十  
一人者得不死已已再使時敵人額森以敗盟內侵遂  
劫公等北去至大金山柳園縣適英廟在狩見公等慰  
諭久之各進署一職明年扈蹕還京師後七年丙子英  
廟復位乃授公錦衣衛百戶如已已詔又三年遂謝病  
返故鄉以官授其子賢居十有三年而終時成化庚寅  
冬十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三公天性淳篤不類武人  
奉母甚孝其謝病而歸也遇母夫人喪時年已七十哀



毀踰禮手植松櫟數百章卒以憂瘁致疾不起友其弟  
斌無纖芥反目意身使異域三十餘年每行則正使必  
以行營機宜付公公亦悉心為之致力常先事而計畢  
中肯綮庶幾古之善使者與配王氏有賢行子男二人  
長即賢以功進武略將軍副千戶故贈公以其官次正  
女一人適錦衣衛百戶何琳公之終也賢以侍禁不敢  
東還發喪乃遣正奉公柩北上將以成化辛卯某月某  
日葬公于順天府通州阜壕鄉之原前期以狀來乞銘



走憶順天初家君受詔視師遼東始識公于京邸握手  
相好成化初家君總師討四川貴州山都掌叛夷賢隸  
戲下且公父之墓石家君書之公之墓石走豈可以不  
書銘曰

猗嗟孫侯發軔自東有偉其器丁時奮庸爰入朝鮮名  
王稽首載涉東方招我逋寇海西不靖罔睦其鄰公將  
帝命國威以振公使北庭皇狩于野遙遙屬車公為從  
者想昔定遠爵典功崇公獨何為一尉而終公雖云亡



有子丕顯將軍之封懿此國典渺渺靈輿塗彼郊關我  
銘其中千載弗刊

篁墩文集卷四十三

先高祖徵士府君阡表

我先高祖徵士府君之塋也適更家難弗克梓羣行以  
表墓道蓋七十有四年于今矣前乎宗源之相去者益  
遠後乎孫支之方來者益分尤不可無述以詔來者於  
是敏政謹第錄之奉以告諸家廟而饒之石焉惟我程



氏自新安太守元譚當晉東渡以民請留賜第郡之篁  
塢傳十三世生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起鄉兵禦侯景  
亦廟食于郡忠壯十四世生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澧又  
起鄉兵拒黃巢凡三世有功新安肩嗣蕃昌號稱碩宗  
中丞次子歙州兵馬先鋒使南節始別居休寧陪郭五  
世生宋開州團練使贈太尉金建炎初與金人戰死子  
先誓守墓不仕號東隱生三子長永正以門功帶御器  
械遂居杭州次永奇與父同受學於朱子號格齋分居



邑小東門府君所自出也次永彰鄉貢進士元初以李  
世達之變將屠新安故官陳宜孫力相保聚而永彰五  
世孫隆與縣人趙象元蹈白刃說之民賴全活行省承  
制用三人者為本邑令丞尉安集之永奇五世孫榮秀  
仕至江浙儒學提舉娶劉氏封彭城縣君提舉生文貴  
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娶鄭氏提領生社用薦為  
永奉班都知不赴娶吳氏二子長即府君次為安定忠  
愍侯國勝府君諱吉輔字昌祐天性端慤氣宇不凡美



鬚髯長及半體見者以為異人時陳令姪壽翁趙永孫  
子常皆慎許可獨愛重府君兄弟壽翁子常即世所稱  
定宇東山二先生者也府君以通家故間從之游因涉  
獵緒經史而尤好兵律星筮之書得其肯綮至正末婺  
源人汪同起義裨紅巾保鄉井忠愍侯發兵應之府君  
及同兄獻皆儒者不欲共事乃悉力持家以佐軍實丁  
酉衛國公鄧愈下徽州開府於我程氏久之發同與忠  
愍侯詣南京高皇帝大說命同還守婺源留忠愍侯從



征伐未幾同北走燕忠愍侯以節死偽漢駙馬王克恭  
鎮徽將復召府君與敵置軍中兩人者先後固辭乃已  
洪武庚戌詔江南諸郡縣大家一人詣闕府君與行高  
皇帝親御奉天門賜宣諭戒勉府君歸益韜晦足跡不  
至公門有司累徵辟皆不就丁酉有詔諸功臣歿鋒鏑  
者具衣冠擇地以葬忠愍侯與焉府君乃出言臣弟國  
勝嘗以禦張士誠駐富陽愛其地佳勝願卜葬於此又  
走富陽會族人之在杭者得兆於縣西三十里長山之



麓御帶公墓左墓已乃還蓋自是不復出矣府君家居  
嚴而有法遇人無少長貴賤一以謙尤篤於義見瑯獨  
者必振之初伊川先生子端中端彥從南渡居池州團  
練為池州統制因通譜焉傳六世而河南之程實繼之  
即提舉也端彥七世孫祉復以仕縣居休寧而提舉又  
以次子季瑩為之後故府君於伊川家世遺墨及誥牒  
之類所得最多鋟梓刻石至傾橐帛恠教諸子皆績學  
其長即先尚書公洪武末嘗應詔當得官以府君在堂



謝歸養即歸而邑大夫獲罪事及之坐謫戍河間府君處之泰然曰古人不尤外至者而懼內脩不足謹王事以不辱親亦可謂孝矣尚書公受命唯謹府君晚歲家益落去隱邑之葆真山不復問世事日與道流者居怡然若有得也永樂戊子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家距生元至順庚午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九配孺人吳氏諱延同里人父鼎齊母程氏克相府君以綜家政嫺黨稱之生元天歷己巳四月十五日棄世於永樂癸巳四



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五合葬縣東北三里許水橋干  
子三人長仕壽即先曾祖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次  
原泰福建尤溪典史次道崧孫五人長晟即先祖贈吏  
科左給事中累贈官如曾祖次斌次昱次宣次旭曾孫  
八人長信即先考太子少保襄毅公次侶潘陽中屯衛  
指揮僉事次倫次儉次俊次偉次傑次侑玄孫十五人  
長敏政左春坊左諭德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敏功早  
世次敏文敏通敏事敏聰敏時敏恕敏英敏才敏芳敏



予敏庸五世孫四人長坦早世次堦錦衣衛百戶次圻  
次堦嗚呼府君之德厚矣乃不食其報以終於轉徙業  
用弗振至我襄毅公始獲讀其遺書而以文武忠孝大  
植有家顯被列聖之寵先上追隆其祖禰下覆蔭其孫  
仍門閥再新泉壤增耀而府君不可作矣嗚呼凡我後  
人感盛衰之靡常思保家之不易其尚謹禮守法相與  
嗣其業而葺之於無窮則亦庶幾府君之志也哉

祁門處士汪君墓表



君諱畊字君畊姓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後越公以勲  
德廟食於徽九子散居六邑君之先出祁門六世祖應  
星元徽州路學教授高祖元相總督徽寧等七州倉庫  
大使曾祖學錄祖仲機父子瑞三世皆以才雋聞如程  
氏生君有至性英悟過人初子瑞為里譁構死程亦繼  
卒以君託其兄嫂居每聞人道父母時事輒哭不能已  
稍長出從鄉先生游未有知也一日浴溪上鄉先生曰  
獨木為橋難度客君應聲曰衆材成室可容人始奇之



曰汪氏有後興者必在此子若亦卓然思以自見出應公役入理家政不以重難者諉人由是業漸以裕門閥一新君喜讀春秋史鑑說古今數千載事如指諸掌每召子姓環立以聽是是非非率緣經史為義里之弗率者畏之世事紛華一不掛意而拯人之危振人之乏恒恐弗及歲時奉先必前期戒嚴至臨祭猶走閱再三然後將事哀慕如新喪家人求析產止之弗獲則多取瘠田羸僕以示自艾猶拳拳以詩書之業不振為憂乃刻



意教子延師盡禮不復問家之有無人或嗤其迂左君  
謝曰我雖一子願不失為士耳不敢從人逐利也鄉人  
無少長稱良士必曰汪君歲天順庚辰子恕中乙榜授  
河南校官遂請分俸以為君養君安之曰是吾家筆耕  
可獲者雖萬鍾何加焉壬午夏五月二十三日卒於正  
寢享年七十有六配謝氏佐君起家宗部稱之先君十  
五年卒別墓邑之二都白石原子男一人即恕也歷汝  
寧之新蔡撫之金谿台之臨海三學教諭嘗膺聘考福



建山西河南鄉試以文行知名女二人長適監察御史  
胡濬次適某孫男四人長浩成化辛卯鄉貢進士次泳  
儒學生次澍次滋孫女三人長適方通判曾孫某次聘  
陳徵士孫某次聘程布政孫某先是君卒之明年恕奉  
塋邑之一都張村原久未有表其墓者以予隣邑人當  
知君乃自狀其行以請予聞漢世經學傳家者稱韋氏  
父子當時為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至  
今誦其言以況世之業儒者若祁門之汪其先世固多



顯達而在元季以春秋名者稱環谷先生克寬其先蓋  
與處士君同祖越國公故祁門春秋名天下而處士君  
教諭君父子竝以是經成名異時才位所到將比跡韋  
氏蓋未可知而處士亦且膺身後之榮增光前人可預  
卜也事宜書之以為世之業儒者勸

尋樂處士程君墓表

婺源高安宗人質佐予編刻程氏統宗世譜既成奉其  
先君子尋樂處士年譜及狀請書其墓上之石予閱其



名則慊然曰尋樂者周程子之所以從事乎孔顏者也  
予之先人以是自名其志不可得聞矣其何辭以表之  
固讓不獲閱其年譜得其所自為序凡數百言詞質而  
不華義嚴而不迫樂天知命之餘而又有憫世嫉邪之  
意焉嗚呼此其言固將有志于所謂尋樂者歟又閱其  
狀得其平生則處士九歲而孤能立志元宗不落人下  
於詩書六藝之文蓋無所不究而尤以力行為事事嫡  
母得其懼心撫其弟子之幼孤者舉不失所遭母喪哀



毀踰節卜善地以塋一本之朱子蔡氏不惑于巫祝先  
墓所在護視唯謹置贍塋田畫圖以示後人處鄉黨是  
是非非不苟徇邑大夫以客禮之有不決之訟或以付  
君君一言而解嗚呼此其行固將有志於所謂尋樂者  
歟高安程氏在諸程中最以詩禮名處士諱汝字希猷  
五世伯祖復心是為林隱先生著四書章圖以翼朱子  
高祖致和是為孝則居士從學雲峯胡先生曾祖彥禮  
祖公秩嘗復新安程氏始遷祖太守府君之墓義聲動



人父思凱母方氏所生母鄭氏以節聞處士生宣德庚戌三月十五日卒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九配石泉汪氏諱留貞海陽知縣藻之女年三十八先處士十二年卒賢淑不壽嫺黨悲之子男三長質也好學力善梓行家教輯錄以惠族人又本先世之志著家範以輔之建景思堂于墓側以祀父蓋處士之教成於家者如此次馬早世次表尚幼孫男三長廷憲次廷思次廷忠女一適同邑考川胡壩處士之墓在其里澄



源伯山之陽噫自鄉舉出選之法不行士之卑者溺于  
詞章高者淫于佛老治不逮古豈一日之積哉若處士  
者其行無過高難繼之節其言無非常可喜之論然知  
力於心學而不昧於義利之途有王公大人老師宿儒  
之所愧者使其獲中壽少見於時行業所成當不止此  
予蓋深惜之爰撮其大者為之表仁人志士過其下將  
慨然太息而式之曰此尋樂處士之墓也夫

筠軒處士程君墓誌銘



君諱隆宗字宗道其族曰休寧富溪程氏蓋梁將軍忠  
壯公之裔具見新安程氏統宗譜君曾大父僖大父齊  
父尚德妻梅林汪氏女而生君君有美質喜讀書通其  
大義而獨於先世遺文率成誦蓋有元宗之志焉嘗一  
出吳越間歸而却掃治家睦族禮士周貧悉有常度不  
為奇詭之行然篤孝友及憂人之憂殆有人所難者嘗  
建愛日樓以奉親親安其養母喪迫歲終力不能輦石  
襄事忽夜聞椎鑿聲曉有崖崩於近墓墓籍石以完初



尚德翁以季弟翼成易族人永寧女而互育之君念不  
置倡諸弟逆翼成歸而又禮嫁其女弟於商山吳氏義  
聲動人君居鄉一以誠有禱於神往往致應事雖適然  
然人率以是敬服君君之先在家有舍人府君號最顯  
其言曰無毀之謂譽無憂之謂樂無求於人之謂富無  
屈於人之謂貴君終身誦之且自號筠軒以寓堅節抗  
塵之意君生永樂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成化戊戌  
十一月十四日壽七十卒之日姻族子弟入問後事無



他言惟諄諄以不墜家聲為託未屬續數問左右申時  
曰申矣拱而逝以是歲十二月十八日祔墓里之東于  
祖墓負艮向坤初卜十九日而姻族有強之先者會其  
日晴而翌早乃雨雪大作嗚呼異哉君娶黃川吳氏女  
克相君子男六長泰和次泰初先卒次泰常泰瞻泰亨  
泰貞女一適商山吳景存孫男十一長應蒼次應仁應  
暉應昭應昉應昀應早應暕應晶應昂應璇孫女七長  
適吳永清餘在室君墓久未有銘於是泰和以君從弟



景宗之狀來請銘將追納壙中予蓋與君同所自出亦  
竊聞其行義恨未之識也然君之先銘實出宗老端明  
及呂左史方虛谷諸先正而君銘乃屬之予予言豈  
足以報君也哉銘曰

不求異乎人而常獲乎神彼何心哉出類離倫東干之  
所有美程君有刻斯文將無愧乎貞珉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與李尚寶士欽書



弊縣請印吏北上曾附一書計達左右矣緬維官履亨  
嘉鈞眷迪吉為慰僕奉親讀書課耕之餘遠託雲庇甚  
安惟人事往還頗勞擬今冬築室山中庶多病之軀少  
獲閒靜之樂所委古穰續集編完付唐希凱繡衣附上  
更有壩子親事于六月廿六日聘汪文燦太守之女不  
及遠請尊諭負罪良深亮在至親不加誚責瑩姬及六  
姊俱好亦漸忘其在山鄉矣錫姪及二兄鏞銓學必大  
進可喜僕至家作義塾令壩子瑄姪與同宗子弟十餘



人讀書其間僕親課其章句中年始為學究亦有樂處  
并發一笑河間路僻絕不得彼中音耗白尚文表弟及  
敏聰弟見時乞轉與一適平安因汪廷訊親家入京便  
專此申起居之忱時在水南山莊匆匆仰惟情照不宣

簡朱博士

久別不審動履何似因鄉友詹存中入閩附此起居并  
有所告林下無事閱先儒有程朱氏錄一書將重編刻  
行欲求文公先生諸子諸孫進用誥牒行實碑誌文字



及世系之畧登載其間以見聖賢世澤之長俾後學有所嚮仰企慕不獨為桑梓之光而已煩存中錄寄亮不  
外也道遠惟自愛以幸斯文不具

簡汪僉憲從仁

碌碌之人上煩臺評荷天子大恩不加竄殛俾獲奉母  
還鄉耕鑿之餘惟日禮紫垣以祝聖壽而已抵家後承  
令伯郡守先生不棄許締子女之好得託高門為幸倍  
萬賢昆玉處必自有書不敢覲縷因便輒附起居之誠



外殿講王世賞先生處一書煩轉致之舊見江右二司  
有太極圖歷代傳授統系圖甲子歷年圖三板遇便乞  
印惠三五紙以貴山房又廬陵在宋末有王梅邊先生  
諱炎午字鼎翁其詩文號吾汶藁所居與殿講相近亦  
欲託傳抄一本見寄將有所考也行部至日不悞一訪  
為佳

蘆墩文集卷六十二

乙酉歲瀛東別業雜興集古九首



獨在異鄉為異客

王摩詰

十年蹤跡走紅塵

陳希夷

歸來池

苑皆依舊

白樂天

萬紫千紅總是春

朱文公

不妨遊子芟荷衣

杜工部

散髮行歌自採薇

秦系

洞裏幽

花莫相笑

歐陽公

此心非是愛輕肥

張乖崖

與客攜壺上翠微

杜牧

暫時相賞莫相違

杜工部

白鷗自

信無機事

趙子昂

見我猶穿曲岸飛

司馬公

雞犬圖書共一船

杜牧

傍花隨柳過前川

程明道

醉來睡

著無人喚

杜荀鶴

只在蘆花淺水邊

司空曙



春風疑不到天涯

鷓鴣公

且在芳尊戀物華

杜工部

謝却海

棠飛盡絮

朱淑真

一年容易即黃花

王荆公

空林獨與白雲期

王摩詰

一任輕風拂面吹

朱文公

細數落

花因坐久

王荆公

起來幽興有誰知

寇萊公

滿架薔薇一院香

高十里

暫偷閒卧老僧房

無名氏

日長睡

起無情思

楊誠齋

閒拂塵埃看畫牆

王仲至

綠槐垂穗乳烏飛

司空曙

白鳥銜魚上釣磯

劉長卿

便覺眼

前生意滿

張南軒

斜風細雨不須歸

張志和



行人本是農桑客

薛太拙

自恨尋芳到已遲

杜牧

君寵母

恩俱未報

賈存道

買牛賣劍定何時

張雲莊

篁墩文集卷六十九

重慶堂壽戚晚孫錦衣續宗父子

誰似侯家得慶多  
畫堂歡動壽生歌  
椒蘭接地春難老  
倚梓凌空翠不磨  
膝下兒孫爭戲綵  
門前冠蓋匝鳴珂  
由來積善非天幸  
銅狄還堪幾度摩  
衣錦相承父子身  
都城爭識帝家親  
閤宮那復歌周魯



秘嶽曾聞降甫申  
玉露金莖延暮景  
錦章銀甲調長春  
一堂恩壽皆誰賜  
祝手當天仰聖人

送蕭文明給事赴謫

滿城風雨作深秋  
一擢憐君向遠州  
臺省幾時無謫宦  
郊亭今日倍離愁  
一家飽暖皆恩賜  
萬里江山足勝遊  
天與高才終赴闕  
莫將詞賦弔湘流

楊孝子哀輓

大理卿之父

今人冠服古人心  
處士當為世所欽  
但覺眼看家慶遠



不知身閱歲華深九重雨露綸音煥一夕風霜劍氣沉  
至性却疑元不死繞墳松竹晚森森

何處悲風起墓林經年荒草鉢池侵兩兒久抱啼烏怨  
一老能酬奠鴈心瘞玉銘垂千歲遠焚黃恩入九泉深  
淮東士女知潛德不忍重聽薤露音

篁墩文集卷七十八

題沈石田懸崖松

根蝕蒼崖露半腰聲隨風雨落寒潮小堂六月題詩處



不覺人間暑氣消

分得聽鶴壽錢侍御承德乃尊

林下閑軒養性靈  
月中清唳可人聽  
笙歌輾輾尋常事  
藥餌相將八十齡  
新爵近承天子詔  
舊圖時拂老人星  
賢郎寄壽無餘物  
一卷親書相鶴經

司言儀賓府嘗菊

眼底衆芳搖落時  
主家猶見菊花枝  
偶同遠客燈前笑  
却後諸公卷裏詩  
樂趣定期邀月飲  
交情誰比傲霜姿



晚香明歲還如故百遍相招我未辭



未軒文集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豐城楊廉方震纂集

公名潛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鄉薦第  
六人成化丙戌中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丁亥授編  
修諫預作鼇山煙火詩左遷湘潭知縣用給事中毛弘  
言薦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乙未相繼丁內外艱己亥即  
吉乞休致家居十年弘治初元御史姜洪薦庚戌陞江  
西提學僉事丙辰乞致仕以歸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



日卒於家年七十有四號未軒復號退菴居士公十五  
六時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無不究極淵  
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韓柳歐蘇諸家  
下至農圃醫卜之學無不遍覽其為詞則專宗朱子焉  
公授編修甫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煙火等詩預為元宵  
賞玩之具仍出舊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俳  
優者之言耳因與同官編修章懋檢討莊景議以為翰  
林固以供奉為職若鄙棄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况吾人



荷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又何敢為  
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  
言不可冀以開悟上心禁止其事用事者大怒取旨逮  
至午門命衛士各提二十斤補外公得湘潭縣知縣時  
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  
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  
以息物議特旨改公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直  
堂守門隸卒皆入月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



其月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  
無有以為非者其於心安耶悉却不受其讞獄務以抑  
豪強伸冤抑為主有御史縱子弟強取人財物子女者  
刑部曲為隱蔽公卒駁之有強盜共掠一婦而復轉賣  
與人刑部止以強奸坐為首一人公必欲皆坐之卒從  
所駁公連居父母喪四年不離苦塊食惟蔬果酒不入  
唇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為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  
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詔起用赴京陞江西按察



僉事提督學校至川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  
嘗假借凡經識拔皆一時名士如羅欽順劉玉汪偉陳  
鳳梧皆是也弘治乙卯遂上疏乞致仕至丙辰再疏始  
得允家居惟以著述為事撫巡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  
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挾策  
滔滔藝馬為事獨於名理蚤所耽嗜翰林供奉豈專文  
字誰生厲階曲學阿世席未及溫三已三仕經濟胸中  
多未展試何以見之閩中諸誌



蒲陽文獻列傳

邑人山齋鄭岳著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號未軒祖壽生見前傳仲昭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甫三月被命翰林官各賦元宵煙火詩且出舊製令擬述以進仲昭以其詞多鄙俚近俳優非儒臣所宜為與同官章懋檢討莊永共疏論之調補外仲昭得湘潭知縣時有翰林三君子之謠言官交疏請復其官乃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不例收隸卒顧直有富室弟訴其兄匿先世遺貲者計所匿多違



禁物法當沒官富人廣行賂求免仲昭持不可卒沒之  
有盜劫一婦共汙且鬻之法司以盜未得財止坐首惡  
一人仲昭謂盜汙良人當死且鬻而得直非財而何卒  
從其議陞署寺副連丁內外艱遂引疾家居會廣東提  
學員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仲昭補之不報弘治初元  
御史姜洪等言仲昭學問淵源恬退可嘉令有司以禮  
敦促三年赴京陞江西提學僉事奉奉教人以行實為  
先值額例行簡汰太嚴物論譁然仲昭亦自以與時不



合再疏乞致仕仲昭前後所居官不滿三考家居之日  
最久儒雅醞藉為鄉邦儀表平生刻苦為學於書無所  
不讀精於校閱嘗修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縣  
志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文詞雅正有朱軒集若  
干卷

墓誌銘

三山泉山林瀚撰

予友朱軒黃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家訃  
報且致遺言謂予為知己銘必以屬予予與公義同年



且予內予公之女兄兒庭棉其所出也予又何辭遂序而銘之公出唐御史滔之後其後有曰公度者為宋名臣曰補曰績曰仲元者為宋名儒公之世祖也勝國時有為醫學教授曰大有者公之高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圭者公之曾祖太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為纂修五經四書官公之祖也考子嘉為東鹿知縣兄深為御史又有父子皆舉解元進士父曰乾亨為行人子曰如金與希英同科先為廣吉士今亦為御史公之族



姪孫也其與希英同出曰希護者領甲子鄉薦則公諸  
孫也然則莆固多賢而黃氏一門尤盛吾於此益信吾  
夫子斯焉取斯之語萬古猶一日也公諱潛仲昭字以  
字行未軒其別號晚更號退菴居士世家莆之東里公  
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己卯舉鄉試第六成化丙  
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丁亥拜編修  
尋外調為湘潭知縣又復內移為南京大理評事歲癸  
巳陞寺副弘治庚戌擢江西按察僉事總學政丙辰致



仕歲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時即篤志古學  
遠宗朱子近得自家獨不懼四如諸祖之傳為編修甫  
三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德懋檢討莊孔暘同以燈疏  
忤旨一時士大夫有三君子之稱先殿元羅應魁亦以  
修撰言事謫於是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念予庶吉士時  
憂去愧不與公謫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直公等公與  
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命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  
其直而逸其人上下相安以為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



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  
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  
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  
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  
其家器物多干法當沒入官富民廣交游論者亦曲庇  
之且陰私善公者以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為監倉  
大僚所構陷者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為也亦不  
許又有數人為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



汙辱之後鬻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  
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鬻之  
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務盡  
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而忌公  
者亦衆矣三載秩滿東鹿公有文林郎母鄭妻羅俱有  
孺人之封又請歸省既歸半載之間怡愉膝下東鹿公  
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為歲乙未丁內艱其  
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



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旦人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  
苦塊食惟蔬菓酒不入唇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  
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為養  
今養亦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  
既歸築室下皐山中課耕植木讀書為文唯日不足暇  
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坐得酒則共酌  
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間有關節語者公甚拒之  
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一日廣東提學缺太學生簡進



等乞起公不報弘治改元御史姜洪以公與德懋孔賜  
皆宿學當名用上許之至是公家食者十有七年矣三  
原王端毅公恕為吏部奉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歲  
庚戌至京公叅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  
揖讓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高之既而端毅公注公充  
纂修憲廟實錄官以須大用當道者皆公翰林時舊僚  
以宿忌竟沮之遂有江西提學之命公之為教也務先  
行檢而大藝後責焉慮諸生於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



也於是通鑑前編之刻慮諸生於朱子綱目之指有  
未知也於是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於  
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刊布以示後學至於考校之  
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仍疏乞歸慮不得報  
繼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顏色郡邑師生以禮為饒公  
一無所受既抵家尋舊樂如故閩之八閩通志延平興  
化邵武南平縣志暨孝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  
益精於校閱契勘未嘗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



公累世宦家然率以清白相遺不植生產家無厚積而布衣蔬食自如官無厚祿而二親甘旨恒具且先志承顏惟恐一毫少拂其心庶母張事東鹿公甚謹公事之如事母其沒也為之心喪三年兄早世撫教其遺孤無異已出與夫葺先祠修祖墓惟力是視未嘗以有無為言皆以成東鹿公未成之志也公聰明敏達凝重純篤平生刻苦為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為口耳章句之習作為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深聱訥之語



雖剛方然不至絕物雖含宏然畛域甚明無謔語無情  
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政務則又犁然執  
議勇不可奪辭受取與嚴而真實苟為非道一介無取  
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  
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墜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  
晚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豈復知有谿谷機穽在吾後  
先當前却哉是以其進也非苟徇其退也非避事孰得  
而重之亦孰得而輕之哉公生宣德乙卯距今戊辰得



年七十又四配即羅孺人側室洪氏子男四女六孫曾  
而下若干人墓在文賦里雲峰之麓葬以某年某月某  
日銘曰股則百氏志則千古直薄虞黃何有秦楚山摧  
海翻獨立者誰雲行雨施略見纖微杳鑒一戾從脫如  
棄其行其藏天開日霽唯有完節斯有完名允矣君子  
吁嗟先生



醫問集卷四

參戎李公墓誌銘

救命分守錦義二城地方右參將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李公卒欽力疾往哭之既成服厥冢嗣繼宗衰經造  
余稽顙泣致其叔父之命曰吾兄不幸蚤世塋之日將  
刻石墓道知兄深者莫若吾子願紀其實以圖不朽余  
辭弗獲按公姓李氏諱英字世傑其先永平盧龍人洪  
熙改元伯祖考諱斌以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同知調廣



寧中衛傳官官考諱春復以武功進指揮使卒時公方  
八歲母夫人陳氏撫育之公自幼豪傑才氣過人比長  
襲官開武藝成化戊子以軍功進都指揮僉事癸巳進  
同知己亥進都指揮使擢主都司軍政吏畏其威民懷  
其惠庚子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錦義之帥臣簡命  
公充右叅將分守焉在任七載訓兵固圉安養教化禮  
義日興以疾暴卒義州官第年四十四成化丁未正月  
十八日也公孝友愷悌豪邁明敏而尤尊賢重道以故



居家在官迴拔流俗巍如也公律已廉慎戒遠聲色初  
錦義有佃戶輸粟帥府者五百人公不以為義罷去之  
在都司日禁樂婦不得侍燕會有召女樂者其長必問  
知無公在燕乃敢令往且不喜妄殺弱冠時從都憲滕  
公防邊至希林手捕一男子自言本中國人被掠陷此  
左右勸斬其首以圖功公不可曰寧無功不可妄殺生  
致於官尤勇於改過嘗好獵喜縱鷹一聞禽荒之規即  
謝改之厥後非閱兵不狩終身不縱鷹矣三衛部落有



歲為邊患者以燕狗子為謀主狗子開原人竄入敵中故導之侵邊公密計因其款塞狗子為譯者執歸於獄死焉自是累歲無邊警公之安邊却敵不專恃勇而用謀又如此錦義民居久敝乏材修葺公率兵境外防範之令採以為屋雖寒暑切身出入邊庭不憚也歲嘗大稔軍士苦饑公出已粟給贍之慮官屬家子不知禮義躬聘師儒設館府第聚而教之化鄙倍為循雅焉其安養教化皆類此也然匪直言教實躬率之方分守下車



日即建祠堂謹時祭及喪夫人一遵朱子禮不用浮屠法以故兩城化之捷於影響義州有千百戶讀書者數員公悉置之府下日令講說大學衍義以求修治之道推所得以措諸行以故知見愈高勲德愈著公之心恒恐民不安生土木徭役未嘗輕舉閔士卒貧無室者命籍其名以進將為措資納婦使免鰥居之苦義州東北鄙土厚宜穀前守者患敵禁弗得田公欲置卒耕守兩以誑誤待辯辭任弗果今年元旦後方簡官疏軍丁貧



無田者使居其地且耕且守人甚便之又以茲土不尚  
紡織民苦於衣教諭吏民為之俱方下令而公不起矣  
民不終惠士論惜之兩城聞訃若喪父母於戲公之早  
世兩城失公命矣夫公母弟雄嚴毅忠信嘗以武功錫  
冠服亦信古道親文儒喪祭之禮克承公志不染流俗  
以是年三月九日歸葬廣寧城西先塋配方氏封夫人  
性嚴重閨門清肅先公一年卒合祔公塋子男六繼宗  
繼先繼志繼明繼美繼德女一遼東都司白公冢子濬



其壻也世之帥臣保邊衛民足矣况知所以養之養且弗能况又有以教之公茲兼焉不啻賢於人一等矣迹其所以信古好學為之基也惜乎天奪之速使其永年德業可量哉銘曰

於戲李公才高氣雄幼孤卓立克建豐功尊賢重德聞善即服葬祭之禮為民作則惟忠惟孝克養克教推已及人化成邊徼天胡不仁降割吾民一夕之際俾失慈親號兮啼兮我公不知饑兮寒兮誰食誰衣公即幽堂



地久天長刻珉昭德萬世其光

醫問集卷七

漫記

九月某日清河羊山之戰寇見我軍奮勇追之即退遁追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溝彼躡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為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



勝歸有寇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寇始歸軍士有云若此緩緩與敵更選百十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來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為將者當廣詢博訪云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敵聞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寇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挈數賊首歸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



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牆百戶以刀斫之墮而死視之乃寇賊也使其無刀非特不能死賊反為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為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遼東管家莊長壯男子不在舍會有兵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為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入寇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躑躅起出戶壯者射之賊



皆死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  
庄云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  
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曰  
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寇乎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  
而立令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  
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敵來攻處則射之內六人  
中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  
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通之力也遼陽東山寇



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寇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於繩自窓綳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稽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聞右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敵將脫取其甲冑衣服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鏡擊賊碎其首而死寇恨亂斫死之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



自云貼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為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寇去



却遣人貼之臺軍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  
名曰貼耳實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九月二十八日營  
城臺有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戶者率臺軍禦之射  
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多來報讐劉患之預徙他  
臺越二日賊衆果來約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  
臺毀其屋破其甕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旁  
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為將者當用勇敢智  
謀忠義之士為腹心頭目手足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



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為國而不為家為君而不為身  
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先退遁以為民望無  
謀者率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  
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慎  
也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得五  
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  
哉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  
可也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當殺賊時則退縮不



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無勇無恥亦甚矣哉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為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于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邊城濠之外當築土牆圍之屯櫓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



水環之不宜空也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  
主者不即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  
肆其奸虐南城上上城無目者方氏夜為人斫其首去  
數日棄出之驗不過恐為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為  
人斫其首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  
者為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  
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  
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久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



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女子屍無首可十  
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  
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想拖  
入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漢人首  
再驗無之有衆見網中痕者有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  
刺去其炙盤者有烟火薰其網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  
某者年前死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聞時變不善  
日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半出無首矣不敢聲



冤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瘡者與一小廝為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旬中初以繩扎其口不令得叫後殺其小廝瘡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廝為人割其首云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漢人首者呼不至恐事發故耳後於廣寧竟成之此決非賊首無疑者當時得功後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此而在位畧不加意究竟恐壞其功余曰功自功罪自罪兩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



人使然然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真銀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究實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實尤多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



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為失威嚴也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陝西時嘗信任之翁泰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為贅婿不從石三人聞之工科高文著文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年徐文亮云陳先生江西章署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為



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其  
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  
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絕意不為閉戶讀書  
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蕭文明先生云御史張璠雲  
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  
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為所誘不能去張始至  
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率多望風  
逃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



力如此且曰吾今逃十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  
人才之難也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  
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為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為御  
史給事中既得之若不言却是錯過了也謝元吉言人  
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  
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自考曰我之鼻高隆耶  
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  
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



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  
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為憂喜  
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  
甚富亦何益於進修哉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  
月某日西邊大安綏遠等處臺空寇賊無日不來窺竊或  
十許人或二三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  
夜不勝乃退輓軸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寇答話寇電頭射  
之中右手背張驚曰寇作歹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



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死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為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寇死傷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死矣丈夫不死賊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攻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



將至寇望見乃解退之一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  
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啓發警告之不厭煩  
可也年年有敕燒荒去却境外荒草使寇遠遁如何  
有燒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  
燒賢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  
草用脩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婿莫  
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為  
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



以武為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  
一切著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  
以射為戲且凡飲酒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  
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往年巫  
總戍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操弓矢  
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矢方得出  
至今人稱其善



翠渠摘稿

別集類五

明

翠渠摘稿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聖人之文即聖人之道非文自  
文道自道如李漢所謂以文貫道也故曰有道者不矜  
於文學之門啟口容聲皆至德也與學為文之文不同  
夫學為文者如剪綵之花化工則間矣翠渠先生學深  
理到出口循天非可以締章繪句觀之也侍御林君雲  
從馴年友也示先生類稿若干卷曰是吾舅之文醇處



通韓高處通柳平易典則處肩歐駕曾為摘其粹者梓  
之於乎是固不可謂非先生之文也然謂是以求先  
生之文則未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先生人文哉其端介古雅蹈矩履繩出忠入  
孝始正而終潔者非先生之至文乎詞章其餘爾非先  
生志也嘉靖戊子端午蜀人檢齋馮馴書於閩藩之松  
風亭



家藏集卷二十

謁元世祖廟

百年中國乘元運萬馬臨河度幹難魯火會戎猶甚謹  
燕都稱帝亦偏安冠裳已敝塵埃積俎豆雖陳棟宇殘  
零落御容茅屋底居民莫作等閒看

家藏集卷五十七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中國之與外國其強弱之勢不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



苟求安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待  
彼愈厚其終也侮我愈多蓋失其所以自強而忘其所  
以為弱也絕是數者使人知中外之勢截然有疆域之  
不可越者此則我祖宗之威也此則所以為國朝也且  
漢唐宋之立國適當外蕃強盛之秋雖為是降屈亦嘗  
有斬單于獲頡利擒鬼章之捷矣方今邊外極衰中國  
全盛宜其有強無弱即不舉兵舉則直取之可也何彼  
稍入剽掠當邊寄者出師之計未行濟師之請已至宵



肝憂慮遂勞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出於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邊徼之晏然者乃由於將帥之遇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為他日之盛此謀國者宜長顧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蓋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勲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擇而難於無其人以擇是果無其人哉特在於養之而已茲



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歲分之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練習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外國之虛實邊事既熟人望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敵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為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國蓋古人之不勤遠畧



如此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人之有背東西  
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棄者固嘗  
設城堡置烽候以嚴備之若夫西北一隅當黃河之曲  
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  
至千里寇來則為苑囿居則為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  
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慮臣嘗考其地自漢唐  
之時皆為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三受降城河南則漢  
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為兩漢以



來皆北守河今築城敵腹中終為所有仁愿不從六旬而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億計夫休璟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奪於其議則大功幾於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為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敵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乎則恐瓶罍相關唇齒相附旗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為勞費益有甚焉聞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已舉行然而地力則未



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益謫發有罪之徒  
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度其事待其  
歲入有餘官為糴貯庶分饋運之勞以免罷敝之苦三  
四年後委積既充兵力既足有將才者既出來則可戰  
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縱不能如受  
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城河南亦可以扼敵之衝省  
三面城守之費也夫种世衡范仲淹當西夏猖獗之日  
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倏然而就此皆前代之可



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為者乎雖然趙充國有云兵難  
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充國猶為此言區區臆說  
誠非至計特以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一言  
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寬等謹  
奏為東宮講學事臣等竝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  
憂愧期少副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廩祿虛費是



臣等之罪也竊惟東宮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於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內不過數月況當其時自清晨至於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祖宗立法甚簡蓋欲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東宮殿下年漸長成必益務學私心共喜以為皇明之慶然自兩年以來間歇既多及今秋月已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



古之庶民亦然況為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  
雖習讀于中闈不若出就于外傳居儲副之位遵祖宗  
之法親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皇上特諭殿  
下早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  
臣下養睿性以無愆臣等不勝惓惓顙望之至為此具  
本親賫謹具奏

問安疏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上以疾免

朝是日晚太傅陳寬傳旨因風寒感成  
咳嗽欲要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大武  
大臣俱詣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並出告上



漸安又明日詣  
司各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  
官臣吳寬等謹題為問安事臣等恭聞聖體偶爾違和  
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覩天顏實切瞻戀伏望皇  
上倍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  
至願為此具本親賫問安伏候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寬謹奏



為老病乞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  
今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  
知止之名者自以身荷厚恩尚圖報於萬一也但臣病  
痛在身不能勉強支持此雖年五十六十亦當求退況  
七十為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聖聰誠出於不得  
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輒發精力久耗近  
交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伸已成痿  
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為濕病服藥無



效終日僵臥在牀呻吟不絕蓋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  
是以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澁一  
切老態未易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於前年兩次  
具本告老荷蒙恩旨勉留不勝感激今復二年年既益  
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實難度日伏望皇上俯察下情  
非出矯詐准令致仕以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  
先聖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為此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  
謹具奏聞伏候敕旨閏四月十日進十二日奉聖旨卿



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  
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為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  
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  
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  
支持於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  
之例實為養病之謀也伏蒙皇上不忍棄絕特見優容



過為褒獎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厚恩正當竭其駑鈍再效驅馳如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然人於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為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為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違命之罪再陳籲天之情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況值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損於時深為可惜伏望皇上改頒恩旨



特遂私情賜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為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奉聖旨卿學行聞望輿論攸歸  
方切委任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固求休致所辭不允

第三疏

謹奏為老病懇求致仕以弭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  
能支持二次進本求退荷蒙聖旨褒獎勉留感激無已  
再蒙欽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遣內臣



賜以酒米等物自念菲才當此寵眷雖嘗力疾望闕叩  
頭私心以為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朝陳謝再竭駑鈍  
以備驅策於萬一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固宜求退即今  
天意示儆尤宜退避不容自己蓋自去歲淮揚等府久  
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歲延及京師并河間等府亦  
皆不雨尤為可慮仰惟皇上朝夕憂勤以為災由人興  
特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  
浚水敝予之心也在廷之臣聞命恐懼以為政由人舉



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悉蒙聖旨勉留  
修省不肯棄絕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而志氣方  
銳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年  
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猶乃居位食祿  
全不知止弊政之本實在於茲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  
聖諭者伏望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留特許致仕  
還鄉非惟下遂私情必然上回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  
消災異也為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願望懇切不



勝恐懼之至謹具奏聞伏候敕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  
日奉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修省卿屢引疾已有旨  
不允其勉起供職不必固辭



歸田稿卷五

中秋玩月次韻酬謝汝正少叅

中秋月倍好似與幽人期  
穿簾入堂牖澄輝耀芳姿  
促席向前楹坐對白蓮池  
歌童聲過雲當杯君莫辭



震澤集卷十六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峯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為太湖其襟抱虧踈浪石鬬齧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恠減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



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  
德號顓頊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  
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言而  
道家之說謂有人焉產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  
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宮變化威靈固宜  
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朝廷崇飾琳宮寶殿照耀海  
宇顧茲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次為奎  
婁其威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于天大而大安焉琳宮



寶殿不為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為陋又何擇於  
高卑之間乎且山人皈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  
答盼嚮依進而不去也故為記之使鑱之石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正德四年春工部都水主事王君仲錫受命分司濟寧  
考圖相方修舉庶政漕道無阻人用嘉悅乃裒前任氏  
名鑱之石以示永久鑿為記其成績其詞曰維濟州據  
齊魯之交當南北兩京道里之中受泗沂洸汶諸水分



流南北其地陡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漕行孔艱  
前元疏鑿百方僅濟旋塞我國家定都幽薊歲漕東南  
以給都下於是謀夫獻畫丁壯用命改築河流避危趨  
易又疏諸泉以壯其源增諸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  
私利之益百三十年于茲然每當春夏旱暵為雪河流  
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十萬又況中外臣工朝正獻新  
商賈番琛四面駢集爭先覲便敘攘噉嚙欲疾而遲欲  
通而窒惟分司得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為水溢啓閉有



程則闕爭為退讓舳舻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敢亂則維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洗洗不譁不爭粵惟都水君之令皇都翼翼京庾維億陳陳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其何可泯用鑱諸石以無忘其始

震澤集卷二十七

封孺人賈氏墓誌銘

封環縣知縣李君傑之妻秦州知州賓之母也姓賈氏



鑿幼學於國子之退省堂賓實來同硯席相好也間過其家孺人喜曰若與斯人遊乎其所謂益友也吾無憂矣其後賓益壯交游益廣有以文學相劇切者孺人欣然爲治具或游譔無益者則澹然而退賓年二十三領順天解久之知陝西環縣部使者上其績詔封傑如賓官賈孺人已而賓擢知秦州未幾孺人卒賓奔喪歸泣請予銘於戲識范逵於寓中指黃棠於坐末昔之賢婦類有之予何能爾而孺人之賢不可不識也賈氏世爲



保定蠡吾人父安唐府審理孺人卒以弘治丁巳四月  
十八日葬以十月二十六日墓在東湖渠先塋之側子  
男六長賓次宥國子生次寬次定女適進士何俊銘曰  
茲且能教古有孟母猗嗟孺人克儀克守非卜其隣實  
占其友刻銘於幽以昭厥有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誌銘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有  
九年為弘治己未卒於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雞澤教



諭某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爵夏姓  
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五人授刑  
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命理福建等處重獄時上抗民  
饑盜且起不及以聞亟發倉賑給人比漢汲黯天順初  
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  
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寺卿被  
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庾賦  
放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



二十三萬戶脩築南昌城堤城賴復完長河洞民叛服  
不常公單車詣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䟽時弊  
二十事以聞當道有不說者遂三上章乞去得旨遂行  
歸杭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  
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  
冢宰華亭錢公作海內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爲隴  
右人唐上柱國封濟國公諱魯才始遷淞東慈溪之德  
門鄉諱千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刑部郎



中始遷杭州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宜人子男四某  
某孫男九曾孫男九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朝廷命官治  
其墳公所著有餘留藁三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禮儀  
畧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志六十三卷禹貢詳  
節一卷蓋晚而好春秋曰聖經微旨諸儒亂之也乃爲  
春秋辨疑未脫藁而卒銘曰

勢塗轂擊爭捷騫誰其退者名乃聞好奇因以屈爲信  
吁嗟夫子仕稍屯邱壑一臥三十春渾鍠鍠耀肆厥文



秩雖少抑名乃振刻之玄石期無泯



鬱洲遺稿

別集類五 明

鬱洲遺稿序

唐宋間詩文宗匠世所繩譽者不曰魏水芙蓉則曰流  
泉灑落蒼翠擬諸形容若極其美矣佐竊嫌焉蓋雕飾  
雖去而景象則弗弘音響雖清而膏馥則弗遠大人豈  
如是哉今夫黃河之出崑崙也窮而探之則源星宿切  
搏桑涵蓬島入蜺羅其濶渙如也然後洪流混混從天  
而來入海而滙迤邐八裔不能致其淺潛溲百川不能



增其深蒸雲液雨不能盡其仁含垢納汙不能傷其潔  
吾度如之發為詩文斯天下之大觀也已故少師梁文  
康公鬱洲遺稿佐不敢律以唐宋詩文而惟以海觀焉  
何也昭其度也於乎大人以天下為度居相位者孰不  
以自許哉然臨利害僅毫髮輒惴惴焉思為之所矧又  
較計毀譽喜諛惡直福威之下夫誰忤之韓魏公曰不  
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賈似道曰我不知孰  
為好人但順我者即為好耳度之不同乃如是哉治亂



之源槩可占已當毅皇帝時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  
甫闋亟起之俾位于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寮則延譽  
官府力拔為輔比南巡狩公欲奉天子行寶以往揚公  
不可蔣公蓋不可嘖有煩言公無少見於顏色亦未嘗  
輒語人也及佐督學西粵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  
特同升之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  
不能堪而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夫東里  
南陽皆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入閣斥一峰不得立朝



視公之度何如也神道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舉  
二事補其遺闕以見公之所以為大者初不係於詩文  
也於乎人性猶之水也發而為情過往來續澄停於中  
猶之淵也自非敦養其性以時出之則所以紀天地綱  
民物者荒矣天下亦殆矣哉是故一語不合睚眦隨之  
甚至怒室而色市不可磯者也覆水坳堂之上而芥為  
之舟置杯焉則膠淺中者也公家順德實分自南海始  
號厚齋晚取鬱水靈洲為號其亦鎮定之義與佐生也



晚辱公之知夙夜自虞天性惟礪且淺焉是懼故三致意於斯云後學香山黃佐頓首拜書

鬱洲遺稿卷三

乞致仕疏

臣梁儲謹奏為自劾不職久妨賢路乞賜罷黜以謝天下事臣等本無才識誤蒙皇上簡置內閣累次陞授官至一品顧平日碌碌曾無毫髮補報近日聖駕遊幸郊圻經旬不返臣等又不能直言極諫恭請回鑾以慰中外



臣民之望臣等負國之罪大矣伏望聖明裁斷即將臣等所受官職盡行削去罷歸田里以為人臣不能盡職之戒仍亟選忠能入閣辦事庶幾尚有格心之學濟時之效如此則臣等雖終身蔬食水飲亦死且不朽矣臣等下情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乞致仕疏

臣梁儲謹奏為自劾不職乞恩休致事臣伏自惟念尤有不勝其惶懼者請更以臣宜去之義重為皇上陳之



臣聞君父之恩無窮而大臣之分有限為大臣者若昧其知足之戒冥行而不顧則折足覆餗之凶咎隨之矣況今內閣三臣之中惟臣年最老病最多才最短輔導最無狀欲求因災異策免以警戒于有位宜無有先於臣者皇上縱存念舊物未遽捐棄然其如臣之私願未遂何哉如天下之公論未協何哉臣之此情實尤懇切伏望皇上特垂睿察即日容臣致仕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庶幾盡修德弭災之實以回天意而臣於林下亦得



以終被無疆之澤矣臣無任待罪祈恩激切之至

太師梁文康公集後序

余聞之霍先生云故太師梁公之賢也毅皇帝時秦王欲關中牧地陰欺上佞臣寧乃以疏請而諸大臣御史亡不持牧地重勿與佞臣寧從中下甚力諸大臣恐稍稍引避上怒甚促梁公草詔公草詔曰地沃饒西邊所給芻秣數十百年今遺王王慎毋以地為奸人亂資上駭曰牧地故重耶已之余既竒公事則疑霍先生



私其鄉達者哉已復從他人徵信而久之稍益讀公集  
及事行紀乃更意霍先生畧未悉也世自不解輕訾非  
梁公獨不竟南狩中事耶蓋上雅念金陵土風欲止未  
有繇會宗伯以郊請上謂郊高皇帝都曷不可梁公業  
為言禮綿蕞寡豫又配位定孰敢移廼寢上竟以郊日  
迫發矣而是時江彬握重多從射生伙飛宿衛內自疑  
數司上聞公委曲輸款以緩敗其謀得不叛後竟與新  
都公合筴捕誅之殺皇帝崩公奉詔迎今上安陸上即



位當推恩迎者公力引疾乞骸骨即不被公亦不自言  
絳侯誠賢木強尚欲私代王有請公不大遠滕絳侯哉  
當公日給事御史每一二指摘公欣然亡復辯意不欲  
以已故傷朝廷恩已見辱臺諫更為之地若此且公亡  
誇人庶而握政十餘年歸欲構數頃地旬段不及直罷  
長沙震澤諸先生聲華薄海內公與之下上其議論文  
章亡少遜然以文乞多不應應即棄去稿草今其存者  
固醇厚爾雅稱盛世風眎諸先生獨甚嗚呼公胡長者



乃爾余讀嶺南志先朝大臣不數數僅一丘文莊公文  
莊相孝宗履熙運為時所慕說顧其施行與學不悖亦  
不能相當公後起居其難而旁解宛劑有足濟者學士  
大夫恒相語毅皇帝朝中貴悍將固臂引蠱惑縣官而  
士氣伉勝亡小貶梁公力為多即嶺南好稱文莊學又  
焉能舍公矣梁公沒僅三十年其孫孜哀詩文合六卷  
授簡予余少且賤孜獨以其慙不佞俾為綴其大都使  
後世考焉嘉靖三十二年歲在癸丑仲秋朔吳人王世



貞撰

鬱洲遺稿後序

古人有言所見者異詞所聞者異詞所傳聞者異詞梁  
文康公在正德間為吾鄉先進幸生同時得親炙非復  
遠於傳聞者也其為相也有三善焉斯世陰受其賜而  
人未之或知之識天下之計一也極回天之力二也奠  
宗社之謀三也時少師楊石齋守制服闋家居公必欲  
起焉而以首相讓之卒同心協力故能制諸權倖安天



下於不動聲色間陝之秦王上書求牧馬地賂左右近  
習將欲許之執政者互相窺避召公為書答之公暗寓  
不可之意以諷焉書進而武皇悟遂不與所謂識天下  
之計者非與武皇自號大將軍持劍使公草詔公叩頭  
流血終不肯為武皇操劍而去事遂寢駕幸留都公章  
數上愈激切卒得北旋人心恃以無恐所謂極回天之  
力者非與定繼統之謨親迎今上於藩邸而中興之氣  
象一新四海永賴公廼絕口不言勞所謂奠宗社之謀



者非與公之成立雖方之古人弗過也而浮議至今不  
白信其小者昧其大者可乎哉公之罷相而歸也時乘  
一漁艇遊詠於山顛水涯之間紅顏白髮望之若神仙  
中人清貧僅能足歲而公怡然自得不振生產順逆得  
失若無與於中者予嘗遷居於洛澄里公攜餽酒飲予  
時友人梁日孚彭時可倫彥周俱在坐出韻賦詩倚樹  
沈吟若儒生然至夜分各成廼別則公之超然脫灑不  
局於時俗視東陵故侯若罔聞焉其所養所識之大如



此公聰敏過人為詩文不事工組不立體格而清新流  
逸可愛可誦不自珍惜沒後厥子中翰次挹等得遺稿  
什一於千百中存其詩而失其人者多有之授簡於予  
予為刪其遺正其訛序而歸之其要在乎明公之大節  
而詩文特其緒餘焉爾雖然取以備公之言行錄可也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番禺王漸達書



見素集

別集類五 明

跋

諸祖見素翁以貞忠雅抱受知四朝其所著作式窺元  
始以澤於道與古作者分鑣並驅熒熒炳炳誠一代之  
英也先是文則省吾翁刻於兩廣詩則寒谷翁刻於三  
衢續集則愧吾翁刻之於家塾者壬戌之變板刻俱燬  
諸叔子述氏有深痾焉黼因任分刻之責顧浮沉埃壘  
期會纏牽負諾責者廿餘年茲贅留曹稍有暇晷迺受



續集於叔氏而梓之若其餘則叔氏亦駸駸然備之矣  
噫嘻方翁之疏妖僧抗逆濠討監賊身與家何有也尚  
有於文之傳與否迨夫勳垂旂常行列史乘芳猷偉樹  
所至稱山斗焉則文之傳與否似亦奚與也然君子頌  
言以考世哲士緣迹以度衷談道德者得鈎其玄覈事  
功者爰采其實諸刻似亦與有助焉吾莆文獻由來尚  
矣前此漫漶無稽武廟時少司馬山齋鄭公始編輯以  
永其傳翁為叙之謂如景星慶雲轉瞬而消滅以盡豈



不深可慨與黼誦斯言而三復焉竊有窺於諸刻之意  
故因斯刻成而並識之時萬厯十二年秋九月菊旦姪  
孫大黼拜手謹書



虛齋集卷四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子城崇陽門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以前今亦莫詳其的為何時何人所創矣厯宋而元洎入我朝修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間按察司僉書姑蘇陳公祚實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厯時既久加以頃歲霖潦土木間有壞者而舊貫尚有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況文風日長多士如林而所以居之之



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陵任公彥常奉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勵郡邑以興隆斯文為已任于時知府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聚工資始修大成殿及東西廡若干間併新賢像之剝落者若干位遂修祭器庫二所復修明倫堂射圃及觀德亭仍建舍明倫堂後之穿堂及護學神祠而祠傍二室為樂器庫又建號房三十間以為諸生講肄之所功未及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泰和蕭侯貴路嗣起而任之以舊櫺星門之迫於



戟門也推而出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庫神厨宰牲房之敞且障於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而舊址則衍而平之以廓其南面之勢且以貨入民地以足其東南隅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二間修其舊者十間以究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校陳華董之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月成焉但見巖巖乎殿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齋居庫厨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麗也秩秩乎堦阼垣墉



之明淨蕭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學宮未有若是  
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則之地藉是益煌煌乎其有輝  
而衿佩之泮與於此者對境遊神蓋亦有豁然領會於  
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躬環視之深嘉  
二侯之能供其職而廣其意也遂命教授馬文等伐石  
謁文以記之文等以屬之清清不敏固謝弗獲嗟夫吾  
聖人之道之大至於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潤澤乎萬萬  
世而不竭凡士大夫稍得以自光明於民庶之上者自



頂至踵亦何者而非衣被吾聖人之賜矧學校又為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為度外焉其所見一何其蔽於近也二侯之績於是乎不可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意承流宣化之盛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任公之命為此者殆亦以為時之不能為二侯者設且以風化後人云耳是為記若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勵諸士以正學用世之意則前哲之遺於後學者亦既詳矣此



在吾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耳清小人無容縷縷也

虛齋集卷五

聞國哀三首

痛我弘治皇帝兮夫何其喪世痛生民之薄福兮使我  
呼天而顙地我皇其繼明兮天聰無蔽夫何為哉曰惟  
先帝之制

痛我弘治皇帝兮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哭兮萬  
死無計嗚呼孤臣不才兮空與我皇帝同世



嗚呼我弘治皇帝兮漢文之後有幾仁明武三德日新  
今天其或庶幾成康之治嗚呼一藥不起今天傾地圯  
誰能窮此兮臣甘心為之萬死



圭峯集卷九

送吳太守之任永平序

永平府古孤竹國也夷齊讓而逃之之地齊威公管夷  
吾失道之墟唐韓昌黎父母之邦漁陽節度府在焉安  
史馮之以板蕩者終唐之世而宋袁完顏乃亦由其途  
以帝中原今迤北諸部多延泰寧福餘三衛及高句驪  
諸國之貢道也西南馳五百里直抵輦下比神州焉守  
之位宜不可一日曠者皇帝之七年夏前守去詔以上



林苑監左丞維揚吳侯往代侯始以給事中謫判沔陽  
判之位雖卑而吏部考沔績特最當陟然起廢直謾不  
可驟處以顯乃以丞茲監監舊掣於閹人而牧人園丁  
乃其扞上肉耳官吏束手縮身舞於其掌中侯居五年  
治體一變凜然與臺寺等閹實無能為也監之人乃以  
為有德請留不許乃有是詔人情大抵後實而先聲吾  
恐永平之民謂侯以監之丞來也不知其舊為給事也  
或知其為給事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也不知其為給事



猶可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不可也侯始至沔時荆襄方  
用師侯方用薦在壘生俘者十曾不以為功而州境多  
瀦澤隄梁舊不設商旅不行侯至未期月州無不梁者  
他可知已噫是豈可以儒生蓄之哉意其弔古之懷必  
嘗憤耳不聞漁陽之鼙鼓目不覩黃陂谷東峽石之戰  
伐悼歸師之失道而猶有釋馬之智故其勇有所試而  
當務之急如此今乃為之師帥而躬履其地其故跡尚  
有可尋以考其山川風氣致此之由能使千百年陰山



瀚海皆凜凜焉尚畏君在而征師之過吾其有犒奚必  
勞爾馬也茲為侯壯而其貢筐出入使者往來盈盈于  
道上噤不敢相訾寂若無人是亦吏治防範之常雖中  
人可勉焉惟諷采薇之歌誦周情孔思之文而嘆其不  
作於是者已久此邦之人聞之不亦有赧焉而悲者乎  
風以化下太守事也揚之諸君送侯之行獨深有望於  
斯



吳文肅摘稿

別集類五 明

吳文肅摘橐原序

古云文章與時高下余讀吳文肅公集作而言曰此盛世之長技大雅之餘音也其時之所為乎我明高皇帝啟運經天緯地獨擅千古沈浸涵郁百餘年後至成化弘治間而極公之出世正際其時筮仕入翰林讀中祕書其師其友皆專門名家宗工鉅藪也公復嚴於自守慎其所與其業之也精其蓄之也久故發為文章切實



而不虛篇各一意不相蹈襲其詩吟詠性情能言已志  
艷詞綺語剗削殆盡卓然自成一家當時何李輩出號  
稱善鳴膾炙人口見者驚其為洪崖峻壁炫耀耳目也  
而公獨守故步泰然自得若清泉白石杞翫不足公可  
謂篤於自信不願乎其外者矣余得公集以示友人王  
子齊君君然余說且舉集中徐少師狀有云公學問純  
正為文一依理道恥雕琢公之所以論少師者乃其所  
以自道也嗚呼其確論哉公在詞林時徐少師實秉國



鈞主文柄而公亦同考順天一時名士罔有遺者其式  
文家傳人誦至今不衰夫時方隆盛而二公同出吾邑  
左右後先天之生材豈偶然哉余忝邑人生於公後六  
七十載世變風移為文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以尚奇崛  
為詩者幽深窈渺或有取於禪語以為玄機即余亦不  
免於習俗漸染使公而生於斯世其斷然不為可知已  
君不歌美於當時而肯改易於今日哉余於是仰止前  
修竊有愧矣公性謙讓橐藏於家戒勿刻久未刊行其



仲子潯州守守之子夢熊進士皆嘗付梓亦不果行今  
諸孫士遇輩謀之於余余曰先尚書精神所在孝子慈  
孫不可不傳也遂刻焉而余為作序名曰摘橐者蓋公  
所著述尚富此特其十分之一爾萬厯甲申仲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後學萬士和拜  
撰



西村集

別集類五明

西村集序

余少有志古文詞家無藏書聞之吾鄉長老云吳興有  
張淵先生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璠先生吳江有  
史鑑先生其所論著皆可法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作  
獲一篇輒口誦而手抄之然皆未覩其全而史先生者  
不苟出積日月莫能多得既而復求諸先生為人皆淵  
潛泥蟠冥搜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也於時名



公卿之在朝野與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伯天全徐公  
禮部尚書文定吳公吏部尚書端毅王公皆為布衣交  
上下其論商確古今區畫利害而沈史兩先生名在公  
卿間尤赫然者諸先生既歿三四年間遂不復聞隱  
君子之作夫豈聲跡俱晦抑偶無其人耶而諸先生之  
作猶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生之孫臣與余同舉  
進士進士之子壁通家往來因請史先生之作凡昔所  
未覩者悉檢以授有若夜光明月賈人知其至寶求之



弗得而一旦盡得之益有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讀其  
賦其辭弘演而不至於淫體斯備矣讀其古詩其詞瞻  
而不厭其雋永者乎讀諸近體其詞峻而整約而達出  
乎聲比之外者也讀其序數引旁達秩秩如也章章如  
也讀其記詞覈而事舉謂之善志讀其銘墓之詞實錄  
而不近於諛其生者以慰而死者無遺憾乎讀其雜著  
其體殊其詞班班乎可觀商彝漢鼎其款識要自有別  
也及讀其水利議郡政書誅巫之文革姦之對則歎曰



繫非詞人之詞也慷慨憤世懼俗敝而上弗恤政缺而民日以病不得已而言也嗚呼有本哉世嘗謂文章家有二臺閣經世之大山林遁世之大史先生居震澤之濱耕而讀焉釣而遊焉爵祿不入於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具之而諸名公卿固已識之矣璧將請於父以先生遺稿壽諸梓使余書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別號西村故曰西村集云諸體總若干卷皆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上巳



賜進士第兵部職方司郎中郡人盧襄師陳甫撰



空同集卷十七

將赴南邑借丘長公巾車

北游情未斂初吉復南驚積疴畏登涉怛馬憚脩路控  
銜力不任執綏性有慕願蹈高賢轍懼枉邯鄲步諒茲  
無憾心庶慰車中顧

寄題隴州閻氏園亭

出處信不易卜築豈在遠聞君壯年日頗此遂仰偃創  
基倚北阜開牕面層巘雜樹莽蓊蔚長流激清淺跡異



願不隔路阻日遂晚愉悅各殊趣幽意不逮顯春風翻  
深谷裊裊葛葉展代耕與灌園垂老付所遣

空同集

附錄一

空同李公墓誌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  
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  
仲默之逸健學者尊為宗匠又咸激厲風節敢上直諫安



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廉稜仲默恬淡  
溫孫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  
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  
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  
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  
殊法一涉宦戚即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  
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為掩義之害張侯辯愬  
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遂令回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



可按遂下獄衆為臬臬已僅奪俸三月上語尚書劉大夏曰  
朕欲寘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忽則泄如朕殺諫  
臣何正德改元八閹導上燕遊閹部臺諫恊請誅之不  
克閹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予贊成奪官降  
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  
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  
曰李生能法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嬖人姜  
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予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



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卒未瑾誅起為江西副  
使提學敕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泣士外大有更白  
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隳職各起訟當  
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  
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耶寧庶人方畜異  
圖威劫謀內省梟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  
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  
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



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配左氏  
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側室宋子三楚梁  
柱女一枝四子一夔二典三謨四維女一子某年某月某  
日葬大陽山左宜人祔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  
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銘曰伊天閼之伊人嫉之專方  
者礪固正則危隱約委蛇于河之濱大昌厥詞永式來  
思

李空同先生年表

安 汎



空同先生李姓名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人國初以  
從戎徙陝西慶陽曾祖恩以義勇聞歿於王事祖忠  
為人重厚長者鄉人稱李處士父正以貢入太學授  
阜平訓導補封邱溫和王教授遂家大梁教授公以  
公貴誥贈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母高氏贈  
太宜人

成化八年壬辰十二月癸丑七日己巳公生於慶陽里  
舍先是奉直公以貢士如京師遇日者占之曰君年



三十三歲當生男必顯至是果驗母高太宜人夢日  
墮懷中而生公遂以今名命之

十一年乙未公年四歲奉直公筮仕阜平訓導公從如  
阜平始就學即穎敏不凡夏大雷雨坎塹皆溢公出  
墮泮池中人無知者有羊繫廡下哀鳴異常衆怪視  
之見頂髮突出水上揀之得生

十七年辛丑公年十歲奉直公補任封邱溫和王教授  
公從如大梁受毛詩



弘治元年戊申公年十七歲游心六籍工古文詩賦閑  
戶潛修尚友千古梁人目為李才子云

二年己酉公年十八歲以儒士應河南鄉試不第奉直  
公命習舉業公憫勉從之為文即迴出流輩同業生  
皆斂手推服

三年庚戌公年十九歲娶宜人左氏宜人父為朝列公  
母廣武郡君

四年辛亥公年二十歲長子枝生公偕左宜人歸慶陽



時大學士邃菴楊公一清為督學憲副見而異其才  
延之門下日從講肄公為賦邃菴辭

五年壬子公年二十一歲舉陝西鄉試第一與洵陽張  
鳳翔同榜是時奉直公夢公為車所轢迸血滿地以  
為憂有鄉長老曰爾子中元矣報至果然

六年癸丑公年二十二歲登毛澄榜進士第觀政通政  
司夏迎母高太宜人養於京邸八月高太宜人以疾  
終公哀毀擗踊扶柩歸大梁權厝城北寺遂讀禮寺



中朝夕哭奠上食旬日一至官舍省父

七年甲寅公年二十三歲在大梁授生徒學者及門甚衆秋渡黃河作吊申徒狄賦作樂府三十二篇

八年乙卯公年二十四歲歸葬母高太宜人於慶陽高家坪遵遺命也奉直公亦請假偕行至踰月亦以疾終七月遂合葬焉廬於墓側

九年丙辰公年二十五歲在慶陽守制

十年丁巳公年二十六歲以盜警寓華池病血幾殆尋



愈弟孟章內弟左國璣從公受學

十一年戊午公二十七歲服闋如京師時執政大臣北  
人也弗善公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  
於是授公戶部山東司主事公不以錢穀為困劾蔡  
斷錯乃顧亨於官其學益進一時郎署才彥有揚州  
儲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  
希大宜興杭東卿柳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  
姚王伯安濟南邊廷實後又有丹陽殷文濟信陽何



仲默蘇州都玄敬徐昌穀南都顧華玉皆能游思竹  
素高步藝林惟公主張風雅裁定品流每得公一篇  
天下傳誦以為矜式焉

十二年己未公年二十八歲奉命監收通州國儲會敬  
皇帝上太皇太后徽號推恩敕贈父承德郎戶部山  
東司主事母高氏贈太安人弟孟章卒是歲閱  
一統志作志通論

十三年庚申公年二十九歲奉命檄榆林軍作時命篇



轅駒歎出塞詩

十四年辛酉公年三十歲奉命監三關招商公見邊儲  
日匱奸蠹歲滋戚里宦寺豪橫無忌包攬者賂通當  
道上下相蒙是以利歸權要士有饑色前監臨者皆  
依違其間或充私橐公至持法嚴峻請託不行嬖倖  
不便媒孽誣奏致下詔獄公毅然就理指陳利病辭  
氣不撓事遂得白釋釋復職

十五年壬戌公年三十一歲時戶曹多有缺員公總攝



六司庶事叢脞公才既優贍決斷如流不廢著作

十六年癸亥公年三十二歲奉命餉寧夏軍便道歸慶  
陽汎掃先壠焚黃秋西陲有警督府以公雄才畧以  
兵事公素諳韜畧且以奉命出疆值國家有急遂指  
授戰陣方畧飛輓芻糧立辦運籌決勝坐摧強敵邊  
境以寧督府欲以功上聞公曰吾奉使犒軍他非所  
預也力辭遂行

十七年甲子公年三十三歲戶部員外郎張公鳳翔卒



張有異才時人以子安文考掇之年甫三十歲母七十餘子七齡一妻一妾號於旅邸過者無不心酸淚下公作哀鳳操以傷之復倡諸部僚經理喪事始得歸葬洵陽公為之上疏查近年李崙孔琦之例敕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上敬皇帝俞其請聞者多公之義焉是歲公初度追憶死生骨肉擬杜子美七歌

十八年乙丑公年三十四歲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



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  
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公感激思奮密具  
疏數千言疏入不報時皇親壽寧侯張延齡與弟鶴  
齡怙寵驕縱勢焰赫赫天下謂之二張自公卿以下  
皆尊而避之莫敢誰何見公疏大怒即奏公有斬罪  
十謂疏言張氏斥母后也敬皇帝不得已詔下公錦  
衣獄楚毒備至公不少屈舉朝為公危之科道交章  
論救上一日坐文華殿召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



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處劉公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上色變李公不敢言謝公從容奏曰夢陽雖狂直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上乃首肯曰謝先生言是尋詔夢陽復職居頃龍馭上賓公作大行皇帝挽章末云向來激切疏優渥小臣知至嘉靖初張氏卒臨大辟身戮家亡識者以公有先見焉是歲進公貴州司員外郎

正德元年丙寅公年三十五歲毅皇帝上兩宮徽號推



恩誥贈公父為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母贈太宜人尋進公廣東司郎中時上初即位逆阉劉瑾革以青宮舊恩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給事中劉公滌陶公諧相繼論劾不報於是戶部尚書韓公文每退朝對屬吏輒泣下以閭故公間說之為具草疏閹瑾知韓公之奏皆公贊成之疏入出公手也遂矯詔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又黜劉公健謝公遷韓公文等四十八人



榜為黨人禁錮之公作去婦辭

二年丁卯公年三十六歲出京南邁道經白溝曾大父  
戰沒處作哭白溝文歸而潛跡大梁城北黃河之孺  
故康王城依伯兄孟和築河上草堂起脩然臺於後  
園需于堂於草堂之南閉門却掃課子弟聚生徒怡  
然終日不復城市有河上秋興詩暇日撰杖脂車遊  
蘇門山登嘯臺作遊輝縣記并雜詩是歲冬修李氏  
族譜成



三年戊辰公年三十七歲逆瑾蓄憾未已必欲殺公以  
攄其憤乃羅織他事械繫北行矯詔下錦衣衛獄公  
兄孟和與內弟左國玉間行匍匐謁修撰康公海為  
解之瑾嬖人姜達者昔負販草束於邊公監三關招  
商革宿弊禁權勢包攬惟許小民上納於是達獲利數  
倍遂投入瑾宅見公下獄毅然申抃得放歸有離憤  
詩并獄中詠物詩

四年己巳公年三十八歲以舊業讓兄偕居土市街室



廬湫隘是歲秋霖彌月公作苦雨前後篇久雨東黃  
子詩

五年庚午公年三十九歲移居東角樓始自有家室閒  
居寡營感愴今昔作雜詩三十二首作省愆賦是歲  
逆瑾伏誅得何大復論文書以書報之

六年辛未公年四十歲臺諫交章薦公忠直詔起為江  
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公益勵風節慨然有孟博澄清  
之志作述征賦以行至則修白鹿野江書院為文立



石墓紫陽遺風聚士其中豐饒嚴約闡明經義至者  
十人又於各鄉立社學以教民間俊秀所以養蒙敎  
才視昔為備矣時子枝以離思賦來獻公為作寄兒  
賦

七年壬申公年四十一歲寧庶人宸濠陰懷逆圖招致  
文學之士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  
劫之知公不可撼佯下之欲從公學詩字有門生之  
稱公正言拒之公出而有濠嬖令遭之不避公捷之



於市濠積憤將中傷之初公奉敕許舉聞重事乃於  
學政外復有建白同官者病之會巡按江御史萬實  
不諳憲度公疏其罪江亦奏許上命大理寺卿燕忠  
往勘由是上下承濠風旨罪且不測獨何公景明上  
書冢宰楊公一清乞為申解公遂得閒住作廣信獄  
前後記懼問記時布政使鄭公岳又為濠所忌公素  
與岳不相能復相許岳亦以濠故罷官後濠敗辭連  
公忌者復欲擠之獨刑部尚書林公俊毅然曰夫李



獻吉有何罪不過人妬其文名耳遂得免焉

八年癸酉公年四十二歲寓廣信候勘結

九年甲戌公年四十三歲北還作宣歸賦至襄陽愛峴  
山習池之勝欲作鹿門之隱會江水泛漲泓泓沒堤  
乃歸大梁

十年乙亥公年四十四歲遂菴楊公以詩文集寄公命  
為刪定公為作石淙精舍記何大復姪士過梁公作  
鈍賦寄之何公答以蹇賦



十一年丙子公年四十五歲左宜人卒公作結腸操以  
宣哀

十二年丁丑公年四十六歲卜宅兆於釣州太陽山公  
自作誌銘葬左宜人客有自京師來者言逆瑾所造  
玄明宮荒廢之狀公作玄明宮行是歲娶繼室宋氏  
十三年戊寅公年四十七歲次子楚生往年金齒張生  
舍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從公遊是秋有稱月  
鳩癡人者見焉公視其刺大笑及見乃舍也公為作



月塢癡人對

十四年己卯公年四十八歲築別墅於梁國吹臺之側  
登臺四眺緬懷五嶽婚嫁未畢頗有向平之歎作五  
仰詩

十五年庚辰公年四十九歲第三子梁第四子柱雙生  
作六箴六戒自警

十六年辛巳公年五十歲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  
公聞之泣然出涕作六烈女傳



嘉靖元年壬午公年五十一歲先正德間黃河清至是  
世宗肅皇帝自興邸入繼大統公有詩云大明十帝  
轉神明天意分明賜太平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  
為聖人清秋子枝中河南鄉試長女生冬子枝赴試  
公有送兒詩

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二歲子枝登姚涑榜進士第是歲  
置邊村別墅日親農事有菟裘之志焉

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三歲第二女生以所作古今詩刊



而傳之命為弘德集公自為序述曹縣王叔武之論  
甚詳是歲都御史王公廷相薦公學行可大用不報  
四年乙酉公年五十四歲子枝授南京工部屯田司主  
事便道歸省公甥御史曹君嘉以諫謫四川茂州判  
過謁逢于廟有詩公為屬和見素林公以詠懷六章  
寄公和亦如之是秋苦雨水涌陸地行舟公作我出  
城闥詩

五年丙戌公年五十五歲謁于肅愍公祠觀正德間自



製碑文慨然有感於己已之變作吊于廟賦作楚調  
歌天門開

六年丁亥公年五十六歲公閔聖遠言湮異端橫起理  
學亡傳於是著空同子八篇其旨遠其義正該物究  
理可以發明性命之源學者宗焉

七年戊子公年五十七歲吏部侍郎霍公韜與諸公議  
於朝堂曰宋儒所謂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若李獻吉  
者非今韓愈乎何使之終老林下如後世之議吾輩



何諸公然之霍公疏薦於上命吏部起用亦不能行  
程生自邑來自吳郡五嶽山人黃省曾寄公書求詩  
文集是秋公體微不平京口錢醫官名手也過梁公  
命診之曰此不足慮病其在明年乎

八年己丑公年五十八歲夏疾果作乃就醫京口且得  
為東南勝遊門人張實次子楚從行七月渡淮寓楊  
相國南園錢醫療之少愈五嶽山人黃省曾迂公京  
口公與之論文賦詩八月還登金山寺題詩九月抵



家疾復作公夢有人迎龍亭旌幢至執手板請公書  
肯字覺曰吾疾不起矣又夢日瞳瞳墮海中沒蓋符  
其始生之兆云司務黃公彬以詩問疾公答之詩曰  
平生逸氣橫雲海一病侵冬歷夏秋小兒弄人古有  
此君子知命今何憂親從江國迎醫返滿擬家園賦  
雪遊載酒為君何日起東園松竹翠修修至十二月  
晦日將易簣作自贊曰生無敢私死無敢欺質雖凡  
近高遐是期或謂弗然請試察之剛而寡謀自信靡



疑衆雖見惡君子是之即不見是天豈不知老而覺  
悟途窮數奇齋志長畢命也何為空同八篇潦草綴  
詞書畢而逝子枝時判海州奔歸以次年合葬公與  
左宜人於鈞州大陽山祭酒崔公銑撰志銘門人有  
服心喪者乃私諡公曰文毅先生

右年表一卷為空同李公而作也空同幼從父宦  
寓汴歸老終於茲土為余姑廣武郡君之婿接姻  
連戚余素知其平生兼采鄉評之公者著之但辭



旨蕪陋不敢附於作者藏之巾笥久矣近見東莞  
陳建所輯皇明通紀謂空同宦江西時與宸濠交  
歡借勢誣善奏罷布政使鄭岳之官及濠事敗以  
交通繫獄禁錮終身焉夫既與濠交歡矣又借其  
勢可罷人之官而又一時自罷其官者何耶濠之  
被俘而詞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賴見素林公  
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嘗逮繫此汲人之所知也其  
曰繫獄禁錮皆無之陳蓋得之傳聞之誤耳舉此



一事則通紀之謬可知矣覽者其詳焉

李空同先生傳

表 表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土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后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官昭聖大怒孝廟不得已下



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其



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官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事中劉滌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皇帝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八司禮監而



中官王岳范崇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  
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徒等四十八人官  
放歸田里榜為黨人公與馬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  
辰矯旨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獄公之內弟  
左國王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  
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  
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  
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



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為動  
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才高負氣不肯同流  
俗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天子命  
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推苦殊甚公不稍為屈竟  
大致閒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  
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俊  
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嘉靖辛  
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余戊



予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賦答相逢行一見甚驩談  
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卒邠以所  
著集見託屬續之曰遺言必表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  
伯材馳書京師曰亡父落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傳  
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散可也而何藉於予世有不  
知先生輒開口雌黃者請三復於斯文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  
古文未喪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矣唐則韓柳宋



則歐陽蘇氏父子咸以所長擅稱而說者猶多低昂謂  
宋之不逮唐猶唐之弗逮漢也我朝文章發於金華數  
子而宋劉二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  
不足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列聖紹統人  
文宣朗暨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材洞視元古  
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  
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  
南宋前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茂以尚



矣李公材最高其人負奇氣傲視一世以是得奇禍坎  
壅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  
哉

箋云志傳年表之所為作俱欲辨明寧庶人一節此  
政不必辨者公激切論疏直聲在朝三詔獄而志不  
回豈甘為宸濠屈耶濠逆未蒙謬加結納敢後空同  
先生公惟莫之知避亦視同海鷗鳥爾云墮術中者  
非知公之言也試舉氣節論之空同何得減陽明此



可質諸千古若因左使微隙遂疑中傷淺之乎挾公者矣當公勘罷豫章亦係承濠風旨見詘能中人者顧不能自為地耶此大公案可據公道在人心何待妄加誣害而或以林公揀援乃止設非空同必非林公能揀援者也知者尚言公自此不振嗟乎以公之氣雖千古猶振也

空同集

附錄二



結腸集序

葛曦

空同先生集行於世久矣結腸篇三在其中復奚集以  
三篇外有圖賦何崔諸名公作暨宜人誌誄所以發結  
腸者言殊而事備義別而理該又可自集也故集集無  
序先生孫振亭公慮年遠而逸屬葛子序而壽諸梓焉  
或曰吁異哉化碧為石傳聞匪據續組回文杼軸之巧  
麗焉耳若而結腸者其目覩者也而誰則為之夫雲漢  
為章人不為說一旦盤結虬龍浮駐白晝太空之間則



莫不奔闐羣聚以相指顧何者駭其異也夫結腸亦若  
此矣宜振亭公之欲序而梓也葛子曰嘻是豈徒以標  
異乎哉昔崔文敏公原此為厚倫之格余謂斯集可以  
觀世德焉夫倫有五均重也而夫婦父子君臣易序卦  
獨有以闡之豈非以閨閭肇化而惟孝可移於君哉故  
詩詠關雎頌蓼莪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王一失  
厥耦展轉悲歌曲盡情愔奚啻殊彼鼓盆者而嗣君結  
腸一賦怨慕辛楚慘乎有蓼莪遺風君子曰胥厚也長



歌之哀甚於痛哭可以觀德矣乃振亭公念承先志  
惟恐手口澤或湮必圖以永其傳非孝思之永言者乎  
於戲是豈徒足標異乎哉抑余少讀先生疏談時事不  
避權貴其拂宸濠於江右先大夫嘗趨之意其為人凝  
峻高潔剛直方正斷乎為古之烈士蓋臣匪直以文章  
雄視百代嵩嶽巖巖寔厯仰止茲觀其內行式乎如是  
宜其見於廷者挺然著大節也余生也晚猶幸躬見振  
亭公宅心則白日操行則冰壺持身貞教則春風化雨



政以渾厚精明並用而四民各以分取足其願欲境以  
內蓋以恬以愉登之春臺而愛慕永結無異也第跡此  
聞望已足光先世稱濟美已為之後以盛其傳斯編其  
同昭揭永永無艾矣乎聞者作曰信哉是可以徵舊德  
風世維教矣爰次其語萬曆壬午春

結腸篇題語

左國璣

結腸篇三闕李兄為予姊氏作者也夫事幽而顯物神  
而變斯上智之究非末學所容辯顧探辭而詮哀是篇



也誠有甚於痛哭者矣然予竊謂天下雅歌君子聞之  
或亦不能不歔歔出聲也於是刊其篇布而俟焉正德  
丙子夏五月

結腸賦

子枝

於乎至隱何言物則宣焉物有幽彰形則傳焉匪傳何  
識匪變何神胚之無為無思而真莫探端倪莫究本因  
矧茲腸結於恍惚豈不駭視而震聞於乎吾母生性靈  
妙觀化清明魄雖落而光迹魂將飛而運精恍湯釜以



神用糾緞腸而顯情怨輪困以盤挐恨互疊而迴縈則  
同心以示固法流蘇而永成鄙回文之蕪詞唾分鏡之  
瑣行於乎一氣變化何所弗有何者可窮六月而霜白  
日而虹刃婦印影連理異枝望夫者石蠶女者皮血而  
為碧心而為灰氣平則散中宛斯結思磐其愛怨纏於  
缺於乎母氏慧而拘停貴而拮据將違我居乃病乃殂  
靈竅氤氲腸如車輪迴環靡斷結而外神結者長親斷  
者易分古匪無腸結也罕聞重曰奉茲腸以瞻戀兮內



崩裂而沈迷詳攸結以探志兮情理眩而難辭攬總帷  
以長號兮仰繪像而孤疑蘊杳杳以馮度兮情要眇而  
何之執膚臆而合之兮吾又懼夫見淺而言枝心與腸  
而共結兮抑孰知予之慟悲腸結一而心結千兮繞於  
旋轉而紛綸糾陰陽以經緯兮何耳襍爛而繽紛纓纒  
纒以宛戀兮底象井而布文氣蒸蒸以翳日兮天地慘  
而晝昏魂聿聿以來返兮叩蒼蒼而望閭於乎嗟嗟彼  
曷則福我曷則苦覩物撫躬生不如死結腸結腸抱恨



終古

結腸賦

有序

何景明

結腸賦者悼李夫人而作者也夫人者空同先生妻而左氏女也夫人生而秉靈死而見異空同予慟焉於是叙歌自懷賦結腸之篇而屬予撰賦以寫永悼顧辭旨菲鈍無以廣情肆事繼彼雅音也賦曰

夫何靈淑之純修兮性命奄其不留覩結腸之圖詩兮詫斯異之所由嘻其鬼乎出牲俎兮盤旋釜釧中織若



絨兮若綖若經兩耳旁貫兮珥虹弁星上襟下綏兮底  
肖井形儼垂鞶之絺緯兮文理緻而靡紊像生平之纂  
紉兮固靈巧之冥運究懽怨之興感兮求變化於死生  
神有所必格兮理有所難明物有隱而始彰兮事或假  
而真呈誦麻枲之微詞兮知甄女之託志吟決絕于溝  
水兮故錢刀之為刺或有望成夫之不返兮悵離匹之  
乖隔淚隕血而崩城兮身立枯而化石此皆冤憤積而  
內鬱兮精誠干而莫撓歷往記以放今兮蓋異夫靈之



所遭靈結髮從良人兮又當恩愛之盛日雖中道殂先  
逝兮穀馬既以同室情何抑之不伸兮心何藏之不自  
眇荒忽之神怪兮固夫子之疑惑曰幼承訓以服志兮  
託弱肩于名閥職君子之衿帶兮登簿軀于幃閨君矯  
節而抗行兮屢違時而擯捐走畏途之坎坷兮常奉侍  
以周旋涉江路而來歸兮肇辛勤造夫家室乃織質之  
紉疴兮忽委身之不畢撫愛予而永訣兮提孺孫之嬉  
幼哀夫子之壯齡兮予弗睹其時之所究生娛樂而死



悲兮恩義篤而怨深體璇璣之回文兮詎忘予雜珮之  
玉音心峻坂之九折兮腹車輪之百轉引長恨之端緒  
兮冀曾思之少展彼充房之芳芬兮君固察其椒櫝予  
未始一揚其蛾眉兮又何羣嫫之能嫉陋班扇之懷炎  
熱兮匪淒風之締綌誠予衷有可徵兮奚恆眩而疑之  
愍貞婦之迅思兮實明詩而習禮魄已離而飄沉兮靈  
紆軫而在此氣氤氲以拂苑兮情詰曲其孰明寃連環  
之不可解兮邈七襄之報章悼君子之伶俜兮何中路



亡此嘉耦惠蓋有不年兮哲固有早殃天霜露之懔冽  
兮回風搖而隕蕙顧國香之珍葉兮反敷修不若彼之  
衆卉漢玄冥之畫局兮痛玉顏之日翳吊窺鏡之隻翼  
兮聆絕絃之寡唳映奔星與流月兮激樗風之餘哀幙  
熒熒之燈燭兮若彷彿其魂來塵寒閨之素機兮攬擯  
紛之遺製委組帳之懸綺兮惻獨旦而不忍視亂曰萬  
物轆轤統一氣兮精感形變散不可紀兮帝女溺海號  
精衛兮血影射石早塚崇兮木有連理草交莖兮烈魂



潔魄享女貞兮析微察其實此之類兮附物著靈見胸臆兮輻輳糾纏裂五內兮飄響隙紀光迹邁兮古媛慧則蒙曷諷兮締心紬志程關茸兮

結腸辯

崔銑

空同李予之喪內也刲羊豕以祭有結腸之異焉聞者異之予又恐其譌為神怪以資談者之奇也乃述空同予之行徵諸理作結腸辯曰感應之理豈不徵哉夫氣行乎域中發而生乎物聲噓則鳴觸機則變故西崩銅



山宮鐘奏響春華敷野室木萌芽忍耆室其幾殘者閤  
其發感應之理於彼亡徵焉夫君臣也夫婦也人道之  
紀也舉紀者必以綱綱張而目成就理矣故背公之臣  
必忍於室弗肖之子在國必憤既迷厥初而百德毀焉  
厚哉空同子之為道也空同子嘗仕矣諫於君弗委于  
職守乎法弗回乎勢堅其節弗撓于婁折夫甘辱而吐  
榮非空同子之志取異乎人也愛結于心而不可解是  
故惟大倫之為篤故見異羊豕厚倫之格也且夫泣諫



之言信也將晦者以為忠而迷者以為逆餘桃之奉也  
既說其愛而又罪其褻是故感生於心而已矣召人之  
詩曰蔽芾甘棠召伯所說周大夫之言曰伯氏吹埙仲  
氏吹篪夫愛之積則物且為符節故以異居者雖狎而  
防以欲投者既友而畔非類而從者終則凶執義而疑  
者愛可奪苟亡禮信之心則情之移人也予且失之于  
父於乎厚哉李子之為道也

結腸詩

徐 縉



勸君緩悲傷聽我歌結腸積腸結何為幽隱託以彰妾  
本名家姝二八侍君房僂俛理賓祭殷勤奉姑嫜從君  
走燕楚中歲歸故鄉計得遂偕老燕婉及時良豈意春  
蘭安一朝委秋霜昔如鳳與凰今為參與商重壤永幽  
隔中腸難具量結髮分最親結腸情更長君念結髮時  
妾亡猶未亡河流東注海日夜何湯湯所嗟妾命薄匪  
敢怨穹蒼

離思賦 有序

子枝



正德辛未家君南遊久別顏面愴惋悲思爰造斯  
賦以抒情焉並錄以獻詞曰

陟繁臺以南眺兮思吾親之所止心於邑而內傷矣望  
番陽之瀾瀾冀音書之北反兮晴曾晚而目連憂孤身  
之遠託兮內崩裂而涕漣秋霜紛以宵下兮寒薄軀其  
誰知路超遞而莫至今徒搔首而踟躕覩條枚之相易  
兮心鬱鬱其憂思哀國步之斯頻兮獨俵俵而安之何  
予生之不幸兮遭時運之屯遭寇盜起而猖獗兮孤城



虛而將顛撫白雲以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望豫章以  
翹首兮天蒼蒼而不見憶朱遷之告別兮步予而涕  
揮歷秋夏而不見兮心恍惚其來歸若乃三星燦而當  
戶兮適明月之在天四肢委而莫舉兮魂爽飛而翩翩  
忽承顏於左右兮心肅肅以奔走每膺訓以唯諾兮忽  
空張目而莫購內怵惕以啓戶兮視明星之有燦心怔  
怔而未已兮據胡床以待旦佩道德以遠遊兮固丈夫  
之所耽斷恩義而不顧兮豈兒女之所堪爰託茲以抒



情兮泄吾心之鬱邑挽垂楊以三撚兮涕潺湲而佇立  
亂曰撫彼景物傷吾心兮思彼君子涕淋淋兮仰瞻明  
月光皎皎兮天涯眇眇同斯昭兮安得羽翼翔南國兮

放龜賦

子枝

斯螽切股厥鴈始鳴爰誠歸而西鶩迅遵江而上征風  
潯浦瞥斬黃鵠李珣於是畜有朋龜大人放焉召枝而  
觀而慨茲物之更生焉龜則超波驚顧若刺沈淵復出  
昂首雙嗅盤旋中迸復還疑欲有言聊爾撇逝若懼繫



率何物類之細微知含私而感渥雖靈詭之信殊請探  
臆而布欲萬物變化兮厥賦齊均惟龜為靈兮蘊其藏  
真深游寡欲兮與物無爭清素自守兮純陰其精負乾  
履坤兮八卦成則伸縮配時兮龍行麟德厭彼污濁兮  
服氣永考吉凶能前知兮與鬼神乎消息願遺時以攸  
托兮志剗體而靡悔類哲民之殉國兮甘礎鑊於九死  
聖重之而錫貢兮陋文象之南金羌何用而不求之兮  
亦胡動而罔欽魯希之以憬夷兮禮法兵以決策武定



鼎以寧家兮每登蟪而敬卜遐惟厥功匪不偉兮痛神  
離而不谷矧時俗之苟且兮恒去誠而三瀆撫芟荷之  
荒寂兮棲蓮葉以徜徉寧泥淖蜂蛤溘焉畢命兮吾豈  
慕墀陛之炳烺懼漁人之嚴網兮恐苟軀於輕絲跂延  
脰以愴惘兮保太和而遠之分予身之微卑兮大不足  
以中度夢元君以脫之兮傷予靈之不預紛忻悽之難  
逆兮脩偕獲而並拘思曳尾以躑躅兮甘楮牀而允杜  
幸君子之廣愛兮溥溫育於纖小飫予以潭之芬兮騰



予以華清之治快遭逢之罔測兮詎存濟之敢希願從  
之以兆齡兮冀斯心之我知至人大觀兮體物以仁視  
彼同我兮惠和而均諗細質之馬補兮臨將泐而縱予  
顧濤瀨之洋洋兮時懷泣於芳渚白龜放於毛氏兮嘗  
食報於冥冥買龜以脫之兮亦侯封而譽成將效茲以  
酬惠兮非大人之攸望不疑何卜兮矧禍福之無方誠  
人心之有定兮循民理而不慝天雖高而聽則卑兮竟  
敷祥而載悅憶前轍以戒後兮矢韜輯以滅跡龜鼉任



其橫突兮吸澄淪而靜靚惟魯果之層設兮理難及千  
尋之淵即馨餌遍江海兮力豈制橫波之鯨鯢亂曰南  
山兮有巔微君子兮孰仁我淵萬年兮純嘏子孫兮永  
延

同賦詩一十七首

甥曹嘉

朱僊鎮廟二首

野廟瞻遺像英威尚出羣戰場沒沙水畫壁起風雲鐵  
馬長驅志金兵累勝勲自遭讒譖死誰復靜塵氛



虎戰收功近龍威名將還中原無社稷外寇有關山野  
鳥啼殘恨蒼松凜舊顏平生弔忠義獨此淚痕斑

謫蜀過謁雙忠之祠三首

兩度微官謫孤身絕塞行漢廷收墮淚蜀道軫離情玉  
疊蠶叢國龍標劍閣城乾坤形勝地何處挂冠纓

我有龍淵物誰云鳥道難橋橫江不濶嶺度雪空盤感  
慨悲前事威稜想舊官投荒吾不恨指佞萬人看

障海功難就排山力漸消花心傷繡斧鳥步習繩橋郡



國西羗盡星辰北極遙賜環竟何日含淚望中朝

王易使至

雨後青總馬風前綠綺琴檻分蘭菊色林響鹿麋音野  
鳥隨人性秋蟲助客吟煩襟應盡解展坐松陰

王易使既返東月皎升徑觴吹臺之巔

皎皎秋圓月亭亭夜迴臺光隨車馬上步接斗牛迴賦  
雪鄒枚跡臨風李杜杯猶憐朱紱客不共坐莓苔

贈陳生嘉言



獨坐玄洲釣深棲仲蔚蓬人呼白衣相家有玉環童澤  
近蛟常雨林空鳥易風蒹葭霜露裏誰采最高叢

中秋亭會

新亭面皎月高宴列中秋地敞蟾疑動牕空霧自流杯  
傾承露掌榻不摘星樓賓客梁園勝今宵盡醉遊

戊子元夕

燈光皎河漢寒夜倍生春況是繁華國能堪吏隱人千  
家餘鳳管九陌競香塵獨和閒居詠憎看月勝銀



聞鄭生死豐沛舟中二首

太初僊逝早少谷暝遊深詎謂方山客同隨秋草陰野  
雲飄素幔寒日下空林重念羣芳歇臨風涕滿襟  
已返河梁棹難招楚澤魂何人收旅櫬有客酌青樽浦  
月沉帆影山花沒屐痕梁園遊舊地風色自黃昏

聞鴈

連翩升紫塞嘹唳過秋城帛染傳書淚砧催搗練聲雲  
深飛總近風細落還輕此夜高樓笛懷人幾度橫



陶君分司桃花次韻

獨樹紅桃太放花  
主人折贈衆賓誇  
當筵雨萼晴猶濕  
倚檻風枝午更斜  
賸有琴書分秀色  
豈容蜂蝶亂芳華  
英朋海內如君少  
擬報瓊瑤醉紫霞

秋日東庄宴集

菊釀新開承露盤  
浚郊出賞盡銀鞍  
風林一葉地逾靜  
塞鴈雙飛天自寬  
亭榭傍雲秋色動  
旌旗夾水畫生寒  
南州榻宴名今古  
未信風流勝此懽



城東陂秋汎用前韻

湖上晴遊即鏡中  
輕烟淡靄靜浮空  
岸迴舟自蒹葭入  
塔迴雲從殿閣通  
驚吹魚龍時出沒  
傍筵鷗鷺晚西東  
迴橈更泛桃花水  
不辨秋林返照紅

雙溪方伯夏初就飲石几留詩

舅家石几何玲瓏  
瑤色金姿花樹叢  
拂玩自成今日會  
扣歌真見古人風  
蒼煙野徑雙樽裏  
碧簟涼雲小閣東  
獨喜館甥重有處  
百年吟卧此心同



箋云李伯材諸賦酷似建安而沉鬱本之楚辭盧  
枏輩所不能作曹仲禮近體軌度嚴整用意冲淡  
可謂不媿其舅左氏才皆翩翩惜文不少驟見何  
也他如倡和名流門生故人風韻俱不劣此老稱  
一代宗工獨丁其盛乃爾豈有感發之者耶歷下  
諸公雖高標曲引而聲應者寥然一呖可以觀其  
世矣

致黃勉之尺牘六首

李夢陽



人物志阮集神仙傳高士傳評詩格詩中密旨六種錄  
之寄我弘德集僕亦無之諺曰織布無衣一笑

其二

云翻刻此集必得五嶽序之乃可刻蓋草戶珠簾在序  
不在詩也

其三

自邑往傳五嶽言欲刊鄙作於吳中蕪謗之辭每一問  
之不當自意者多矣詎足播天下信後世凡會表永之



亦傳崦西少宰言謂良工獨苦不宜廢此而永之又言其兄聚篤古好義誠以此託之即重費不却至京復書來索我全藁寄其兄而前可泉太守則云徐文明富而好文其館客朱精千款製謂宜託之徐則事可立辦僕則謂此舉非謀之五嶽不可曾自邑復下吳因遂以全藁付之詩文凡五十九卷若分嘉靖二集為三卷入之則六十二卷矣然序文不能不望于五嶽蓋海內知己于古為難況今乎況今乎惟君亮之矣



其四

去歲冬僕之全藁付程生獻大君子門下求勘檢并大  
文序之今夏秋交矣杳無聞也程亦無回音屬金客行  
輒復致惓惓取消息黃葛一端奉備暑服耳瞻望怡懌  
文藁無副本鄙意恐失之

其五

六月廿一日始獲五嶽書始知刊校遲速之詳并委曲  
懇至之情四海之內有斯知己肉骨道義死生以之僕



何幸而得之哉夏來染病駕舟南下泊于京口計一水之地必與五嶽一面必罄種種之懷杖纜初定遣伴走報而五嶽先一日出矣千里易趨一見難遂天下事足痛恨如此竊念五嶽中厚誠確鶴立山峙屹為東南士望僕此衷託必無半途之廢第工食浩大前自邑嘗致三十金高蘇所許今何如矣僕茲更奉三十金亦門人故舊助者也集中文或無甚要義如東札祭文之類刪之可也童謠既采民俗不宜雜之僕所作中其詳自邑



能道病勢方劇不及一一

其六

北郡李某之旁僕意忝吳郡黃某校刻使百世之下知  
黃李通家之懿如何序成先寄一目如饑如渴亮之亮  
之舊註空同子八篇今附覽或可采之

答黃五嶽書

李枝

邂逅京口修復逾歲念茲丰度實勞夢思直以踪跡萍  
梗遂致音問違隔自貽之阻謹將誰歸走命運乖劣禍



患恒殷不自死滅延及先人劇心裂內無以自贖加以  
弟妹嬰孺家口衆繁斃斃之疚不能為懷五嶽其何以  
教我乎先人詩文之集幸賴五嶽為之宗盟百代不磨  
在斯一舉昨承玉杯之賜八篇之成走即痛哭流涕薦  
之靈席遺容欣欣如聞言笑其他多者不識今當何如  
但恐費用不繼坐成廢弛耳且五嶽此舉海內賢豪莫  
不延脰以望其成一旦少有不力竊恐不知者謂存亡  
之易心也近聞先人交遊亦有欲完此者五嶽或不能



支付之此人何如大抵天下事貴成而不貴獨有五嶽  
之序為之冠冕何嫌其出於他人哉極知此言甚拙然  
江河路遙音書難得故不敢不詳議之也五嶽幸裁答  
之嗚呼先人精力盡在此集走素愚暗不知文字然士  
君子不之遺焉恐不可以泯滅也竊又恐妬忌者以危  
言動五嶽而阻止之五嶽固非可動之人走不敢不過  
為之慮惟五嶽裁答之幸甚如有教示萬乞早下翹首  
南望不勝馳想惟冀順時保艾外古鏡一面用將遠忱



統希照鑒

其二

六月廿六日見郁先生奉尊教及先集完本枝感激流涕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信之矣所謂生死而骨肉者非耶復賜偉文為之冠冕霞彩蔚然遺落近習辭嚴義正兼之史法先君何幸得斯完美即真之几筵舉家再拜稱先君之靈而致君之祝也枝之不才何以為報雖高明無所責望而鄙人之倦倦不敢自己耳金鳴皋



欲為舍下印數十部工費皆自備起在新時庶可傳示  
後昆也先時所寄謄字太多完本想亦搜羅盡矣如一  
二未正者幸不憚煩八篇人之索者衆便中寄十數冊  
幸不惜臨楮戀戀不盡

箋云空同致情於五嶽何其勤懃耶第公當盛名  
時託五嶽知己猶不自信更謀及他人屢取消息  
枝亦云竊恐不知者謂存亡易心也校刻之難必  
淹歲月何以慰老眼饑渴之望而竟不及觀厥成



也傷哉曹仲禮鳳陽板更精字畫如繡然在後一  
年似亦本此而去其分例之目嗟乎公安知百世  
下服膺者衆而謀新此板者不止一黃君也古人  
著述藏之名山大川揚子雲有言五百歲後定有  
知吾玄者生前之名政不必亟亟耳

哭李公獻吉四首

黃省曾

歲子初傳鴈江秋始狎龍把書心竝喜攜手氣俱雄爾  
有陽冰託吾希季子風終焉將寶劍脫取挂幽宮



絕代詞林哲新傳鬼錄人琴捐當歲夕川逝逼元春日  
月音容古江山涕淚新天涯有知己沾袂惜麒麟  
往歲楊園餞涼風七月棲不言躬再拜為別淚雙流鴈  
引鄉河遠霜催旅鬢秋黃泉何底急令我淚藏舟  
卧病梁園日尋醫吳苑天子成烏鳥養兄有鵲鵲賢骨  
肉思俱切神稜散不傳竟歸淹伏枕吾斷玉琴絃

尋空同先生河上草堂

歐大任

西來孤騎過中原却憶詞人舊有園嶽色至今千紫極



河聲猶似下龍門  
雪驅梁苑千年賦  
雲慘潯陽萬古冤  
荒徑只今書帶滿  
獨留雲草在乾坤



顧華玉集

別集類五

明

山中集原序

東嘗讀書至於喜起之歌詩至於考槃之什然後見古昔之所以盛也當是時賢人君子散處於四方皆有道德文章以悅澤其心而和其聲音是以在草野則絃歌雅頌而賁之丘園在朝廷則賡歌諷詠以宣之廊廟而被之黎庶進有所休顯而退無所憂戚非以其本諸身者有此具哉晚近世則不然士或決性以徇事棄文而



任法其用之則躋其不用則困其施諸言也蓄縮耗矣  
乃東橋先生躬淵朗之上姿具斧藻之休德龍驤虎變  
起聲於孝皇帝右文之世卓爾大雅輝光邦家宏振風  
騷冠領儒詰入內出外凡三十餘年間海內搢紳之士  
飭廉隅者師其教執簡書者問其政懷鉛筆者習其詞  
先生之風軌斯已宏遠矣爾其歸休山中返吾初服飲  
清流而澹思卧管茨以適性混心齊物與化游衍豈知  
物外之囂滓哉是以高情屬之天雲英詞叶之金石興



象既起詞旨斯妙譬則風泉激於幽穴霞采散於層穹  
無資意慮聲色自神也嘉靖丁酉有詔起公於山中節  
鎮全楚之地聲訓所流湘湖震蕩東與在觀聽之末旣  
幸得祇承憲度又盡得山中之作而觀之乃以卒業斂  
容而嘆曰美哉道德之言至矣先生方以華髮舊德為  
時巨宗行將光贊大猷被飾一代之典後世有述焉若  
乃眎冲邈之逸軌表清和之正聲用以理俗陶情節度  
流競則斯集之傳又烏可已哉嘉靖十七年戊戌夏五



月湖廣按察司僉事鄧陳東序

凡續集卷一

反歸來行寄浚川公

承示高作辭意迥然  
非公分也無寄是篇

歸來乎公不可以遽歸立君黃金殿著君白鶴衣朝中

冠佩三千輩誰不仰面看恩輝吐辭天下法執憲萬人

威玉陛尋常賜顏色腹心推置古來稀願公奮雙臂大

厦力撐柱願公噓元氣四海廣陶鑄旂常鐘鼎皆外物

所貴丹心報明主五湖扁舟虎門車小丈夫事何足數



君不見南陽諸葛公三十草廬稱卧龍秉麾起去佐先  
主志決身殲成矢忠又不見東山謝安石高卧終為蒼  
生出折衝尊俎摧強敵援引英豪靖王室不然則三代  
以上公豈無心披露酬答視時淺深桃林定後建齊社  
傳野起處為商霖大人一身既許國安危四海同其任  
本非江海踈遠士安能拂袖任升沈

登黃鶴樓飲後作

黃鶴仙人身姓誰空傳崔顥舊題詩雲荒赤壁周瑜壘



江遶青山夏禹祠浮世古今堪灑淚高臺歌舞幾町庀  
天寒月白孤鴻遠徙倚危欄送目遲

緩慟集原序

女亡余哭之慟人曰甚矣余曰豈唯天性之親孝養之  
篤不可舍哉殆失吾一高第弟子也今而後居內有言  
誰語哉思所以緩吾慟乃志其墓以著明淑未已又錄  
其善言且綴詩十三章哀之吾聞後有傳者為不朽不  
朽者雖死不死也稽古孟陶之母儀樂羊皇甫之婦道



緹紫曹娥之女德雖大小不同均之有傳也吾女小善  
豈能希蹤於前美使其片言單行撰女史者或采焉是  
亦可以不死矣吾慟不至少緩乎遂不避而梓之備焉  
時嘉靖庚子中秋日東橋居士顧子華玉序



清惠集卷二

聞馬千里店有衡翁畫可買上有樓未贈先題  
夢卜乾坤第一流明王圖治說殷周商巖渭水傳真處  
千仞丹崖有似樓



王文成金書卷九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云云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峯賊一夥突來龍岡保擄劫居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



餘頭又有峯賊一陣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峯賊糾同逃民四散擄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峯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擄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峯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勦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



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洲頭等處強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議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



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剿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獍之伐雖欲約會夾



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  
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  
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  
間隙量搃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  
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  
叅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  
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  
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監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  
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  
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  
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  
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鼎水老虎神仙  
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為害  
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洲頭賊巢接境被  
賊首池大鬚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



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  
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種善王金曾子柰王金柰王洪  
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珪陳珪劉經藍斌  
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沅劫信  
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  
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掠人民尤難計數攻圍城  
池敵殺官兵焚燒房廬姦汙妻女其為荼毒有不忍言  
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湖廣二省用



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



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



以支沉柳桂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  
實難為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柳州桂  
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  
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  
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  
設為猛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  
興李王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木巾設為老  
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



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蜜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擄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擒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擒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并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



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洞  
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  
陰背隨撫隨叛目今猖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  
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  
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  
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  
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  
機截捕去後云云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



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叅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政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



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



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  
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  
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  
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  
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  
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冠軍旅未旋府江之師  
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輕種  
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



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雙溪詩集卷八

送張中丞繼升巡撫遼東

玉節金符下九霄  
飄飄將命赴東遼  
聖朝不務開邊略  
朔漠須防敵騎驕  
雨足塞田禾黍植  
月明山海祲氛銷  
北門鎖鑰應時濟  
江閣天高望斗杓

王思槐過訪押韻

泊船郊扉暑雨清  
小樓山外恰新成  
打魚剪韭無他味  
把酒論文見客情  
野竹過牆初挺幹  
汀花照眼更分明



新禾滿地農歌起白首對君懷一傾

文徵明與胡祖貽夜宿雅歌堂徵明作畫題詩為  
別祖貽持示請和

作畫題詩風雨夕想應終宴不知眠畫看滿幅滄洲趣  
詩寫良朋夙昔緣逸思飄飄入雲表寒泉渺渺落燈前  
雅歌堂上留遺跡一笑當時豈偶然

兄弟約遊大頂禪院不果遣悶

天明準擬尋僧去晨起梳頭風雨生惜此春餘能幾日



怪他山好却無情  
綠蘿虛罨浮雲色  
黃鳥時聞百谷聲  
華藏幾年空有約  
天時人事信難并

鳳山約遊華藏  
不得因及之



對山集

別集類五

明

對山集序

康德涵先生以文章名海內不佞自束髮談藝心竊嚮往之於今數十年而始得從關中讀其集既讀之則又心竊有疑也乃以訊之李太史本寧氏太史曰集固非全也曩先生沒其遺文散逸無次友人張孟獨氏彙而刻之譬之寶玉瑜瑕並矣又多珉玞燕石間列而錯陳殊弗類也余從先生嗣子孝廉子秀訪之蓋得十之四



又從其外孫張明府維訓訪之得十之六集庶幾哉稱  
全矣第無有能為先生忠臣者嚴覈而慎選之請以屬  
子於是以全集畀不佞既辭弗敏則又私念曰曩見先  
生集恨不得其全也既全矣辭弗竟業則嚮往之謂何  
不佞即弗敏孰若為太史前驅刪其訛謬其當與否姑  
就太史評定焉其奚為不可乃取先生集伏讀數過輒  
僭為甲乙之以上之太史太史覆覽而加平定謂不佞  
曰是庶幾稱完璧矣雖然余二人者奚足以盡先生余



取其甲以付孝廉其乙者後將或有取也余從諸體之  
後虛其白以待焉其可矣刻既成則以孝廉之請序之  
末簡曰嗟乎文目司馬氏以來作者代起蓋千有餘年  
而無能得其似先生崛起弘正間逸才天授不假人力  
遂生子長之堂而入其室與李何王馬彬彬然朋炳交  
映斯不亦間世之傑哉先生素絕閭瑾之交乃以微權  
緩頰而解北地之厄至琵琶擊客一事海內士大夫類  
能言之此其真氣雄萬夫與文力相巋顧語云文從心



生又云文類其為人，不佞蓋以是信先生，故辭弱而踣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語雜而謾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遊言枝蔓，雕刻藻繪，非先生之真，弗取也。先生之文，慷慨激發，有觸於感，不顧忌諱，其甚者間傷於直，弗恤也。然非此，不足以見先生其於詩也亦然，至直寫胸臆，琅然蒼然，中於金石，或比於質，其色黝然，其聲樸樸斯瑜瑕之謂矣。不佞間取擇焉，蓋有子長氏之風，而氣節勝之。先生之集，斯其槩矣。不佞又私竊觀之，往者寧夏



之變震動河華至當宁旰食先生移書曹帥謂當謀之  
仇鉞乃後咸寧竟收擒逆之功乙酉之歲妖人煽逆三  
輔盜賊蝟起先生徙薪之論發之二十年之前乃其究  
也較計索情言賊出沒合散之狀如指諸掌卒如其度  
不爽毫髮今集中與趙乾州姜武功書可按而知也先  
生之經綸不獲盡試乃微見於此世談者謂先生為文  
章之士知先生者或又以氣節掩之嗟乎先生之經綸  
不見於世獨歸其氣節訛訛之論或成貝錦猶謂先生



與瑾有密并氣節少之世所僅知者獨文章耳而散逸  
之久真膺並行悲夫先生全集行而覽者因得其氣節  
經綸之槩自於今以往先生為不亡矣非太史氏博求  
而精擇誰其任之哉誰其任之哉萬歷九年正月上元  
日豫章後學郁木山人朱孟震書



柏齋集卷八

與魏淺齋論兵五篇

論招募

敵人深入不已勢須征剿但我軍精勇者少恐難決勝  
執事欲招募義勇異材誠善策也然久而未有應今者  
此無他也兵書云軍無賞士不往今招募義勇乃止於  
延致賓位待以優禮彼武夫爲人不見重賞豈知優禮  
為何物而肯來哉況義勇亦無指定格式今宜定擬告



示諸色人等武藝過人者俱聽赴軍門考驗有能弓矢  
百步中的鎗棍用一丈五尺鐵鎚刀斧二十斤利便輕  
疾者定為上等弓矢七十步中的鎗棍一丈鐵鎚刀斧  
一十斤利便輕疾者定為二等或能使鐵鞭袖箭鐵搥  
手銃之類亦定為二等上等賞銀二十兩或三十兩二  
等半之募得此三千人分於諸軍營以為先鋒令其衝  
鋒破敵有功比官軍倍賞功大効著者保為將材不次  
擢用如此則義勇之士前有重賞之資後有大用之望無



不來矣

論接戰

敵人與中國戰必有武藝過人者數人以為先鋒但其  
衝陣來者止於弓馬但其發矢止於三四十步之間若  
吾募到武藝絕倫之士列於陣前七八十步之間則用  
弓矢殺之三四十步則用手銃殺之逼近則用鎗棍刀  
鎚等器殺之前鋒既敗衆賊自怯然後次第攻之則敵  
可滅矣



## 論分合

古人論用兵之法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若賊氣未衰輒與大戰亦難保全勝宜將我軍分為數營以一軍當其前與之相持以一軍繼其後度我軍將乏迭進以待之餘軍或攻其左或攻其右或從間道遠出其後襲之彼軍為我軍所擾勢難得食又無救軍以為之助不出半日其氣自衰然後合兵為一以殺之則萬全之勝可必矣



論選鋒

兵法云兵無選鋒謂之北今調到之兵雖多而勇怯能否之實未辨雖我軍亦不知本軍孰強孰弱孰勇孰怯故接戰之時但有一二受傷輒自驚懼潰敗此甚可慮也今宜將各軍逐一驗試如召募法上等等中等各從其類餘軍隨宜驅使或列於陣內以壯聲勢或令嚙賊以耗賊之精勇古人有先敗而後乃大勝者用此術也

論反間



即前篇論術之意或告示吾民令詐投賊中為我內應  
或捉獲奸細之人不必斬殺仍犒以飲食曉以朝廷之  
仁敵人之暴朝廷之大敵人之小中國之樂塞外之苦  
縱其歸去令傳語中國之人陷於敵人之中者暗地相  
結得便殺賊首來降除賞銀一萬兩之外為首者即陞  
遊擊叅將衆人亦各陞官若臨陣為我內應從中殺起  
賊驚亂戰勝來降亦計功陞賞在前過惡一併赦除臨  
陣之時須當穿衣服使我軍辨識不至誤殺此用兵之



奇術也

與王都司論兵二篇

論鄉兵

古者兵出於農故無事則務農有事則為兵自後世  
兵農既分之後加以承平日久民不見兵革之事是以  
一聞戰鬪皆心喪膽落驚懼無措蓋以素不習武藝之  
事故也近日敵人深入山西殺害百姓搶掠人畜正坐  
此耳今雖暫退傳聞明年要來山西河南搶掠恐我民



素不知兵亦將被山西之禍孔子有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以上司有教練鄉兵之令若令里甲呈報壯丁恐乘機作弊反成勞擾此可令地方總甲將所管鄉村居住人民不分主戶客戶排門報官不許遺漏一門每門除六十以上十五以下老幼外其壯丁亦各盡數報官不許隱漏一丁如有隱漏即將總甲枷號痛責決不輕恕通算各鄉村壯丁除例該優免外實有若干名少則五人朋當鄉兵一名多則十人朋當鄉兵二名



每五十名仍設總甲一名以管理之五百名設老人二名以總管之每鄉兵五十名內十名學弓矢四十名學鎗棍各總甲即將所管民兵從便演習每日不拘遍數老將所管民兵每月限定二日拘集寬閑去處總行教演巡捕官或一月或兩月一赴老人教演之處親行驗試量行賞罰仍曉告以教演鄉兵本為敵人深入為害保全爾等身家而設與其他差使不同不得推奸躲避爾等武藝既熟縱使敵人來侵亦可抗禦截殺敵人亦



人耳亦皆畏死見我強盛自然退避小則可以保全身  
家鄉黨不被殘害大則可以報効朝廷以取官賞豈非  
大丈夫之事哉若平時推奸躲懶不肯習學武藝敵至  
乃共甘受殘害非愚之甚哉此外竝不拘爾等常時赴  
城及令迎送以費生理戒諭既明民自知勸此備禦敵  
人保全地方第一策也

### 論堡寨

一近日官府遇敵人侵犯多是閉城自守竊念先哲有



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其次則守四境今敵人深入惟閉城自保城門之外四境之內皆不暇顧矣城中之民與境內之民均赤子也止顧城中之民而不顧鄉民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若境內之民被敵殘害城中亦豈得晏然而已乎茲欲盡令入城則其衆有不能容今莫若于十里之內擇鄉村鎮店之大者修為堡寨止令四圍各築牆高一丈不必過為堅厚即堡寨也事急令民暫且奔赴堡寨庶可拒守間巡撫亦



有此令但愚民不知遠慮不肯修築此須官府督而行  
之據此堡寨以逸待勞益我民果能演習武藝則自能  
守把關隘敵人不得入境矣民兵亦可隨便截殺敵見  
有備亦不敢久留較之閉門自守四境鄉民任敵殘害  
而不顧者其所得多矣此亦備禦敵人保障地方第二  
策也



竹澗集卷一

淮上間詔

乙丑歲

遺詔初聞下九天  
攀號無及淚潛然  
憂勤已接二三統  
怙冒方深十八年  
鼎就忽驚龍變化  
樂終猶想鳳蹁躑  
典謨萬世神功在  
雨露蒼生獨可憐



儼山集

別集類五

明

儼山集序

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其子國子生楫所刻公諱深字子淵上海人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文裕者其諡也公自少時文則有名既官翰林以文章為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富每一篇出士大夫輒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通達政務為尚以紀事輔經為噴非顛顛輪轅之節已也夫文之用



廣矣大矣其體諸身為德之純其措諸事為道之顯其書諸簡冊為訓之昭古昔聖人以此經緯天地紀綱人倫化成海內遺則萬世故夫播而為訓誥萃而為典謨刪述而為經筆削而為史雖出于聖人之手猶文之一端也而後世不察獨以文字當之於是道德勲業文章判為三途至其甚也又舉所謂文字者歸之乎浮靡詭誕之作而其為文因亦流于俳優之末技家人之俚語則何所繫于人文世道以庶幾古作者之萬一哉惟公



之見不然故於輔經有詩微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  
異錄於論政有處置鹽法狀有裨聖學光治體疏有西  
川用兵書有備寇弭盜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  
有經筵詞有郊祀錄有孫炎花雲傳而國家之典章百  
司之故實散見于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  
舉其說可以為治信公之深于文也階往年嘗獲侍公  
竊窺公之志蓋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則  
數上書言事督學于晉叅藩于楚旬宣于蜀則皆有功



德于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為文章之宗匠豈真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沒溺于舊聞而然也公沒再期而此集出維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在經濟者雖不盡顯于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政務之文猶幸有徵于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所不廢哉宜輯之拳拳也昔公嘗重修蘇文忠傳而大學士桂洲先生夏公誌公墓亦以文忠擬公天下稱為知人嗟乎後世合公與文忠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嘉靖丙



午仲夏望日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郡人  
徐階序

序

近代文章家非周秦不談非西京不談然騁宏博者唯  
叢靡是務而精狃醇駁無所決擇往往蛟螭混處而雅  
鄭之互鳴也慕古奧者則刻削鍛鍊務極難澁棘喉滯  
吻若梵唄然殆不可句而大雅之風泯矣周秦西京固  
若是乎哉文裕公儼山先生崛起東海之濱天才學力



超邁卓絕駁發精英其光燄煜爚逼人宏博而不繁古  
奧而不晦周之典雅秦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密蓋無  
乎不備也縱橫運化名一家言所謂黼藻化工分韻字  
宙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非先生其疇當之平生撰  
著自講筵史局郊廟臺省以及山川林館之品題祠墓  
金石之鐫刻與經史之折衷古今典章之辨議家傳人  
誦殆徧寰區片楮隻簡為世至寶可謂極文章之盛矣  
矧先生經綸匡贊之業雖宣發未究而河嶽默運之功



良不可誣則夫先生之所以傳世垂範者豈唯文哉先生既歛神觀化其子太學生輯字思豫發所藏藁類而成編凡為集百卷外集四十卷咸登諸文梓壽其傳矣茲復訪蒐散佚隨遇割錄編為續集十卷刻附集後以傳嗚呼自古文章大家傳世之作未有若是其富也有之未必若是其精且醇也思豫皇皇乎赤水玄珠之求為不孤矣是固稱揚明著之所寓也況其英敏博洽克光家學所以竟先生未究之業者其在斯歟若先生之



爵里名氏夫人皆知之茲不敢贅唐錦撰

儼山續集卷二

大風

雄風括地西北來吹我孤裘薄如紙  
吳兒愛熱不耐冷我亦何為行至此  
丈夫有志事四方阮籍劉伶畏生死  
有人逐日走未休有鳥銜石填海水  
此事無成節可壯錦帳紅爐是誰子  
河山三晉古有靈前唐神堯後唐李  
兩家際會未易同風虎雲龍共時起  
紅塵莫漫障白日



待汝終朝聊爾耳

山雞歌

示徐元度

徐生妙小頭角殊袖中能藏碧紺珠客邊候我長安陌  
雙手送茶行酒盃汝爺今年未三十見汝半尋如玉立  
時時前稱丈人行再拜乞我題詩急感汝殷勤未能副  
展卷驚看復迴顧錦翼離離繡頸齊一隻山雞墮毫素  
漢世初傳樂府詞殷宗曾感中興期竹筍穿泥麥覆壠  
五色鳳凰空見奇鳳凰遠向西山逝南國詩人歌泄泄



男兒容易厭家雞古聖終然悲共雉萬里烟霄早致身  
望中一片五花雲製裘未論千金價形影尤堪補袞文  
題詩贈汝還憐汝聽我題詩作吳語終當徐氏號麒麟  
莫使王郎擅鸚鵡

跋

右陸文裕公續集其子楫既刻前集百卷外集四十卷  
復蒐輯遺逸以成是編為十卷合百五十卷嗚呼富矣  
哉禮部尚書華亭徐公謂公問學宏博詞賦精工在國



朝可與宋文憲李文正爭衡信斯言也考其篇帙實與  
潛溪麓堂相埒蓋公自舉進士取高第即讀書中祕進  
官翰林編摩史局講讀經筵中雖宦跡遄迴間親民社  
而模楷成均紀綱學政典奉常職宮詹終身周還於文  
儒之官故其啓沃宴閒粉藻極治折衷往昔矜式髦彥  
既有以鳴一代之盛而緣情體物闡揚贈處者無不領  
袖風人華袞當世下至瑣言尺牘亦皆握瑜披錦人傳  
寶之是以若是其富矣抑公嘗語師道曰昔人言人未



五十不可著書吾為此言所悞五十以前志氣壯盛耳目精明不以此時有所就過此億矣悔之何及公是時年始踰五論撰甚富而言若是豈公所謂著述別自有在而此特其緒餘耶蓋公生有美質髫髻成大成才既卓逸志復英邁肆意於學奔軼無前故能窮該百氏研極六籍精括天人細入蟲魚無所不窺見之論議直欲凌轢風雅軒輊盤詰而究其所存則雅志於立德立功故氣節政事稍見端緒即足以風厲百世而卒不登大用



以盡展其所蘊世方惜之其以文士名藝林固非其所  
屑也及至懸車之後乃作傳疑錄屬續之年方集山居  
經則始歛其大有為之志以為立言計而非向之區區  
應世者比然後知昔人五十著書之言似不專為理明  
見定發亦以用舍默語固當於父服觀之耳而公所為  
悔者其果有意存乎然公著述之旨雖若在此而不在  
彼而公應世之文乃彬彬作者成一家言天下學士大  
夫咸宗而歸之蓋惟其有立德立功之心故言必載道



而氣節政事之風厲於世又足以重乎其言則其為不朽者莫大於是而又豈專意著述無本以出之者之可及乎若夫卷帙浩博楫必欲窮搜而並存之則邵文莊所謂道極乎變而後可以言道文極乎變而後可以言文亦欲以見公之全也昔曾南豐序王回之文片言半簡皆附而不去曰欲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於後世則楫之用意其固仁人孝子之心也哉嘉靖辛亥夏五月朔長洲陸師道謹題



少谷集卷三

憂朔方

疾風吹塵翳天地聞道山東盡兵燹血馬健兒挾長弮  
東搏西擊過梟鷲道傍達官聞走避孥屬就縛如棄屣  
日午城門不敢開千村萬落空烽燧國家承平重文事  
天下州縣無武備向者潢池一鼓輦將軍士卒皆兒戲  
青衿儒生無壯志大募壺漿與簞食焚香拜首願勿殺  
金帛婦女豈論費落日縣官走鎖遺十且八九被拘繫



北方郡縣一掃空田野但見旌旗熾青城圍解清河棄  
萬室遊魂化魑魅黃昏腥血赭河水白日慘愴照殘骸  
萬騎長驅入廣平廣平赤子無噍類邇者又聞消息惡  
北出居庸誘番騎黃頭奚兒好射利陰山之兵更多知  
黃河水合不可知東釣老子母輕易塞內羌戎不可恃  
目下亦作中原崇天子宵衣重撫諭飛揚跋扈終攜貳  
少谷山人夜不寐十年家食嘗驚悸一編狂言不敢忌  
欲叩帝閭淚如漬



苑洛集卷十三

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

謹題為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會同總兵官  
都督僉事議照本鎮近因大同事變兵馬多調西征本  
鎮實為空虛臣等謹便宜會選得無馬軍人及步軍一  
千四百三十四名從公推選得空閑都司李淮才力有  
為謀勇可取暫委為千總職事試驗得指揮千百戶旗  
舍六十六員名俱各年力精壯弓馬熟閑指揮等官范



紹宗等六員為把總職事千百戶旗舍李陞等六十員  
名為管隊貼隊職事及置買旗招響器馱鼓長鎗柞木  
等項俱已完備每把總四員旗軍一千名作為一營就  
令李淮統領以聽征調其餘官軍亦令李淮暫管候足  
千人之數別選謀勇官員委為千總職事統領另行具  
題事寧之後仍令各歸本伍緣係選軍給馬暫團營伍  
以實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專差謹題請旨

計開新選過官軍一千五百一員名



官六十七員

旗軍一千四百三十四名

千總都指揮僉事李淮

把總官六員

指揮五員

范紹宗 洪銘 朱達 奚讓 姚甫

千戶一員

管貼隊官旗舍六十員名



管隊官旗三十員名

千戶三員 李陞 周泰 王縉

百戶二十四員

劉成 聶雲 劉錦 郭奉 袁斌

趙堂 李湯 戴鉞 杜江 賀伏

趙定 任堂 高爵 栗堂 周彥清

魏宗 崔琦 張進 趙玉 畢永

張聰 趙相 冀聰 程嵩



貼隊旗舍三十名

總旗二十七名

李堂 劉傑 賈鸞 李堂 楊玉

張洪 張見 褚顯 蘇錦 趙守中

劉月 董斌 王堂 葉堂 董士中

王見 程舉 劉堂 張錦 張添祿

鄭潛 周讓 梁錦 王堂 史仲賢

楊璽 盧仲玘



舍人三名 李時 江全 施洪  
一定派過夜不收官軍五十二員名

官二員 李堂 李湯

軍人五十名

前哨官軍二十一員名

官一員 李堂

軍二十名

後哨官軍一十一員名



官一員 李湯

軍一十名

左哨軍人一十名

右哨軍人一十名

一領過器械共四百九十九副

中軍用

高招一杆 坐纛一杆

響器五副 馱鼓一十二面



隊五用

招旗每隊一杆共三十杆

長鎗每隊一十杆共三百

柞木每隊五副共一百五十副

嘉靖十三年正月

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

謹題為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會同總兵官都督僉事議照本鎮先因大同事變兵馬多調西征已經



會選得無馬軍人及步軍一千四百三十四名推選得  
空閑都指揮李淮為千總指揮等官范紹宗等六員為  
把總千百戶旗舍李陞等六十員名為管隊貼隊及置  
買旗招響器馱鼓長鎗柞木等項俱已完備每把總四  
員旗軍一千名作為一營就令李淮統領以聽征調其  
餘官軍亦令李淮暫管緣由先已具題訖臣等今復會  
選過官軍五百六十二員名並前餘剩軍士四百三十  
四名把總管貼隊官旗二十二員名共湊一千之數從



公推選得空閑指揮同知路鍾久歷邊方熟知邊務暫  
委為千總職事試驗得指揮千百戶旗舍二十四員名  
俱各年力精壯弓馬熟閑指揮等官王清等二員為把  
總職事官旗舍孫清等二十二員名為管隊貼隊職事  
一體置買旗招響器馱鼓長鎗柞木等項就令路鍾統  
領以聽征調事寧之日各歸本伍緣係選軍給馬暫團  
營伍以實邊鎮事理開坐具本專差謹題請旨  
計開新選過官軍一千一十八員名



先次餘剩官軍四百五十六員名  
今次選過官軍五百六十二員名

官旗舍二十五員名

軍人五百三十七名

千總指揮同知一員 路鏜

把總二員

指揮一員 王清

百戶一員 徐碧



管隊官旗舍一十一員名

孫清 王雲 鄭真 陳鉞 劉經

郭文 董陽 施經 楊琦 趙昇

徐淮

貼隊旗舍一十一名

王漢 李鸞 劉杲 崔堂 折威

楊堂 徐俊 陳鉞 楊貴 閻堂

李鳳鳴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

安設兵馬防禦外敵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

謹題為安設兵馬防禦外敵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案  
照先據萬全都司呈將估計過懷安城李信屯新築土  
堡一座設蓋公廨倉場營房等項該用木鐵等料共銀  
一千三十七兩一錢七分一釐等因備細造冊繳報前  
來據此案照先據守備懷安城指揮同知周鏜呈稱木  
城西北地名李信屯與隔鎮大同所轄天城邊界相去



五十餘里地方平漫各年強敵往往乘隙由彼邊方入  
侵我境多被殘害合無修築土堡一座設立墩臺撥軍  
防守等情已經行據守備官周鏜將各項該用物料銀  
兩數目估計呈報又經案行該司估計明白臣會同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議照前項李信屯地方係兩鎮交界  
之衝兩山俱盡之所實強敵由大同地方入侵宣府咽  
喉之地若於本屯地方設堡立墩斬崖築牆屯兵戍守  
則強敵必不敢長驅而下以侵西南二路地方而意外



隱憂亦可為備誠有如守備周鍾之所言者既經該本  
官與都司估計停當相應依擬除行文都司將修築土  
堡設蓋倉場公廨等項通共用銀一千三十七兩一錢  
七分一釐於官庫見收節年農民銀內動支一千兩贖  
罰銀內支領三十七兩一錢七分一釐選委的當官員  
買辦木鐵等料如法造作匠役於預備倉每名驗日支  
給口糧一升五合起撥無馬軍士借倩屯田空閑舍餘  
輪班修築其築堡占用屯田地畝有種地土於別項無



礮地內照畝易換撥給該用防守軍士三百名查照先  
准兵部咨該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喬英奏本部議擬  
題准移咨各邊巡撫都御史轉行所屬衛鎮守巡等官  
但有額缺正軍清勾補伍其舍餘軍餘果有年力精壯  
通曉武藝情願竭忠報效之人查照各邊軍丁收操事  
例量給月糧隨宜選用操守有功一體陞賞事例委官  
前去該城公同守備官如數召募舍餘軍餘候築保蓋  
房完日安插居住收支月糧缺少厯甲什物官庫查給



該用把總管貼隊官旗另行推選管理約束操守防禦  
騎操馬匹照常估買給發外緣係安設兵馬防禦外敵  
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理開坐具本專差謹具題知

計開估計過懷安城李信屯新築土堡一座設蓋  
公廨倉場軍士營房該用木鐵等料共銀一  
千三十七兩一錢七分一釐

一築堡並公廨倉場及各軍營房地基通行街  
巷堡牆根脚外圍壕塹南北長東西闊共地



二頃內有餘丁王璽等屯田地七十畝軍餘  
常玉等地畝糧等地一頃三十畝應於本城  
迤西十里灘草場地內照畝數易換撥給  
一堡牆地基四面每面內除壕塹一丈五尺壕  
堰至牆根一丈五尺共三丈週圍該修牆垣  
四百四十丈根濶二丈收頂一丈二尺高一  
丈八尺梁口六尺四角仍築敵臺瓮城修工  
人夫於本城操備官軍除有馬架梁防護外



其死馬並步司雜役等項軍士及借倩懷保  
二衛屯田空閑舍餘分為兩班編定旗伍委  
官管領五日一換共把條着落守備周鏜管  
領前項人夫前去產有地方採打堡門二合  
堡門樓一間角鋪四間合用木植鐵料共銀  
六十五兩二錢八分

一公廨正廳後堂廚房掾房軍牢房大門前後  
共房一十五間共銀六十三兩九錢四分五



釐

一倉場二處廩房門樓官廳房一十九間合用  
物料銀一百三十七兩六錢二分

一教場南北長一百五十步東西濶一百五十  
步該地九十三畝七分五釐亦於十里灘草  
場地內照畝撥給其演武廳房三間並旗杆  
共銀一十五兩二錢五分

一本堡西北與天城交界東西沙河一帶居中



流水南北抵山敵入由此進入今於其河兩岸南就石崖山立臺一座北在河岸立臺一座抵臺往北修壘邊牆一道深挑壕塹至山崖斬削之處堪以拒敵經行其牆共長五十丈及看得朱家屯西梁並圍山迤西石梯山俱四望遼遠合立墩臺二座以便傳接亦用前項人夫修築四墩房屋照依堡門樓鋪木植每間值銀二兩五錢三分共銀一十兩一



錢二分

一打造鐵用米三十八石七斗五升用銀一十

二兩九錢一分六釐

一防守軍士三百名查照兵部題准事例召募

本處舍餘軍安插居住每名營房二間共六

百間共用銀七百三十二兩

一磚瓦石灰本處燒造

一各色匠役查取本處軍匠於預備倉每名日



支口糧一升五合

嘉靖十三年十月



東洲初稿卷四

奉月湖先生書

辱不鄙夷示茲妙用其刪繁舉要令人信手拈來皆真  
物也顧蒙若良勝亦似可尋端緒則在聰明警敏又當  
何如計可必傳故重錄一畝備草且恃教愛輒有鄙見  
不敢自諱如祝氏總括圖有天地卦而後有既濟圖得  
既濟卦而後八卦一圖今欲省文者恐取用猶有未備  
也至於本數分數陽卦陰卦彼疊書之此截書之又莫



窺意義何所取年卦三千六百歲圖午會起於損祝氏  
亦未發明其所以起損之秘幸極究以昭示來學續編  
六十年但見運世已遷若年卦雖更歷三千六百歲尚  
可仍其舊也若堯即位則合運世入既濟卦一而取師  
帝賁良弼則取世變之咸卦本吉而凶則曰當數之窮  
事本違而泰則曰吉凶不協似此連類未敢縷陳不知  
祝氏因往事而遷就其說以強合于數耶抑別有其妙  
耶至於動植物數分左右而列陰陽二圖不知世運之



合取者何專在陽圖而不用陰圖耶此與太乙歲計月計專用陽局日計時計分用陰陽二局積疑於人人竟莫知所以辨之也諒高明心得之微益推以祛後世之惑則啟鑰之傳相知厚望於無已者日者奉教所副多矣固亦預有樂也樂斯慕慕斯欲見見斯欲竊餘馥以自潤丘園之志宜亦少厭方今勿謂無所事史職之脩大有可書以定萬世之公論者講筵輔德又吾謙之責也念之圖之



補蘇武報漢書

臣聞天下大勢曰中外天下大義曰君臣義不渝于死  
生而勢必辨于盛衰也臣在匈奴亦已有年祇無乳期  
臣死有日矣臣死矣而無聞君臣之義有歟也故極言  
盛衰之勢冀得聞於陛下或以死臣之言加察焉臣昔  
在朝議者每謂匈奴值衰也臣今未見其然蓋馬邑三  
十餘萬之伏不能邀武州十萬之歸上谷衛青之勝不  
能掩公孫敖李廣之敗度真顏山封狼居胥禪姑衍登



臨瀚海而士馬之物故亦甚然臣亦每矜以為盛匈奴  
皆竊以為咲也故知匈奴未衰也漢未可云盛也然而  
陛下日盛矣彼巧於中陛下者又不知云何如盛也蓬  
萊海上之遊建章栢梁銅狄之工未息也天馬竹杖蒲  
萄安息藹醬之欲未厭也江淮巴蜀燕齊之蕭然者未  
復也是臣竊議以為衰者將謂匈奴何知也今至此而  
能言之是可怪也亦可慨也凡外侮之來俱由內患而  
起我先無以自立故彼得乘之也譬之療病人焉腎水



也心火也水不濟火則炎矣視者輒曰火之相也欲下之不足其水而徒火之下不相擊而死者蔑矣臣雖幽處異域無所見聞竊意陛下與廷臣之議猶下火也火之不可下猶匈奴之不可以威制也欲以制之盛吾之水而已此之盛彼之衰水勝火也臣雖羸瘠猶或苟延以待惟臣有所待固知陛下未嘗一日忘臣也不忘臣固知未嘗一日忘匈奴也不忘其將有事必曰臣故也然臣于陛下不能為有亡者也以臣之故而縻百萬之



財疲四海之兵非臣之所敢待也若曰臣為陛下使而拘辱之陛下之辱也平城之役高皇帝且不食七日既脫而無忿焉拘臣之辱未必似此必欲逞與平城之辱而一洗之則君視秦之威力何如耶秦嘗欲攻之而李斯曰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必事臣初猶以斯之恐君以難今而後知斯之言不可以人廢也是故秦雖虎狼暴露十餘年卒不能踰河而北陛下信少肉奴其亡少秦也哉且臣之幽也人曰死臣曰生人曰



辱臣曰榮蓋臣之命使如衛律先臣降矣敗將如李陵  
後臣降矣使臣不就幽於其間幽而隨遣焉則彼將意  
漢廷之臣皆律陵也臣故甘心焉氈雪之啗不死海上  
之牧隱忍于節旄之盡脫者蓋欲張漢之有人而使匈  
奴不敢易視也彼亦人也且將以臣為神而不敢加害  
尚敢輕漢也哉即如臣死於是後之首長必將指臣牧  
地而興念曰此漢臣死所也是臣死于漢生于匈奴臣  
不辱于匈奴漢之榮也雖然臣豈獨無人之性哉不衷



是服亦思冠裳之榮投箸而前亦思魚炙之味膏廬野  
處亦思廟堂之尊孤窮子立亦思夫妻父子之樂然而  
餓勞困頓卒以不死臣之不死蓋將占漢之欲盛也臣  
故不顧以臣之故益漢之衰也然亦願以臣之故啟漢  
之盛也盛之欲何如如臣所謂衰者一省之則戢天下  
之兵阜天下之財文景之盛可復臣知單于將稽顙闕  
下而奉臣以還是忘臣者正所以還臣也忘匈奴者正  
所以來匈奴也盛衰之勢較然矣臣於君臣之義亦庶



幾哉嗚呼歷之熟者見之真禍之迫者謀之密臣言是也亦知陛下之欲聞也故托之鴈足焉物先氣者如得聞焉則漢之盛也必矣臣之還也必矣臣老矣常惠等尚無恙日望之矣毋惑以為匈奴之詐而不省焉

東洲初稿卷十四

禮部覆議

題為禮儀事照得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恭遇萬壽聖節例該文武百官先期習儀至期各具朝服行慶賀禮



案查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俱值武宗皇帝服制未滿節該本部具題禮宜從簡百官各具綿繡衣服于奉天門行五拜三叩頭禮高皇后忌辰又該本部慮恐皇上初繼大統又值大喪若於是日行禮誠恐聖心未安故暫有先日行禮之議續該吏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夏良勝奏稱萬壽聖節遇高皇后忌辰先一日行禮是皇上誕膺叶祥為九廟之主為萬國之君終無當日行禮之慶則中外臣工何以盡水木本源之義而四夷酋長何



以輸賓貢向慕之誠禮文有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謂父母也今凡忌皆不廢朝儀獨于衣帶不忍從吉則輕重亦可稱量近時覆議經筵事理月可三行者也尚不欲以忌廢之萬壽節歲一舉耳而更欲簡廢當有以求其故矣且廟祭于陰時取諸幽之義欲俟喪服告終仍于本日夙興行慶禮于殿陛午後舉忌禮于宮中等因該本部覆題俟嘉靖二年六月禪祭之後恭遇萬壽聖節文武百官慶賀儀節悉用全禮等因



隨奉欽依是欽此今照萬壽聖節在遞伏惟皇上自登大寶二年有奇二次聖節俱因喪制未行全禮兼以忌辰暫移先日臣等百官不勝瞻戀竊意我朝以聖節元旦冬至為三大慶禮俱上表賀元旦冬至各衙門止遣首領類進至于聖節惟親王方鎮例不擅離其襲封衍聖公及南京各處都布按各差堂上官直隸府州衛所各差佐貳官并朝鮮使臣俱於是日賞進比之元旦冬至尤為重大

闕



張衍瑞等俱蒙

超陞遷授加俸贈廕有差黃輦陸震又破常格而霑卹  
典臣及萬潮陳九川亦隨資地而復官常死者不沒其  
善生者與有其榮蓋不必於均被寵私而自知有誤蒙  
覆幬者也顧犬馬啗報尚未能副初心而較量資級致  
有煩於廷論將使後之議者素輕名檢或以效忠為徼  
利祿稍重廉耻深避去官為落便宜此臣所以於前項



陞俸有不敢當者也且臣忝屬吏部又副功曹自進士  
厯主事於今十有五年而署員外郎八年憂居家食居  
其大半佐銓註未底於精覈與否臧輒滯於賢愚所務  
者大而力不勝所志者荒而心益怠恒思避位亦恐妨  
賢特以迹涉虛讓而先疑事若近名而中止是臣尋常職  
業尚每揣心而不堪其憂故於異數釀思安能覩顏而  
冒受茲寵伏望聖慈俯鑒臣愚容臣辭免不勝感戴祈  
懇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欽此

議處朝覲事宜狀

呈為議處朝覲事切照嘉靖二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官員朝覲禮儀節奏率循乎舊章法制精詳足裨于盛治但其間事與時宜政因人舉容有救偏補敝之方足副更化善治之望者卑職寡昧本無所見而公責亦有司存靖恭諧職恒思遠迹於紛更務存大體亦在遵行於故事用是稽之案牘質之見聞講求事體之安少



遺尸素之咎條列四議曰旌別治行曰更定奏詞曰詢求民瘼曰區別人才呈乞照詳采議施行須至呈者一旌別治行蓋聞賞以厚善於激勸固有微拳而事不為名又豪傑所以自待但朝覲常典黜陟大明其間人品素高治行異等不有旌揚之典終非政體之全是以天順四年該本部題奉英宗皇帝勅旨訪舉得來朝布政等官賈銓等十員堪以旌獎蒙欽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正德九年該先任尚書楊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應留



官員中有才行兼優政蹟顯著及守已廉潔的開具來看欽此訪得來朝在任布政使等官陳恪等一十六員上請時以災異脩省事從簡儉行移撫按官夫給官錢買辦綵段羊酒遣人賫送用彰激勸誠為殊異之逢足稱綜覈之治願以爭名者或致厚誣而求全者亦多過聽以此前項盛典因而寢格未行今嘉靖二年又該朝覲之期治本維新制須大備合無查照天順正德年間旌獎事宜酌量禮節用示褒嘉其訪舉各官亦必博采



輿論盡所見聞及巡撫巡按旌異實蹟真足當古茂異而後為稱仍行各巡撫巡按官今後巡歷地方例有旌揚必如部院今次所舉官員方可特具薦草亦須條列實事毋參匪人若果時賢偶會雖羣才並舉不以為煩倘或聞見未真則闔省不薦何妨為慎庶使下年朝覲部院稽訪終有所憑其被舉官員或有官急宦成自貽伊辱甚為曠典之累更申連坐之條亦聽原舉官員劾奏從重處治其他賢否照常開具揭帖本部查照推陞行取別有



勸懲庶幾士節修立不入於驕諛吏治精明不眩於名實也  
一更定奏詞述職之典最隆於古而考課之法亦詳於  
今我表嘉靖初行覲禮一盛事也

一詢求民瘼敷奏以言羣后之朝是以爲職而慶讓之典因  
以爲差故漢宣帝詔常吏以郡國上計而唐高宗集刺  
史問百姓疾苦以政務日委時勢異宜坐論案牘不若  
親歷其地者知之爲悉遙度事理不若躬勞其職者憂  
之爲深沉今天下屢更事變又值多艱寧彬之陰耗剝



及肌膚宸濠之顯禍殃殘魚肉天變屢形民訛未息東  
南之財賦大不如初西北之軍機失不復救至於有司  
一切蠹弊之政欲剗革而制節有妨便利之圖欲興舉  
而職掌未便或上令於下者補於小而有傷於大或下  
供於上者因於昔而未宜於今合無聽各來朝二司及  
府州縣官俱要各陳所見務期實用罔事浮詞係本部  
掌行即與面議可否其各該衙門有行事理釋其切要  
移咨再行斟酌本部覆議奏請施行曾經給事中呂經



論列間有行之然皆上以泛求下以妄對聊應故事徒為彌文近年又該給事中劉濟議行而先帝南征百務簡畧自今著實舉行著為令甲於考課之法斯為脩矣一區別人才本部見行考察事例若老疾罷軟不謹貪酷在逃各項區分條目纖悉無疑獨有才力不及例該更調一事尚有未愜衆論蓋緣任官之法大則量其才力次則宜於風土自非試而後用終難官必擇人故於考察之期亦多遷就之議中間有才本有餘或以風土



未宜而量為處分或以政行少劣而薄示懲戒至於才  
本不及尚堪散秩者雖易地而難施學可師模者混罷  
軟而廢棄豈惟人才似亦可惜據之事體終有未安先  
年本部因給事中李鐸趙漢建議覆題候各處朝覲官  
員到京本部預戒方面知府等官其才力不及官員或  
堪任閒散衙門或堪改師儒職事或堪調簡僻州縣務  
要用心詢訪量才定擬其方面知府本部一體酌量地  
方查扣年資議擬改調仍備行撫按官員今後考察所



屬才力不及官員俱照前擬開報奏請定奪前項議奏  
俱奉明旨允服人心而近年以來舉法未盡合再申明  
除來朝官面議改除外其在任官員必待起送到部驗  
其年力體貌方行斟酌擬授則器使羣工各得其願而因物  
成就不枉其才似於治體亦為有補







升菴集卷四十七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來晃我巍吳暨  
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  
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  
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  
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  
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



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也僅得其  
中俗云搏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



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



其所以由大臣寡學不欲秉筆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



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  
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  
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矣其史法之不待比于前  
人者可重為慨也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  
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



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  
誤以婚姻之昏為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  
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  
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  
疎舛固宜今人以為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牟所  
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



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  
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  
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考功集卷一

塞下曲

祁連山下單于臺漢帝屯兵玉帳開三十六軍呼萬歲  
狂風捲盡白龍堆

龍沙指日淨塵氛萬里遙天散陣雲塞外降王三十部  
來朝盡隸霍將軍

長城西北萬重山無數征人若個還明妃死後留青塚  
定遠生前隔玉關



少年征戰老邊塵  
文吏由來妬武臣  
空使鐵衣生蟣蝨  
不教猿臂畫麒麟

日暮陰風吹鐵衣  
孤軍轉鬪陷重圍  
陣中白骨行當朽  
樓上紅粧尚憶歸

不分匈奴數寇邊  
誓將性命殞軍前  
李陵劣劣欠一死  
蘇武堂堂垂百年

梁州詞

秦築長城作遠圖  
漢通西域制匈奴  
中原士馬曾無補



惟見烟塵滿塞隅



小山類稿卷九

與蔡半洲督府

某以五月初四渡海至瓊因陳副使已去吏書更換一  
番文卷堆積如山如願船修路追糧之類上下相拗所  
屬互相觀望無一著實舉行者為之料理四五日稍成  
次第其因循怠玩者稍嚴其法以懲之蓋不如此則事  
不辦而小仁者乃所以為大仁之賊也此間事事姑息  
而官吏貪殘畧無警憚如感恩縣知縣分守道坐贓明



白累提不動昨又以他事為人告發并訐出此事已差人往提據此一端可見地方敗壞積習已非一日可歎也且如各哨報獲功次假使黎人有數十為羣官軍或追捕得獲猶可言功若只一二人出巢口安知非為魚鹽交易而官軍遇輒執之所以黎人非結宗不敢出既結宗苟可得手者豈肯放過今亦與明立約束但經撫諭地方黎人只有一二人散行被獲者所在官司細與辯問若無別項奸細情由即令本村黎老領回復業不



許妄報為功其所以委曲為之開說者但以其未嘗殺  
害官軍爾恐賊巢未知此意又與黎停嶺脚徑路穿透  
大兵先由鷓鴣等峒而後至黎停嶺脚恐此賊先自驚  
疑而與二峒并力或外聽招撫而內為二峒淵藪皆當  
先有以處之古人所謂赦罪并曖昧之過而行先零之  
誅意正如此當行萬州擇土民素為賊巢所信者撫令  
出官示以恩信又不可以使知剿殺二峒之意但最難  
得人當詳審之



又

崖陵之役數年之前若有人申禁令明賞罰鋤強扶弱以漸制之其勢可以不至今日而積習蠹壞至于今日其勢已極雖欲不為是舉不可得已中哨地廣各賊散處惟羅活最大初擬四哨並進今恐勢分力弱合諸軍萃於羅活羅活既破據其心腹其餘諸峒如四支無有不披靡者縱使遠遁隨其所往而窮搜之可以盡擒南閩一哨預設以為開通十字路之計既平諸峒進逼五



指山下隨山刊木取逕路與南閭會則崖瓊儋萬之血脉始流通在前只為州縣環繞海旁而黎深據中間地形便利先為所得乘便出入客反為主故賊勢猖獗積成膏肓前輩論者以為其要在開十字路是也但兵難預料且須勉為之儻事勢阻礙則又當別處耳崖州去賊巢三日調度為難牙力柵稍完某暫此駐劄又聞羅活地勢廣闊田土肥美既平之後虛棄不治則復為賊藪若招撫流民分兵屯種設立衙門控制要害此皆不



容已者候經畫稍有次第乃敢具請伏乞炤察

又

征黎之役初意動調土兵掃穴深入功可指日而成及入山之後親歷地方山嶺疊峻林菁密刺賊巢雖破而所在屯結皆據高臨下弓箭悍勁土兵斃於箭者頗多蓋從前講論征黎皆在外面遙度而實未有真得其中險勁之實者信行之而後艱也本哨應剿賊六千餘徒兵入賊巢已四十日所獲僅一千八百名願其屯結深



林與原圖冊該載不盡者尚無慮數千人剿之則我進  
彼退誘入深暗而箭勁可畏撫之則疑信相半旁相恐  
脇而未肯盡來惟有占據要害持以日月廣布耳目擇  
利而進庶幾平日稔惡者可以漸次就擒不至於幸免  
詿誤願降者亦可使之心服而不復為非又本哨羅活  
德霞抱宥等峒四圍皆峻嶺茂林中閒一段五六十里  
寬衍平曠其外將出崖州又復鎖以險逕此乃賊千百  
年窟穴有田可食有險可恃所資以稔惡者查得左右



二哨郎溫等峒地勢大抵相似若不乘此兵勢建立衙門屯兵控扼漸招各處無田小民住種填實則兵退之後必復棄以與夷前功盡棄且深後患似為未便其合行事宜一面會行經畧候稍成次第詳具畫一利害呈請先此稟聞伏乞裁炤



蘇門集卷三

再去都別親知

少缺經世用遭遇明時康出入在省闈仰逐羣龍翔譬  
如駕馬足側畏道路長顛躓不終朝中歲還故鄉願言  
守舊廬沒齒乃其常皇恩究微物明照收羣方改服起  
漁樵端笏陪鵷行頑疎果難容出處益多妨猶參大藩  
居守此國西疆華階豈不崇榮進非所望退念孤蹇跡  
臨路私自傷無為世俗牽久要不可忘



客路

客路迂回甚驅車悵此分懸崖晴度日洞壑晚生雲  
怵迫非吾意悲懼與衆羣終當卧靈岳夙志豈徒云

蘇門集卷四

禁中遇雪時有詔祈之

上于宣室坐祈年素霰朝飛春立前卞望瑤宮增潤色  
還愁玉樹避芳妍天門雲氣屯青瑣帝苑風光動御筵  
為報郢中知帝力陽春白雪讓今傳



賦懷

閒卧春忽盡愴然中自驚吾人豈衆草常畏鷓鴣鳴迴  
心望夙昔百慮無一成獲福異北叟慕道愧南榮猶思  
宰府辟雅志辱弓旌玄冕世所重但使微身輕日月遂  
以往拙疾久所嬰中園存弊廬儻以藏平生茲言當誰  
語伏枕有餘情

其二

嗟昔昧榮利戮力墮畝中我生誠鷩雀不望鵠與鴻虛



從郡國舉皇鑒收愚蒙兄弟俱弱冠鳴玉天子宮身輕  
施每重軒輊路靡通回思灌園日身本無三公偶然得  
與失何啻浮雲同幸謝當世人吾欲息吾躬

內丘讀時伯詩有感

與君何處別飄忽遂如今一覽窻間句重驚世上心身  
名那自料年病况相侵可但他鄉夜公庭月照深

夏日雨後步至白石岡岡人爭迎致知余卧前村

姓名



落日長原獨客行  
郊園暑歇正新晴  
林懸宿雨千村似  
禾入涼颿四野平  
尊酒笑從田父飲  
柴門靜識古人情  
翻愁人擬陶元亮  
前選初無五柳名

蘇門集卷五

山西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十三年  
益敷文教思復於正  
海內斐然向化  
歲甲午山西當鄉試  
辟命教授張玠學正羅林  
八人玠竊觀國家取士  
與徃代異自漢唐宋氏  
法令屢變或顯



求詞章士常遷於所好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元亂喟然  
思成周之制開科之詔曰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德之  
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文  
字程式每文各限以字數若篇不及數者猶取焉雖當  
時風氣純簡高皇帝蓋不欲示人以文也垂二百於今  
士習稍嬗於時而文章反模古爭能本末可謂舛矣上  
既憂之而監察御史某實臨斯試則先與提學副使某  
約務崇雅黜浮棄名取實以稱德意於是某以所錄士



來試皆已精取六十五人及其文上之如舊式先是山西歲屢饑御史某會有司議所以紓民急者事多所裁節然至於開科曰是不患無費患不得人山西雖四府之地本堯舜故墟山川雄鬱瓌傑間生自春秋所錄晉國生材甚衆近古郭有道王文中司馬文正皆號稱大儒皇室龍興卓然有聲當世者不可勝數誠為國家得人大之匡輔朝廷建無窮之業施不朽之名雖其次一守令猶被澤郡邑即所得多少豈但錙銖之間朝夕之



計乎凡內外防守之設供役之目不敢增也吾知謹奉  
焉爾宴享之禮賓祖之用不敢損也吾知自省焉爾故  
法益簡而飭事益慎而周百執事盡其心士盡其長視  
往事益得人焉是試也禮部侍郎某總制兵部侍郎某  
巡撫都御史某某御史某某余皆以天子股肱耳目  
之臣秉節茲邦疆場大寧士所以勸戶部郎中某工部  
員外某某兵部主事某各以使至觀事之成諸司提調  
則叅政某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僉事某在外襄事則右



布政使某叅政某叅議某副使某僉事其餘具左方

蘇門集卷六

附袁永之書

袁不自量竊欲附於古先哲人追其遺烈承父兄嘉澤  
得奮跡畎畝廁班行中仰望聖天子光華素位守已不  
敢有所建明又自知愚陋命途屯蹇乃心日思東歸嘗  
希高平仲蔚之風願築室大山長谷以三餘暇日取古  
詩書且耕且讀上自皇墳丘索經傳子史下逮釋虞百



家言悉通其大旨凡天官變易陰陽律厯輿地卜筮名  
物瑣細伎術之流靡不該綜約十載就緒乃效子長觀  
游歷諸嶽鎮數澤窮其險要考土風民俗厚薄方言清  
濁及達觀異人與之論議期遠者或六七年近者五載  
言旋故廬發為典述必有可觀不朽之業庶在斯文懷  
抱此志未敢以語人語云可與智者道耳所懼人壽幾  
何河清難俟天假數年諒非虛語足下積蓄道德廣涉  
藝文傾蓋綢繆久要相示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夷



門洛邑儼然在望言念君子我心冲冲告之話言幸甚  
幸甚



愚谷集

別集類五

明

愚谷集序

和長興日潘安仁多多矣安所稱拙為也蓋世貞嘗北  
遊燕代間觀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老弱間之金  
進鼓退坐起挫節旌旗之色至然益西乃有新秦之卒  
三千其騎組步如繡勁弩布前長戟距後衆目麾衆耳  
鼓即卒然而陵之而未易敗也夫以萬人計而中精之  
三千人足也然不能加三千人三千人而萬人之用在



也世固有巧用其少者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不知其所繇庶幾龍城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而斷不敢以其才而溢先民之法意至而言意竭即止大要不使辭勝意如此諸後生少年剽略而博綴緝而草者將無少李先生乎哉李先生詞語體裁約之簡奧而指事類情各極其則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之李先生諱舜臣字茂欽號愚谷舉進士禮部試第一嘗為吏部為國子師為太僕卿矣以



其才輒斥補外後遂廢不用其于官恬靜自好如其文云瑯琊王世貞元美父諱

愚谷集序

齊魯之間為文章之淵源也久矣方二國建時當周道之盛及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故韶樂在齊周禮在魯孔子以至聖之德詘於季世則脩六藝之文明百王之法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後微言稱絕有孟軻氏出焉游於齊退而脩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仁義之言藹如也故曰孟氏醇乎醇遭秦滅學斯  
道缺數千載漢興諸儒復纂戎先緒潤色鴻業言易則  
淄川由生言書則濟南伏生言詩則魯申培公齊轅固  
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則齊胡世生其後公孫宏為  
最著矣皆齊魯之英也可不謂淵源之所自乎要之以  
粹然出於正者為孔孟之宗焉經十百載有樂安李公  
為詩為文並爾雅溫純無一字不根本六學而振掉古  
風唐人尚詩而燕許妙其匠心宋人尚理而周程優於



聖域明興合藝與道盛矣宏正中豪翰之士雄杜甫而  
右馬遷既乏堂室之觀卒依傍籬壁而已余讀李公愚  
谷集大抵詩似燕許文似周程蓋一音之契足以究清  
和之極一義之旨足以闡中庸之微而況衆善悉有羣  
美咸備乎測其優柔涵泳之趣而靜深之蓄可知挹其  
潔芳秀潤之標而華實之致可想即聖人復起諸儒並  
列質以公之載述亦必謂之粹然一出於正者矣噫此  
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雲中守滄溟程君於公有



館錫之誼則刻斯集以傳記戶曹趙陽谿君以余為叙  
公毓美大國之風蜚英上第之選位列九卿蔚為儒宗  
炳然文章行業其行業自有書者余特序其文章邈齊  
魯之淵源焉隆慶四年仲春上日河汾山人孔天允譔



陸子餘集卷六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一章

魯齋仕元之非邱文莊公所論殆不可易伯生乃當時人稱譽之言恐不足為據近時何侍郎粹夫以鄉里之故欲為魯齋出脫力排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比之抑又過矣楚與吳越春秋所不取先儒謂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孔子特惡其僭王故斥之耳所謂筆路藍縷以啟山林者未嘗無令主



也然使孔子得用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周室下安  
生民其施為自有不同者夫孔子豈不欲行道救民  
然必先顧己之出處得正與否耳鄉若楚人篡滅周  
家而有天下雖盡坑一世之人盡廢儒者之道孔子  
必不肯為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代積弊多  
端魯齊何嘗正救得一分然假使真能正救得而其  
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子多矣孰若隱居不仕著書  
講學以明此道之為愈乎賢如龜山晚年一出猶為



晦翁所不取況下此者耶故嘗謬謂何公之回護魯  
齊正如象山之作荆公祠記雖強為分疏終是費力  
也



楊忠介集卷五

家書

九則

我前有書令舜卿北山中買柏木與叔祖母作壽材不要遲悞重我不孝不德以速受上天之誅今日家門凶禍各宜小心謹慎以消災變安貧守分忍事讓人凡一切田土大小諸事必存推遜之心切不可與人爭競寧可我怕人勿令人怕我力善脩德念念不忘取法古人



勿效世俗庶回天譴以消災難于萬一也我一日未死  
此心不能不為汝等掛念也僣疾愈否我昔年曾患此  
病一日取漢書坐墳中柳下讀之殊覺爽快疾病脫體  
你令病或少可即宜潛心學業掩門靜處堅你心志純  
你德性凡百家慮置之度外勿亂胸懷斷目前之俗計  
思終身之遠圖經書性理之外五經白文次第讀之反  
身修己善者法之不善者改之如此則心地漸漸開  
明義理漸漸曉暢文字議論已有可觀如此三年不入



于科第者未之有也可惜歲月你都空過了今宜猛省  
大凡人于日用間此心思于為善一念萌動畧知警惕  
處即是天地鬼神于默默中開示啓迪之也于此不知  
擴充復以私邪蔽錮戕滅善端是自棄此身自絕于天  
地鬼神也你深思之

楊忠介集附錄卷五

輯幼侍先大夫京邸見先大夫奉持忠介公懿行嘉  
言巨細唯謹歲時指揮兄弟輩詔之曰某事祖之為也



某事祖之意也手輯遺書授梓輒感嘆垂涕不自勝云祇今五十餘載庭訓在耳壯心灰落中年蹭蹬一子先喪遐矚默念露晞霜高惟生平自矢絲毫不敢苟且懟怨祖靈墜棄父教粥粥于家緒之欲隕而已今年庚寅適孫紹武服官永嘉遂呼而告之俾盡蒐遺文重訂而廣鰥之蓋遇與不遇主之者天也但令此心不壞胸中眼中常有一忠孝祖宗悚惕其前邪妄自然消退先人所謂出去幹天下大事亦只爭此



一心耳夫先人曷嘗稱得志哉持是心讀是集亦可  
以慰先大夫志矣其敗倫辱德隱微不堪自問者先  
人吐棄久矣日取而誦之何益曾孫國楫謹識

記吾父曾云忠介祖遺集初刻于汝上繼刻于燕晉  
間丙子偶失火將一箱燬燼止存什一于千百逮後  
赴選入都先兄三人隨仕讀書後乃相繼云亡遂至  
無人收藏其遺失者又不知有幾吾父至庚寅冬始  
轉返里辛卯夏始同古書等收置一大箱時久客初



歸家務紛紜兼以孝廉兄稟世傷感請告赴京又出  
亦未暇整理棟于癸巳秋冬間一取閱睹殘缺之僅  
存恐散佚莫知底止心切傷之而幼年亦未知安頓  
次年甲午余方十五歲矣始另擇出置一箱中以俟  
考訂編而集之期祖訓之永垂冀來裔之稟仰至崇  
禎十三年避亂堡中余長子與從孫紹武採錄成冊  
既紹武宦遊東甌取而翻梓之真祖烈重光矣棟不  
肖年餘古稀弗克舉前烈而光大之迴想六十年來



收藏苦心竟成往事言之愧恨謹述始末是所願望  
後人之率行四世曾孫國棟謹識

先公去人間世甫及百年遺集傳播屢經剗剗初鋟  
汝上繼之金斗燕山迨晉秦行而稍存什一胥王父  
廣文公暨嚴考司徒公從顛沛險阻際衿帶佩之心  
口識之多園土數載朝桎暮梏中一片心血也其居  
平撰著歷家難淪亡散佚卒難蒐致嗣是古幽有梓  
則合椒山先生為雙忠江右有梓則合文清先生為



二賢諸如此類尚有耳目未逮者要皆旁採霏屑徵  
學問之一班爾夫懿德之好人心攸同百世具瞻豈  
云物故最疚懷者藐茲寒裔箕裘勿競山斗伊邇無  
能希竹帛之事為世業光而日居月諸僅捃摭前修  
之殘芳剩馥晤言一室而迄無力焉裒成合璧點然  
魂銷者久之會從孫紹武聯綴甲第守官粵甌甌今  
雖凋疲乃形勝雄浙左儲發多靈竒其間達官貴人  
與諸俊秀咸斌斌雍雅碩人之範而蕪茂緇衣之忱



睹先公遺集而中心悅之遂協力翻刊增所未備先  
公居平撰著雖無繇普存是集出而凡廟廷鄉黨畢  
世歷閱概逗端倪矣學問之醇涵養之素脈脈留精  
記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吾以為父  
沒而不忍不讀父之書亦正以手澤存焉耳故祖父  
有書而後人弗能讀與後人讀書而不識祖父之用  
心均不可以為孝古繼述之家柝棧杖履尚爾興感  
矧前人簡冊貽謀心法垂遠而身為其後者不能寶



此遺澤祈以尊聞行知君子亦何樂乎其人之為人後也如吾光祿忠介祖生平著述大者列國史小者載家乘聲問皎皎燦若星日豈向為兒時父兄嘗口授先公軼事逮稍長就外傳日課之暇時取封事及處困等篇三復沈思嘆先公以主德成敗社稷安危為計而一身一家原在所不謀今春來遊嘉署從姪式穀復取先公手澤謀所以彙訂成帙藏為世珍豈乃得盟讀數過用是惴然懼慄然思識先公之所以



為先公者在是先公之啓佑我後人者不即在是乎  
先公上賓已歷百祀而英風勁節凜凜紙上明德何  
穆然深遠也迄今想其抗觸天庭訊杖幽繫處常人  
難堪之地而日與周劉諸公講學註易無入不得且  
迪我曾王父輩每以守禮秉義種種格言悉教孝教  
忠之旨而叔母猶子未嘗已于懷忠厚愷惻洋溢於  
言外已昔人過墓思哀入廟起敬猶然流連思慕感  
動不遑而幸生其後弗讀先公之書與弗識先公之



心其自對何如也於戲先公往矣當年之心事萬世而不往者以有是書在吾氏子孫服膺斯編可無引伸先公之志於不窮乎若夫先公之學問道德其在此書其不盡此書則讀是書者當自遇之又豈不肖昱之愚昧敢贅一詞也哉順治辛卯不肖元孫昱焚香盟誌

紹武不肖幸生先公六世後去先公即世之年將計百禩吾高曾祖及吾高曾祖同時其得與吾先公周



旋親見吾先公言行者已寥寥絕無其人且先公半  
生險難居官不數時居家亦不數時其所遺譔著亦  
絕少而憂患之餘遺忘頗多即至今相傳數卷槩出  
獄中自武稍能記憶時便好從祖父笥中私取而竊  
覽之雖其旨歸未能盡識而至其躬受挫楚及感格  
神異處未嘗不神激魄動擲卷三歎云考其本一刊  
于高祖兩泉公諭固始時僅兩帙畧甚一刊于曾祖  
頻原公館上苑時較前雖稍加詳焉而散落終有遺



憾蓋先公兩下詔獄旋繫旋釋與周劉諸公終始艱  
貞備歷其震喝催蕩之苦故詩文發越大約多憂時  
悟主之言而時異世移半落門人知友之家隨地散  
見原非同名山石室成錄可尋也況高曾祖時水火  
播遷頻經變態以故撫拾輯定之為難耳武自念弗  
類當先緒衰息之際田園非故滄桑改形既悲深于  
風木復艱措于食指先人書香縷縷不絕如線有書  
而不能讀是曰不孝有書而併不能守其又何以對



先靈故遑遑于兵燹踉蹌身世浮游之際而蠹簡螭  
碣巷傳里聞凡出先公遺跡不厭旁誌而博採之以  
期廣先志時搜得其未錄者約一二而五祖吉泉翁  
并出其所藏家書及諸公手帖以示武曰此忠介手  
澤也吾什襲珍藏者數十年矣武視其筆迹多生氣  
英英透紙上而闕佚有間援編次而手錄之奉為神  
明每俗氣龐雜精神倦懶或邪妄橫生時取誦一過  
輒若先人陟降左右不知其七寶莊嚴聲律身度作



聖賢想先公之教我後人章章金鑑不啻提命矣逢  
歲已丑武復得以先公聯飛期冒名

國朝賢書科侍罪東嘉維時宦洋颶颶震爍飄忽日處  
跼蹐逐走中計武所處視先人所處患難名不同而  
實畧等也撫思弓冶黜然銷落因取先後遺文稍一  
輯正以備家乘免愆志而諸門人王子玉仲項子小  
韓翁子克生金子元素王子川子輩遂時為過從欣  
然樂與有成夫生先人後貴能讀先人書且讀先公



書貴識先人所以著是書與是書所以由傳之故先  
公之靈其猶佑我後人也紹武謹跋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

仲弟少玄集先為編次未即選校秦樞兩姪將圖梓  
之動我友于嗟彼孝思檢閱一過悲感百端因賦二  
篇系之詩末

開囊憶吾弟字字是琳球宦惜長公拙心懷杜甫愁  
名應垂日月身已逐冰漚一詠一腸斷汎瀾涕泗流  
如江濯潘錦喻海韞機蓬雲彩輝秋月瑤華灑惠風  
無論百年後聊慰九原中白髮悲吾道康成得小同



嘉靖己酉冬十月朔旦華陽山人沖題



瑤石山人稿卷六

和白石蔡公薊鎮報捷

喜極輪臺詔當關猛氣揚  
驕兵驚虎畧絕塞識龍驤  
拓地收元菟旋師擁白狼  
遙邊頻獻捷恩意向東方

聞青州報警

烽塵猶赤縣井稅豈平時  
按劍憂三輔分麾奠四維  
矢當來肅慎兵莫起潢池  
尚愧山東少長纓請出師



止山集

別集類五 明

北觀集後序

詩之教曰溫柔敦厚夫心正而後辭順辭順而後聲和聲和則溫柔敦厚舉之矣周轍東而雅亡孔聖刪而絕響教學不明治心無術是故性情戾而聲淫趣鄉卑而言陋詩道熄矣雖然文與世相升降製格變而道存律調殊而聲一後世言詩率以盛唐近之以其渾含有三百篇之遺意焉他其無足興乎吾師止山先生早治詩



以明經進時其吟詠蓋得之三百篇者而以唐人之音律發之耳獻忠恒侍於先生辭溫而氣平能羣而不比論學必要諸心而不執於聞見論事必質諸義而不滯於成言是知其詩皆原之性情成之學術其為教者即此焉在嘗得其北觀集與在門二三子私相筆授慮其弗廣載謀梓之先生夙負四方之志學浮於位隨所履歷感斯詠焉有山中集南行集東遊集西居集北觀者乃觀光于北時所錄特其一耳嘗并請登梓先生不可



於戲玉抱潤不以璞固而藏輝珠含光不以浦淵而沈  
彩縣知諸集終當並珍於時也嘉靖丁未蒼梧門人李  
獻忠謹識



具茨詩集卷二

輓鄒望代作

寂寂東風芳草蕭蕭北郭垂楊日落啼猿何處秋來鳴  
鳩堪傷

麒麟卧殘清晝杜鵑啼徹黃昏蒿里深藏齊魄江上難  
招楚魂

花發石崇金谷月明范蠡扁舟為問當年事業不堪滿  
目松楸



鄭海濤索壽鄒謹齋八十

短棹溪邊紅樹清  
尊籬下黃花秋興偏  
同春興田家何似仙家

看山歲蠟雙屐沾酒日懸百錢  
野鶴休猜老鬢靈椿應讓大年

具茨詩集卷三

洋門弔段夫人墓

陟高原兮引睇洋門  
杳兮收夕霏俯江流兮若帶亘重



岡兮逶迤鬱佳城兮芊芊春令哲兮悵遙思繫幽貞兮  
婉孌鍾靈粹兮昂溪既嗣芬兮孟母亦纘懿兮鴻妻爾  
教兮孔淑爾家兮孔宜胡祿養兮弗終奄惠摧兮蘭姜  
姜摧兮奈何白露泣兮風淒覽芳躅兮延佇聊宣悲兮  
我辭

具茨詩集卷五

題月初生

調寄瑞鷓鴣

雲收碧落迴無塵月出東山未半輪桂影今宵逃玉兔



滄波何日淚珠蠟 一鈎休訝虧全魄  
萬里曾經照古人  
從此就盈堪擬福願歌天保祝楓宸

補遺

擬古樂府三首

出自薊北門車軫躑以躑躑欲何之  
南行西入蜀丈夫志四方何能坐  
飡祿朝下銅龍樓暮向江皋宿  
差池鴻鴈飛繚繞川原曲豈不難  
別離念此王事促把袂訊  
返期平蕪幾回綠



空虛足音絕異域寡所親出門即兄弟何況同里人駢  
裾接高譙卜宅多芳鄰驚飈薄飛蓬念子西南征僕夫  
整晨駕迢迢見明星慷慨數攬袂豈為憐苦辛願君自  
努力奕奕昭令名

燕雲西北浮越水東南流之子辭嚴親萬里遠行游行  
游何時還策葭滿中洲纍纍綰銅章翩翩騎紫騮歸過  
入里門一問平安不高堂結綺幄中厨烝庶羞舉觴未  
終竟華燈燦朱樓樂莫樂今夕庭蟾明素秋



閒居四首五言律

細雨斜侵几疎籬曲映江鶯飛猶怯樹梅老正橫窻抱  
瓦緣清澗鳴琴寫暗淙逢人偶相問說是鹿門龐

由來疎懶性喜近野人家僦地共栽秫分畦各種瓜鳥  
巢臨屋樹蜂起隔離花載酒時相醉村醪不用賒

寂寞滄江上為園比辟疆鳥鳴初隱几花落正焚香草  
閣留春靄柴車背夕陽自憐麋鹿質時著薜蘿裳

暫爾違朝謁悠然洽隱淪方思耦沮溺幸復參荀陳縱



飲更今日劇談惟古人掛帆豈云別百里猶比鄰

題畫七言古

草閣何年半山起背倚巉岩面清泚石牀紙帳文竹几  
白雲英英滿庭祀寂寥四壁圖與史偃仰無心問朝市  
於乎子真已往仲長死千載高風竟誰擬我欲尋之此  
其似

秋蓮七言律

百畝深池繞郭紆遍教栽藕作蓮渠新花照水粧凝粉



碧葉連天雨散珠  
草閣已添狂客興  
蘭舟初上美人裾  
遲留細草還侵座  
正是攜尊秉燭餘

壽詩五言律

清溪真隱地  
華屋世臣家  
鶴髮徵千禩  
鸞章下五花  
文雄三耳辨  
年邁六身加  
安得遺余佩  
從君凌紫霞

送人南歸絕句

他鄉送歸客  
况復是春過  
寄語湖山道  
移文今若何

贈孫都督絕句



傳道兵戈滿朔方自言結髮事戎行  
孤忠欲上屯田奏却訝功名屬破甕

壽詩絕句

何處歌鐘動四鄰黃花初照舞衣新  
持盃笑向諸孫語七十年來又小春

畫到漁舟偏得法詩逢僧寺易留題

落照扶蒲明極浦衝風鷗鷺起平沙

院中聞鶯七言律



雨過仙瀛清晝涼  
啼鶯忽度苑東牆  
鞠羽幸沾天露潤  
歌喉巧囀景風颺  
乍參鈴閣搖金報  
疑引宸居漏玉長  
青帝乘陽聰正達  
交交空借一枝藏

具茨集附錄

敕命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  
志有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仲尼以勝質為史豈非以史官職重陽秋言成軌範必文質彬彬之君子庶幾乎爾翰林院編修王立道以吾良



臣之子能稟守其風以振耀其家聲比者奮名甲科朕  
屢閱之儲材秘館學識文行久而益彰可使執筆纂叙  
鴻業往以大慶爾言邁茲幸會預請褒典朕不爾吝特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翰苑殊選命服嘉名并以  
與爾足為優異敬服休恩勉揚令圖欽哉

敕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欲其稱也國家推恩臣  
下爰及內人豈非取諸此哉爾翰林院編修王立道妻  
唐氏生於高明漸於禮義來嬪德士恭慎儉勤久蹈家



人之貞以暢刑于之化推恩褒錫國之彛章茲特封為  
孺人尚勵相成宜其象服

敕命碑陰記

浦應麒

嘉靖乙未三月春望皇上既如制親策禮部會試所舉  
士四百人者于奉天殿廷賜諦第焉既廼以祕館儲材  
越四月初吉復躬御文華殿進所策士于廷覆試之賜  
諦第焉於是獲選者靳三十人而吾錫王君懋中寔為  
之冠一時榮君之遭者僉謂自文皇甲申曾榮榜以來



未之有儼也於乎盛矣未幾又以大慶覃恩賜諸廷臣受封典而君與卅人者業方在選例未及封然而聖明簡注則獨至也遂俞諸吉士之請詔以授職之日各給敕如其官於是君廼以翰林編修階文林郎首拜恩焉噫亦榮且奇矣仰惟我國家重進士之科而尤隆吉士之選迨今已百八十年于茲厥旣尚矣顧惟選掄之際率或委之館閣鉅寮而其親臨授簡品自御裁者蓋不一二見也而君適邁茲選焉可不謂殊遇爾乎矧我列



聖寵錫褒封之典亦嘗屢頒而覃及要皆循資程叙著有令甲若迺官常未服而褒旨先承俾思出恒數者則自憲孝而上或未之前聞焉而君復邁茲幸會抑不謂之曠制也耶夫我皇上殊恩荐寵優茲庶士若此肆卅人者亦罔不慶其遭逢矢心殫力以圖報稱而君於諸士中則尤為恭勤秀拔雅受簡知雖其才性夙成非緣感遇而後奮然於夙夜瞻承之下亦寧無匪躬靡盬之懷乎憶予往歲嘗亦廁名翰林僦第都城東偏與君寔



相鄰邸每中夜猶聞君諷誦之聲徹于垣外日則見其  
捷門謝交凡坐几閣中著述不輟以為常予每謂勵志  
如君者當無負朝廷之儲養矣既而凡閣試輒果稱首  
大為元宰任丘李公崑山顧公所嘉賞即同輩亦自以  
不及也踰年銓授編修君又以職專文史益大肆力于  
學博綜羣籍考論古今治理留心經制民物之畧隱然  
負公輔之望焉無何旋以劬書病肺或勸之輟業君固  
弗輟也久之寢劇乃丁未冬仲竟弗起嗟夫君真可謂



盡忠所事死而後已者哉矧君齒力並壯行邁等夷榮  
業方有餘地使天少假之年則其官學崇深服采服休  
以究厥施者又寧有涯畛也耶而遽齎志以殞悲夫先  
是君之葬在戊申迄今已七閱歲矣至是君之弟重道  
望道復營其先大夫九巖公之兆念君荐被寵渥義不  
可無紀述以寶琬琰之傳爰揭制詞樹豐碑于墓道謂  
予嘗執筆隸史氏而又與君有婣也記是焉徵予不佞  
謹題其顛委于碑之陰俾君之世世子孫毋忘先懿且



以同具報效云

翰林院編修王君志銘

唐順之

君姓王氏諱立道字懋中號堯衢常之無錫人其自少勤業誦習有節雖精力與獨居不夜觀率逮燹而作逮燭而輟在翰林亦然既病則不日輟書其學強記尤注意國家故事自金緘之藏野史稗官之錄莫不勤苦購借長綴短輯曰吾史氏也其為詩文能於平雅中出奇險語為人狷潔方簡其在翰林於諸閣老未嘗有屏人



之謁其家居於郡縣未嘗有邑子之託其京師士人往  
徃侈交遊走馬飛刺君獨閉門如家居時其鄉曲貴人  
或凌轢漁獵君獨泊然斂飭如秀才時君自嘉靖甲午  
舉於鄉乙未舉進士選為庶吉士二年授編脩某年謝  
病家居已而赴官復謝病兩年間病羸疾既愈矣至京  
師又病羸遂卒君雖強學博記而善自韜藏雖交遊亦  
鮮其燕居所讀書或叩以故事君挂腹不一泄以士人  
多束書遊談而君恐以已故形顯其短為人以狷潔中



有鋒鏘而持以不露小心慎畏世事利害人情短長羣  
居中禁不語及無意中或語及之則輒悔其與已合意  
者雖心喜之未嘗有翕翕之態而不合意者雖心踈之  
未嘗有踴躍之色嘗曰吾非好奕也在羣居中可以寡  
言省尤故昔人以奕為坐隱信然其小心謹慎若此是  
以人人一口譽君其卒也人人莫不惜之

錫志原傳

王表字邦正幼聰敏好學於書無所不窺為文浩瀚馳



驟舉嘉靖己丑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己皆報罷出辦事工部會諸司選諸進士有文者纂脩大明會典部僚長皆首推公始除戶部主事以母老乞改南得禮部宗伯費公案雅知公屬以刪定宋史及訂正律例比附每竟一帙上費公費公未嘗不稱善久之為郎中以病自免歸念母年益高再疏乞致仕部使者先後薦于朝終不起公為人好修寡合平生無他嗜好獨好書竟老書未嘗一日去手所著有讀書紀要仕途錄要過庭直



訓代奕稿消夏編若干卷子立道立道字懋中自為諸  
生時耽嗜讀書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比舉進士入  
翰林為庶吉士凡五冠閣試除為編修愈益疾力問學  
卜僻遠居日下槌誦讀其中為文力復古作者性方簡  
沈默無世俗靡靡之好在京師未嘗造請諸公居鄉不  
一輕詣有司惟刻意經史時時括古墳籍刺取之今事  
大者皆牒記將以成一家言竟蚤夭不遂云立道父子  
仍以文學入翰林而性行狷潔亦畧相似當世稱之



明翰林院編脩王君懋中墓石文

張治

君姓王氏名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南禮部主客郎中表  
之子也懋中為兒時即不事嬉游比長入郡校學舉子  
業日唯靜坐耽書史外若弗了了而其中洞然沉鬱有  
精思故所造日深涵衷然出諸生上嘉靖甲午與諭德  
南海倫公奉詔典試南畿得懋中文讀之相與嘆曰婉  
而達和而平浩然而有餘思其吳之俊才乎鹿鳴之旦  
晉諸生堂下而謁焉懋中美髯古貌溫溫如處女皎然



秀者也予竊喜之乙未予復校易禮闈簾中有持詩卷示予曰渾渾乎若冲淵乎若深而不可窮湛乎若光發於大空其天下之俊才乎及啟卷則為懋中也予笑曰丹砂玉札置藥籠中久矣今為子奪之相與以得人賀既而廷對懋中賜二甲進士是歲天子親選士於文華殿試詩文而懋中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懋中益大肆力于學每閣試輒稱首丁酉授本院編脩懋中曰翰林院文字然時俗弊久矣夸浮恠謫非所以稱



良史潤黃皇猷也徒區區繫墨間不通天下之務土苴  
焉耳國亦何賴哉乃與編修孫子陞趙子貞吉檢討王  
子維楨裁質疑義論度古今治理得失及經制民物之  
畧其為文力追秦漢而止乎理詩冲雅駸駸入韋柳門  
戶也長安出入駸童羸馬望而知其為有道之器與人  
言呐呐然不設吟城而是是非非較若皂白可謂貞不  
絕俗介不忤物者矣庚子以禮部君在告上疏乞歸省  
予適自南來遭之濟上謂懋中曰子何歸之汲汲也懋



中曰立道宦數年矣唯是吾二人懷荷天子寵靈茲歸  
寔得吾之私心予笑曰君子亦顧其私乎懋中曰孝私  
其親忠私其君人君能私臣之私以成其孝則人臣亦  
私君之私以効其忠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遂別  
去癸卯懋中來京師以父母在留其妻唐孺人侍焉甲  
辰唐氏卒于家懋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子女呱  
呱在襁褓吾安能宴然旅食哉哭輒病復上疏乞養疾  
詔可之歸二年承歡之餘閉門檢方書閱古圖史而已



丁未復買舟來京師至潞河幼女天懋中哭曰是重貽  
吾二女憂也哭輒病未幾以六載考績予適視院事考  
之曰介不忤物而清脩之行益彰學不務名而純美之  
才自見蓋紀實也月餘病復作作輒暈暈輒吐痰數升  
不能已予往視之懋中獨坐一室中木榻布被蕭然如  
寒士予因與論治心之法蓋欲其斂神情以制浮陽也  
無何懋中死矣予往哭之既斂予又往哭之朝縉紳士  
亦莫不嘖嘖嘆翰林失佳士也訃聞禮部君遣其子望



道來奔喪且以書丐予文表諸墓上之石予時在奔走  
未有以應也比予來南銓禮部君復遣其子重道來請  
不置嗚呼予知懋中者其忍弗有言哉王氏世居邑北  
郭之江陰巷高祖曰遜遜生子輝子輝生冕贈承德郎  
戶部主事冕生表嘉靖己丑進士以禮部主客郎中致  
仕表生懋中無錫多豪右獨王氏以善稱于鄉比歲有  
家僕附商舟入江忽遇賊執而問之為王氏僕也遂舍  
之曰汝家素善吾安忍害善人僕哉噫嘻君子之行可



以化強暴而乃不能庇吾懋中之死也豈天之未定者  
耶懋中生正德庚午四月五日卒以嘉靖丁未十一月  
二十四日年三十有八母朱氏封安人衡陽尹惟聖女  
有懿德娶唐氏封孺人永州守有懷女唐生子一曰化  
弘女二長許聘鄉進士秦季宏子渠次大側室陸氏生  
子一尚幼以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與唐孺人合葬  
于天授鄉前王村之原嗚呼先民有言遠跡顛於促路  
長筭屈於短日吾於懋中其曷為弗悲然懋中無可死



之行而竟死焉則其死也可哀矣視碌碌以生者何如哉

王太史傳

王維禎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禎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習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素溫夷爾雅



詩婉切適與券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名顯植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植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為嘆之復規曰子第易子手即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植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脩植亦為檢討懋中既為編脩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為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罔識闕而弗脩如職何於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剌取之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



其門每見其下楨也蓋自其為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  
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  
也後十二歲為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  
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  
為質而近及索其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太  
史太史輒然曰予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為人  
靜定沉篤蔑世俗靡靡之好旣乃贖故邸復楨門著述  
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



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於是遂䟽歸  
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  
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東海之側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  
吾誓與雲霄冠珮絕矣䟽上未報而太史卒即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巖以禮部郎中自  
免家居太史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  
九巖公為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  
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艱合然心依忠厚得



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果遠哉太史美髭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為奇將穹致顯榮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邪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為嘅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既會哭其卹觀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為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



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  
有憾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  
其卧内見側案有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  
予問記何為以白吾親令寬之勿繫戚病予也會又孝  
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即一日不死猶為朝  
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謂聞道者非  
邪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  
泯也誠何以死焉



祭文

維年月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嚴嵩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宋詹事府  
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承恩南京吏部尚  
書張治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  
階禮部左侍郎歐陽德國子監祭酒周文燭南京國子  
監祭酒李本左春坊左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李璣右  
春坊右中允孫陞左春坊左贊善吳山右春坊右贊善



兼翰林院檢討閻櫟翰林院侍讀郭朴教銑脩撰黃廷  
用秦鳴雷李春芳編脩康大和邢一鳳閔煦潘晟董份  
瞿景淳胡正蒙檢討林庭機全元立郭鑒王維禎張思  
裴宇梁紹儒晁璫掌典籍事大理寺左寺副劉鎧孔目  
陳綬詹事府主簿秦宗儒錄事屠應邨吳晉謹以牲醴  
庶羞之儀致祭于太史堯衢王先生之靈曰語曰寄珠  
于人求不越宿藏劔于匣化不踰年其王子謂乎王子  
負器而需時蓄才而善閔乃其光益灼灼見他期與照



乘之珠斷犀之劍異耶則天固斬之矣而能弗戕之耶  
嘗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鳥即彭殤等死耳顧獨念  
賢者天才者促蘊之雖奇施之未逮悲夫昔賈生早萎  
李賀弗延君子曰旣賢之才之而又天之促之天其謂  
何乃今王子又奚異于兩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  
今王子若此豈非不可詰者歟尚饗

維年月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采謹  
潔牲醴庶羞致祭于太史懋中王先生之靈曰嗚呼孰



謂懋中之學之行而顧蚤歿耶往懋中選為翰林吉士授編史即卧病還山病愈復入翰林余觀懋中勵操節刻意問學而神骨秀聳美髯而玉膚知天乎固將厚之而究所蘊藏也乃顧止是耶豈豐之前而嗇之後或亦有變數存耶余安得而不悲懋中之翁九巖碩學而篤行曾試吉士入翰林未幾俱報罷授戶部主事改南祠部卽是時余為禮侍雅知九巖為人甚敬重之乃其後抱病養高杜門不出蓋有子如懋中足樹立雄俊未艾



也乃顧止是而歿滅亡耶老翁在堂宦子在殯桑榆方  
樂繼述未竟此豈徒九巖之憂而亦人情之所心惻流  
涕者余安得而不悲嗚呼顏子以粹德不壽李賀以俊  
才減齡而名傳至今是造物者與之不朽矣懋中將不  
庶幾乎是耶九巖可以無憂而懋中又何所遺憾哉素  
車將駕丹旌于征寄哀一奠以寫余情懋中其亦鑒此  
而來歆乎尚饗

維年月日大理寺左少卿沈良才順天府府丞任瀛左



春坊左中允掌國子監司業事李璣右春坊右中允孫  
陞右贊善吳山翰林院侍讀敖銑郭朴修撰黃廷用編  
脩康大和閔煦檢討全元立郭鑒林庭機王維楨戶部  
郎中郭鑒等咸徵帛治具合祭于翰林院編脩堯衢王  
先生年兄之靈曰王子之行賢者之侶也乃遽五月而  
病三十八歲而死朝大夫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為雪  
涕予等蓋重有傷焉王子操慎約精密以名其德然亦  
以是殃其身病且劇尚猶延朋考德勵志何兢兢甚也



雖然伯牛之洪也墜然瘠矣顏氏之弗違仁也溘然夭矣此又闕人哉夫命猶幅尺也杼柚既定能益而長乎王子獨奈命何若曰作善以速殃教躬而滅性天如是冥冥也非然哉非然哉

解王子哀文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翰林編脩無錫王子懋中卒於時同館之友得會哭于次者十幾人既為文合祭之明年八月予至京師十幾人者哀王子不可復



作賢而不得其年也咸謂予曰予知王子得無辭以叙  
永傷於戲予昨過無錫升王子之廬撫其木哭之蓋慟  
云已而歎且思曰天之於人其可以常意控揣耶壽也  
夭也吉凶之相擾也既不能並出一軌則或然之數與  
適然之變人苟遭之固難可形問類詰矣顏冉之不獲  
乎天豈非尤章章著白者而獨王子之賢之足慟與於  
是援天人之際反覆其故為文以解王子之哀以復諸  
館友抑又以自解予哀云耳噫何芒乎天者吾不知其



所存命者吾不知其所致善胡為而福與惡胡為而殃  
至生者其寓留乎死者其徃休乎壽者息而夭者游乎  
智者從而愚者憂乎賢者安而不肖者讐乎已乎已乎  
生之與死既莫知其所自來則善惡之趨吉凶之應智  
愚賢不肖之禁泯相求亦莽莽焉已爾芴芴焉已爾夫  
孰識其究取之由乎惟天與人間會其相值於是善惡  
之分智愚賢不肖之參錯糾戾而生而死而吉凶夭壽  
皆持然若合乎左契以為天之道是固然也人當修為



以勉企噫其然乎其不然乎天之為天者不變命乎人  
物者紛糅互施要未可猥索而窮辦是其為莽莽芴芴  
也久矣尚何無情生死之足疑眩故或蕩之而旋沫或  
鑽之而出燧或蒸之而成菌或洩之而感蠭金膏之鑛  
含其輝玉寶之璞耀其媚雲霞煥氣以吐文雷雨觸空  
而作厲彼物化之顯藏已難影迹之捉系矧生死倏寄  
於其間又奚人意之得窺睟覽壽夭之差惑思吉凶之  
貌異每歎古而傷今誠壹不知大化之昭界即王子之



賢而弗勸三十八而死一官吾曷從問其所以天生之不能成又俾遽奪而奄止將立宰之司存生者不尸其死乎抑生死循環於穹覆天者不能為之所乎噫所謂莽莽芴芴莫識其究取者吾其迄信之已矣以生為樂以死為哀是徇物之溺情也庸詎知哀樂之不存乎生與死乎以永為壽以不及於永者為夭是私身之迷見也庸詎知壽夭之不存乎降年永不永乎王子得免於是而吾猶獨哀且慟焉則不能達生死之無累遵天壽



之弗貳又曷足以觀王子之賢吾其棄吾戚捐吾涕招  
王子而解之以文庶幾王子之我與乎為之歌以虞其  
殞曰天降地升大化隨死生旦夜轂交馳鬼伯聚歛亡  
賢愚壽夭更迭何常推已矣王子今焉悲

嘉靖二十七年冬十月朔翰林編脩年友永新尹臺拜  
撰

來輓

胡松

痛惜龍蛇運淒涼鵬鳥篇故人今若此吾淚欲潛然鴻



寶空留帙鸞坡竟乏賢斯文誰羽翼消息問皇天

又

唐珙

經綸雅望正駸駸最是令人感慨深  
留得文章千載事獨憐忠孝一生心

懷賢念女不勝悲  
泉咽寒聲山斂眉  
為向孟光傳一語  
鍾情而父轉衰遲

又

顧可久

休沐秋風里  
翱翔春日辰  
青溪時問訊  
玄覽雅相親  
宣



室行當席蒐郊慘泣麟猶思池上詠不謂絕車茵

王冢婦唐孺人墓志銘

唐順之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  
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脩  
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  
而生於姊妹行為第三孺人幼穎慧糾組字書不煩於  
教而若素為之兄每曰惜女不為丈夫子而有懷翁亦  
為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婦二十有六歲以



懋中官編脩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崑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太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笄櫛飾



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  
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搏約於既貴之  
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  
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  
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比孺人於諸姒中无曲得  
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  
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  
所注轍婉為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



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史其間是以懋中每自喜  
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則  
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  
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  
款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憤矣索杯羹嘗之以為  
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乎  
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  
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



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  
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  
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  
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  
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  
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  
者于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為然然卒  
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



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  
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為狀矣  
而余為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  
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青霞集卷五

詠懷三十首

其四

淵明出從仕務亦計秫田一朝倦束帶唾棄如飄煙了  
知此賢胸窮達皆超然我尊可亡酒我琴故無絃攜琴  
玩空尊惟我樂也天

其六

荒涼半畝居風煙夜沈沈安得清夢間尚有車轂音夢



境通前生染習良已深歲月不可磨愈礪如精金勿學  
嬾似僊膏肓恐難鍼

青霞集附錄

紹興府志人物傳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生平慷慨有大志復雄於文下筆  
輒萬言嘉靖戊戌舉進士知溧陽治大畧倣敬霸論大  
豪抵死因再抗臺使其屬尉賊墨錮之尉又自經鍊遂  
三徙終不少變為令久不得調時相知其才稍移錦衣



幕會宣大有警集廷議鍊昌言邊事由相嵩父子廷詔  
之已而復上書數其罪詔杖鍊徙置保安時鎮臣匿敗  
以捷聞得賞方宴會諸寮稱賀鍊以詩大書遺之云殺  
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  
魂多少覓頭顱鎮臣大銜之已又刻木為檜日令人捶  
射作射虎行籌邊賦寓諷時事而邊人慕鍊忠義多附  
之者鍊乃招流亡倡城守為備禦計於是鎮臣與相嵩  
構鍊將為亂鍊遂被刑並戍其子襄隆慶初詔贈鍊光



祿少卿錄其子襄襄上書訟父寃鎮臣坐死越五年臺使令有司祠祀之鍊所著書悉亡於逮時今僅存青霞集祀鄉賢

歷朝忠義錄

沈鍊字純甫浙江會稽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清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庚戌敵薄城下求通貢趙貞吉昌言不可世宗命文武羣臣雜議鍊在衆中大言申貞吉指喋喋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官而言若



是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臣言之何怪明日又上疏請以數萬騎當一面必大勝不報已復抗疏言嵩父子入將帥賄誤國大計請僇以謝天下詔以誣詆大臣發口外為民鍊見邊事日壞益忿忼縛芻為偶人三日為秦檜盧杞及相嵩而射之以雪忿嵩聞大怒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之順托巡按路楷誣以煽妖作奸竄鍊名白蓮教中請誅之時舉朝皆知其枉而大司寇覆悉如順楷議令即時斬決遂殺鍊於宣府市並二子長子襄置



獄中幾死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錄其子襄登科孫存德補官予祭今以禮官請諡

題准會議諡疏名冊

錦衣衛經歷沈鍊庚戌都城戒嚴集廷臣議通貢趙貞吉以為不可時鍊在衆中大言申貞吉指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倉而合勤王師出戰不報又上疏數嚴嵩奸貪十大



罪上怒杖於闕廷編置塞外見邊事日壞益憤惋縛芻  
為偶人三目為秦檜盧杞及相嵩而射之以雪忿又為  
詩刺總督楊順殺平人冒功狀順受嵩指與巡按路楷  
比竄鍊名白蓮教中殺之並其二子又捕其長子襄直  
獄中幾死諫臣雖多氣之狀禍之慘未有若此者也以  
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諡

天津朔祠始末

先大父當世廟時由清豐令名為錦衣募勁直忠果不



沮不撓有大節畧值分宜秉政招權誤國賄賂公行乃  
上疏論劾歷數十罪請誅之以謝天下於是權奸恣怒  
坐以誣詆大臣廷杖謫田保安在保安見邊事日壞激  
烈骯髒之氣日盛時順楷為分宜黨日腴削膏脂事媚  
結及宣有警無能出一策反縱兵割道路之馘以冒功  
賞大父不勝忿懣手書詆之順楷益忿恚且唯唯分宜  
密囑竟陷大父不法事而致之死言之痛心推骨可勝  
悼哉先君姚安公時為諸生以大父禍成遼東歲壬戌



含哀嚙齧叩閤復讐而陷大父者始得正兩觀之誅穆  
廟改元詔復大父原官加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遣  
官諭祭錄一子為太學生會稽保安遵奉撫按並立專  
祠有司永久蒸嘗茲天津祠宇繇先君早年僑寓津門  
今真定撫臺柱石王公辛巳春以屯田直指巡歷駐津  
晏夢一人道衣來拜自稱沈某言生平及冥中事甚悉  
俄而儀衛侍從滿前擬於王者公怪問之大父曰吾授  
上帝命主宰北天適微服來者恐見訝耳語畢服冕旒



衣裳乘輿駕空而去鼓吹嫋嫋不絕王公驚寤進天津  
霸州兩道問之相與錯愕先一夕俱夢沈公投刺沈公  
其神也耶事亦奇矣王公乃割俸六十兩議構先祠時  
先君在西署出已積俸若干卜地鳩工建祠於居址之  
東逮後先君擢守姚安終養大母南歸人事不齊廢興  
叵測歲甲辰緣事典高中軍高犯草沒祠於官漸致傾  
頽町疃之際庶豕為場八歲於茲殊為欠事不肖存德  
仰承祖德竊祿留都假差寓津睇盼之餘黍離興感乃



黽勉拮据得贖香祠於是築堵圻墁緋庀灑掃不旬日而升主焉嗟嗟大父生為正人死為明神則其英爽磅礴魂氣無不之也而會稽而保安並茲祠鼎建為三守其神靈所陟降者果死乎哉是役也王公感夢兆而托始制臺霽宇王公兵憲秉白高公同府澄齋趙公秉至公而電鑒雨露之溥無遠或遺日月之明容光必照曠古竒逢熙朝盛事爰及叅軍霽寰顧君片言折獄成人之美民之東葬好是懿德信不誣矣大父不可忘諸公



之德其敢忘耶時序殷流興衰在念漫述如左或可徵  
後萬厯壬子歲季春十一日不肖孫存德頓首百拜敬書

入祠告文

維萬厯四十年歲次壬子三月乙未朔越十一日乙巳  
不孝孫存德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於皇明贈光祿  
寺少卿祖考青霞府君之神曰惟我祖考浩然正氣烈矣  
剛腸籌邊著書銳志安攘抗疏賊臣身罹禍鉞天回贈  
卿遣官褒揚會稽保安並列燕嘗海門構祠馳馬兆祥



混淪有日祀事允荒茲孫行邁斬刈棘榛固仍其舊已  
緝其新卜吉登歌懽洽戚鄰趨踰工祝曠典復裡吁嗟  
我祖神豈沉冥日月經天光彩晶瑩庶幾陟降鑒予後  
生儀刑懿範執玉捧盈永禱自矢懼墜家聲靈爽有赫  
歆此微誠尚饗



滄溟集卷十五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  
章攀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制四裔從閭外請便宜報  
成事機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  
厥為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以稱上意而論  
道之臣無覆詰之沮有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足達之  
非是曷繇哉先帝神武雅厪疆場之政屬鎮以來敵數



入侵輒下明詔切責違玩風火示恩輒以邊大臣徒往  
來文書問鎮十路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唯是孔通  
京師主將舉事朝發夕聞誰敢哉微寵靈益持重以假  
須臾無它變與其幸不可知之勝挑怨嘗禍不可也即  
圖戰守戒屬番怛率常媿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衆  
不可也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天子命我而敵數入  
侵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至懲艾不得已矣疏益  
曰必翦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公一經略輒思擇



禦而使敵常備我其罷不減於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  
為令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結聚瓦解是謂伐謀且  
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以慰永懷蓋先帝前  
已壯之遼之役一月三捷為拊髀稱詩焉而公復條所  
自與創舉者三事感動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  
今觀之置裘糧待敵之士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  
費而其防必不工中屬番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採  
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為非



先立於自強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信乎發日  
新於熟計身倡始於前聞也調集兵馬疏更拳拳戰守  
竒正帝為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請斥四海治壹使邊  
無遺險論道之臣見以為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於深  
於堅可據以形即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詭必勝是  
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翦滅此而後朝食之心猥以幸  
不可知之勝於殘傷之餘施無次第挑怨嘗禍若怵於  
易置不著超然遠覽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怛率常以



塞命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明詔相勞羣推得策也是編也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行者也公起進士贊畫雲中蕩平倭患三十年於此籌策北敵明矣非不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於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身閱利害豈嫌創舉以要明主哉昔人蓋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讓誰復言之者不



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地而先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雋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是者無幾人即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閭外請便宜計定而後發俟可而後舉得之千慮失之一詰豈其才之罪也然則是編也公益上以紀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略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已出實有其文武云



滄溟集附錄

祭李于鱗文

王世貞撰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李  
先生于鱗卒於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孤子  
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難歸至明年之  
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韻以哭之  
又為文章絮酒炙雞裹糧投其僕之濟上而告先生曰  
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王府示世模楷為明粉黼獨立熙



臺子鼓余舞炳烺長夜追琢萬古余所心悲鬱曲齟齬  
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酌而告汝昔署爽鳩從  
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隔跬武清霜晝粲白日宵炬子前  
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差我泰岱黃河其間炯一衣  
帶玉女騰喻海若橫恥子之挂冠鳳矯鴻騫余嗣解組  
屈蠖哀蟬清泌衡門其跡則然所不接席祖垂十年聖  
人中興纁帛交賁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為女先女其  
彊起余謝不可子曰毋爾疇族女讎疇燭女幽得不思



報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實惟子謀  
旬宣於浙從子之後汴繡子被晉芥余授大白配月俯  
視列宿雲物睥睨風雨潺憊子之詰妣悠然見遺扶服  
脩途弔影總緯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疚朝聞夕而拂  
衣奎壁掩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既疑且愕曾未回睫  
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鑿嗚呼哀哉人生鮮歡惟  
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膚立同朽惟余  
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驅余必偕



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心  
而游世間子困尸讒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歿者受憐嗚  
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為來者尼時睽則  
軻周分駕邈爾漢季有兩司馬不聞揚扆以紹謨雅蘭金協  
契山水齊徽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金石  
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  
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丞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  
未已素車雖杳斑管鏤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哀哉尚饗



誄李于鱗先生

有引

姑蘇劉鳳

厯城李君當世宗肅皇帝時登朝位列曹郎時  
景命熙洽四方學士大夫輻輳省寺然自李何  
以還氣亦稍衰下矣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勵  
力振起之風於是再變雄峭奇勁矜厲莊迅可  
謂古之極軌無復遺憾詩則唐氏之盛七言軼  
丙旦之餘輒極豐隆之杪勢自昔構篇者未之  
有矣免闕內後居數年復起兩歲再遷以太夫



人不祿歸遽卒嗚呼若君之生實二氣之光靈  
數百年來所毓孕以顯章我國家盛業昊天有  
成命非所得議其短長也即不登三事然使一  
代之文與典誥並光四始六義王風不墮是誰  
之力歟余與君同舉吏嘗按杯酒殷勤之歡自  
後相見亦甚疎獨聲氣之合有慨於中遂為之誄  
於維浩淳龐深混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儲  
與誕精穆允乃初劭質以正迓亂爽耀式遏三靈挺以



日惱寃汰焉取麗靡之降浸以謾侮弊搬嫗掩沅散墮  
窳不有高張更節易柱風之蕩蕩不圖庸瘡粵乃皇造  
惠諭九土矯矯李君覃作於魯秦岱融絡蒼精嘔育經  
戒婁分星璣燭煜時文峻命疇不祇肅昌徽茂符見象  
川瀆苗裔肇啟漂黃厯宓襲殷逮周窮於汗竹眎始著  
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既湛畜氣之和雍遐不熙淑  
時乃有挺眈眈其詣恂美沈梁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  
給辨肆秉斯烈朗恬不待基洪承顯休迄我敷賁駿發



於文薄於霄戾倨奇麟振駭疾龍掣倏出間入莫知其  
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志踳蹕玄昧  
幽理翳翳力自標建黜絕侈弊古有休則是惟弘諦曠  
代綿邈抑豈無綴時與道裂重茲言衛河洛騰涌滔因  
迄滯結駟方馳鳴鑾顛蹶乃徂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選  
造一有揚藝翩其飄翔載惟專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勤  
時之淪踰獨我其繫誰謂繫淹以先朝睎誰謂遽遐欲  
及吾世滴追爰始排仇害諄隱軫雄深轢輔佻易鬱勃



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驅馬復曩態

叶他計

拓落逢時偃

塞曹闥

叶徒對

抗論振襟正色抵袂朝右畢傾英賢以彙

森涌雲蒸藉甚蓬氣憑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  
獎厥懿推瀾汴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叙致調上  
微急節峻音比格以慨憤偏宕沈鷲激則哀促疾則強  
伎壯絃彌極慘不傷楚駘藉無當脫略恣睢在來斯喻  
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斯寄乖  
乃兆衰競亦和沴齊氣之奮不乃侘傺質文相變代有



所必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徨自放御有逸轡譎而能  
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排調貴位興既洪壑芒亦廉劇  
儻睥不殊曾是足畀所務快心遑忤觸計衆或側目從  
之釁額乃顧發舒託於沛齊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偃彼  
如荼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折中何諉  
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瞋志觀者自失  
莫敢婢媚据理心開刺史高第稍用序遷受憲關渥封  
傳薄移紛擁髦髦輔以文法胡寧執事緼藉無害雅所



湛漬德之休明膠遂所視敦惟在寬國中策筭訪啟弼  
成邁跡上最聲勲累積榮聞塗曳云何渭溪不可涉揭  
惟薰自煎燉固來忌英雋並游溫於大懃容與濟上勾  
請蚤稅芳之不邵豈惟鶚鵠相望移手隨踵言逝取酒  
賞媼織約忘衛千里命謝憑心獨喟綽其弘高徐然域  
外屬運更始乘天之憐惠此羣公徵命遑遑無余舊疆  
推擇言莅致令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  
介用逸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



以次再陟作監盖且未歲昭茲僞功榮寵相輝茂揚豫

土匪亟來字追宗召周赫赫分地庶其益躋隆我鼎司

叶息

利慈養倏違靈馬摧毀在疚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

邦之云瘁人倫岳隕典墳靈墜有識纏哀豪彥興涕斯

緒通造失之何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痊嗚呼傷哉憶昨

道周款言江汭死生契闊胡泣之啜間承燕閒殷奉崇

儀刊酌汎略軌程篇制騁觀三五宵渺閱邃培擊作者

鉤深探秘標之道萃岨稱雄愜非之先覺猶訾後悔晉



氏流靡餘波方漬子興視之豈獨無裁俛仰一時綵足  
罄歎即有避回辭何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  
何旋即冥昧嗚呼傷哉公昔闢沈越再輯玉軼代興伊  
誰錯衡是繼操馭學駕其功不啻面想容觀郁何隸隸  
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疎縱不拘敢往開闢造辰彌海雲  
清霧霽比量絜度云孰能企萬務糠粃才術氓隸蒙叟  
臭分臍祀遙酌嗒然俱忘惟爾清馥嗚呼傷哉故以彼  
昭塗議君之出叶尺不固其節庸所有缺叶窺忠蹇投

類

瑞

忠蹇投



軀獎恤赴義業追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  
公餘厚終可謂不匱良友瞿然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  
遂傳被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聆吹瀝總一  
厥文徧遑嘆噫叶烏界包洞鬼神含朗方里九原可興嗟  
孺子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祭文

山東巡撫梁夢龍

惟茲齊魯賢哲代生公之崛起更擅才名探珠龍淵蜚  
英甲第馳騁漢秦睥睨當世垂天之翼縱海之鱗奇葩



玄藻昭揭古今三陟法曹一麾畿郡藝苑清芬甘棠令  
問文衡載秉志挽積衰化洽關中韓歐是推引疾東山  
徜徉泉石再起觀風薇垣沛澤總憲河洛龍門望崇慈  
闔仙逝臥轍靡從悠悠洪河巍巍華嶽馳想風裁永懷  
先覺惟公體道忠孝不渝聖室讀禮廊廟位虛五十七  
齡詎云非壽觀察清階宏施未究溘然一疾曾不少延  
台鉉方屬大化遽遷調掩陽春樓空白雪箕尾上乘文  
光未滅龍拊循茲土麗澤為親竊謂交乎宛若有神邈



追幾何淪亡倏覩頓令一朝竟成千古陳醴潔牲脩詞  
告誠公其來格庶慰鄙情

祭文

山東布政徐棡等

東山巍巍東海汪汪山海氤氲誕產賢良德則璠璣材  
則豫章學富珠玉揮瀚如揚千軍筆掃蚤掇天香帝心  
簡在擢峙巖廊圖事揆策正議昭彰上厯時艱遷補名  
邦寒潭秋月陰谷春陽六事成備羣黎允康歌謠滿道  
曾號龔黃督學闕輔身範綱常文風丕變桃李門墻載



握憲符攬轡入梁河洛澄清風紀振揚邇歸讀禮寢食  
惶惶夢我廢誦霜猿斷腸孔孟故里公之同鄉聖賢至  
教公已備嘗天假數年鴻猷更張鹽梅調鼎或亦可方  
詎意長庚倏爾淪亡諒赴玉樓賦對彼蒼生平詞翰積  
貯縹緗覩者墮淚惜付杳茫幸有鳳毛志節軒昂紹公  
遺徽將期將翔公雖溘逝令聞無疆拭等叨蒞茲土景  
行孔傷爰集香楮痛奠一觴

祭文

陳九疇



仲尼有言君子慎辭審審誰解千載於斯嗟乎先生文  
不在茲北地反正先生繼之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手闢  
榛蕪周行有夷彼不相謀成章卑卑第畜揚馬風雅是  
伍天下泚泚作者自苦庸冀其後而徵諸後邦有文獻  
曰齊曰魯文學天性爰始尼父著在六經文章之祖先  
生摘詞亦繩其武嗟乎先生既擅於文吏事亦易西曹  
平反近畿臥治三陟外臺其如示斯身固遭時學弗阿  
世於道苟合於俗寧盤十年移疾靡請弗避拜命起家



亦惟上意嗟乎先生出處大節日月爭輝鄉有先覺後人所依胡天不弔與世遽違國申休杵哭者盈扉矧駒朋輩而不沾衣丹旌在庭長駕將歸辭以告衆物則良微

祭文

王宗沐等

隆慶辛未春三月十有一日歷下滄溟李先生靈輅輓駕將封夜堂三司長貳王宗沐等慨招人之永逝增今古之長悲引紼酌酒而侑之以詞曰猗嗟滄溟曷存曷



亡亡者蕩浮埃而存者敝天壤其渣滓已膾炙人口而  
精者與元化而翱翔斯文未喪大雅未亡孰是崑丘而  
瘞琳瑯孰是驪淵而閔珠光蓋古今一杯同淪浩劫彼  
牛眠馬鬣疇能與茲丘相頡頏耶猗嗟滄溟神固縱游  
八極矣而體魂於此乎終藏升為星辰七曜用章止為  
河嶽四維奠方蓋金石匪堅而彭聃亦殤矣芒芒宇宙  
孰短孰長千古永訣盡此一觴

祭文

嶺南歐大任



嗚呼泱泱東海嵒嵒岱峯李君挺起獨亢文宗原本詞  
騷揚屹風雅登壇齊盟西揖作者天目維徐吳郡維王  
廣陵之宗南海之梁五子一時天衢騷裏予與黎表方  
遯嶺表君驅上駟相遇中原汗灑風呼萬馬亦奔昔君  
西曹邢州出守視學於秦橫經未久中年勇退乞歸鮑  
山潛心大業日捷其關醉矣天全靜焉神王安石不出  
五十益壯丁卯有詔起君於家浙藩汴臬陟阼日嗟樹  
讓忽萎泣盡繼血九泉可從喬木竟折濟南經術海右



人師百身莫贖天意何為黎生在京予滯光郡計自北  
來風流頓盡昔年江北別君竹西飲此代興敢貳以攜  
游龍崑崙君今豈死海岱炳靈萬年在此嗚呼哀哉

祭文

同邑許邦才

惟靈間氣挺生斯文攸係解曠千載才逸一世君親大  
節移孝為忠出處大致達不渝窮青雲結友白雪論詩  
思通無間妙絕當時讀碑校里覆棋餘技詞濤峽倒文  
芒星耀粉署懷香梓里勿藥畿內理繩關中振鐸憑軾



兩浙攬轡中州翁翁輿望濟濟名流邦才生得同時童  
習比藝相然以諾相許以斃山棲同隱宦輒同游吟情  
觴興道味窮愁四十年所有如一日莊同惠異君斲予  
質通年婚媾尤出天然一載丘園同病相憐予髮已皤  
君顏未改百年之願於是乎在歎然遘疾溘然常逝非  
慮所及豈情所計數月以來形神俱喪雖勉生存已失  
骭辭地下同遊宿昔夢寐相隔幾何死爰易易即兆有  
期俄當永別臨柩一哭肝腸疾烈



祭于鱗先生文

陳陞

余小子某宰厯下者垂三載矣于鱗先生厯下文獻也  
游先生之里而不式先生之廬謁先生之墓某也人乎  
丙午冬將倣裝入計余刻先生集成乃挾一帙拉五雲  
孝廉同詣先生壠頭為文以祭之曰人之宰官典刑是  
尊邦之典刑先生其人先生之生也沉冥圖府酣豢丘  
墳先生之出也頡頏人世羽儀斯文然其論著則以已  
鑄古以古鑄今文章博洽而奇絕詞賦雄渾而深沈故



孔璋之駿發子建之茂材亦瞠乎其後塵即元美方軌  
並駟猶然推轂之曰漢朝兩司馬當代一于鱗余生也  
晚不得造白雪之堂而問字猶幸操一割於此有以拾  
荆馥而聆遺音奈三年簿書之瑣尾徒向往之維勤茲  
官成少暇始得留意於先民先生之門不振矣余不靳  
白紵朱提以卹先生之貧先生之墓未封矣余不靳樹  
木立石以妥先生之神先生之集欲蝕矣余不靳開局  
餽棗以垂先生之文在先生豈曰文章之不利在某也



頓覺道脈之相親於是乘官暇之一晷爰攜同調之五  
雲遂秣車馬於西陌薦蘋藻於河濱用三酌乎苦釀以  
聊慰乎吟魂先生之無後人也嗚呼其何恨哉其何恨  
哉

哭李于鱗一百二十韻

王世貞

厯下無真氣詞林失大賢那能詛岱嶽誰與問高天才  
去垂三斗悲來遍八埏人應疑頓挫帝或悔陶甄念爾  
千夫俊生操萬古權仁禽產丹穴仙驥秣青田妙取星



弘發精驚月脇穿鉤深百丈餌搏捷九秋鸛文許先秦  
上詩卑正始還五言珠錯落一字玉規圓思逸龍雲表  
神超象帝先殷盤高詰曲周雅美便嫗獨表齊風大俱  
疑汲冢前崢嶸露頭角擺脫謝蹄筌海濶珊瑚老雲深  
石髓堅錦裁還蜀郡璧就必于閭繞筆江生蕊芬裾屈  
氏荃乍窺饒駭異精識解鑽研有眼看從白為郎意尚  
玄志長輕獲落才大得屯遭不欲過千石憑他滿百愆  
傲時誇襍被貧肯較偷羶縱倒中郎屣能辭太尉賤交



游盡緋紫歲月耗丹鉛路鬼揶揄去腰符累若懸扶風  
京尹亞襄國輔城專推案姦爭吐操斤劇自剗買牛因  
解劍飲馬亦投錢治理聞丞相徵書下潁川手堪為木  
鐸腹曉別栢樓漢殿勞將作泰山募梓揆法冠魏揭宿  
藻鏡迴臨邊衿傍函關擁帷從太室褰驪爪真結實華  
井獨擊蓮宛駿收垂畢冥鴻興杳然叱迴邛坂馭歸作  
剡溪船避客同干木逃封似魯連華門寬偃蹇蓬鬢詘  
周旋自撫高山操人收白雪篇披雲凌巖嶮乘月弄潺



浚雷澤深堪釣謹陰近可佃居疑潛洞穴出競指神仙  
芝朮鋤端有芙蓉木末搴探真採離坎觀道得坤乾懸  
圃壺開鏡崑崙雪滿巔縱饒家累迫斷不世途牽過客  
寧歌鳳門生乃獻鱣中興逢鼎革聖主下旌旃省鵲初  
欣入臺鳥再賀遷錦開梁左席花覆越來舷煦沫沾江  
表澄清劃澗瀝九苞騰見瑞萬蟻率歸羶暴斧猶拈手  
潘輿未息肩冰霜挫慈烏天地幻啼鵲髮短窺吳練腸  
迴斷郢絃壞梁通寤寐辟穀悞真詮始作步兵慟長耽



北海眠春秋麟獲日庚子鵬來年營魄三尸妬膏肓二  
豎跽本因支骨毀翻討捧心妍以心痛卒玉樹埋將迫金莖  
病不痊慰書煩孝緒却藥少醫扁撫舊人人戀傷心事  
事捐魂辭宋玉去藁託所忠傳伏櫪駒差壯歌盆鵠早  
暝夜臺依聖善秋閣鎖嬋娟不及分香履猶聞墜寶鈿  
有情推入夢無累割歸緣日月長何補風雲快自便朗  
融歸霽霽混沌脫雕鐫佩惜干將化棺堪塵尾填蒼皇  
鮑山色冷落嵒湖烟馬鬣封猶壯魚燈闇詎難纍纍墳



四五蠱蠱劍三千宰木俄圍拱佳城易鬱芊埋光騰斗  
柄含氣吐蜿蜒本自成夸父猶疑侶偃佺訃靈秋照黯  
妖孛歲星躔直是魑將魅寧分蟻與鳶舊游俱短氣何  
事不堪憐思入張衡苦甫悲將吳質纏明殷侯甫吁咄  
咄許掾卿涕漣漣七子孤徐幹子生平一仲宣衷腸須  
繞晉烈魄肯投滇忽報驚難定徐徵或有焉聽來杯酒  
墮語罷帶圍腰減損也恍忽時譖語怵營曉索算那知寸  
草折翻斷百愁煎蹤跡堪驚虎幽憂更怯弦羸軀困邁



軸跛足類拘攣滿掬揮鮫淚輕裝漬酒綿暫憑青鳥達  
莫怪素車延欲哭仍枯眼將歌已塞咽悠悠思往歲媿  
媿訴重泉茅本曾名蕙變今反惜蛭欲知吾變魯總為  
昔游燕剛筆推丁廙忘形到鄭虔雄雖喚黃鵠哀不廢  
鳴蟬竊喜陪膺乘猶甘讓祖鞭尊分御露美管奪采霞  
鮮左癖編三絕輸攻下九淵縱橫儒後俠跌蕩酒中禪  
不受尚書命橫翻開府筵中清籌罷漏赴籟影過磚風  
格留揚圪波瀾借汴沿商空爭矯健大鹵放騰奮身任



呼癡物官初並冗員跡甘龍獲近名忝雁鴻聯慰別勤  
加飯分貲與橐饘調歸形影合交入肺肝偏霓罕招難  
轉義輪去更遄代興愚敢任後死恨逾綿痛欲隨蘭楫  
狂今愧瓦全浮生長寂寂怒目縱睨睨百六貽多口尋  
常飽老拳弔形添慘澹無計見連翩牛耳誠貪執雞尸  
敢放顛蕭條五子詠乖格二鳴編欲勒太丘石親題京  
兆阡詞場空滿目誰定筆如椽

哭于鱗先生

王世懋



宇宙無情甚斯人忽杳冥中原埋骨體泰岱失精靈萬  
事輸垂白千秋付殺青松風在丘隴謾謾尚堪聽

其二

祇謂能窮汝何言遽奪年解憐猶薄俗深忌是皇天世

已河山杳人疑屈賈前樓空雪色斷不忍問遺編

公居有白

雪樓因  
以名集

其三

真宰終何意浮生轉自疑誰令萬人敵不解百年期天



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遺書明主見應恨失同時

其四

大塊還真氣中原喪主盟風流不可見永夜望長庚難

骨生前恨

公尚居憂

龍頭定後名猶餘千里在不負阮家聲

公有子駒字千里

其五

不朽自吾道人間無大丹縱橫千載易偃蹇一官難委  
骨憐神駿攀鱗絕羽翰平生國士淚忍向鮑山彈



其六

佳人難再得死友見何由  
貌有中郎想人非鄴下游  
居間無俗客送葬必名流  
莫擬招魂些君今在十洲

其七

海內論標格龍門未可攀  
曾緣阿戎貴得御李君還交  
態死生外朋情季孟間何時  
素車往絮酒酹空山

其八

生平故人弟雙美愧南金  
片語憐才子浮名竊至今  
青



山一慟哭流水若為音零落西州路空餘醉後心

哭李于鱗

余曰德

白雪樓成記屬君不堪淒惻故人聞撫牀色動延陵劍  
展卷風餘郢匠斤滄海天寒悲逝水鮑山日暮黯孤墳  
早知後乘元龍種千里驕嘶慰出羣

其二

淚眼雙懸歷下亭白楊蕭瑟路冥冥傷心此日驚長夜  
回首當時憶聚星九地精靈堪宿草百年身世總浮萍



朱絃慟絕音何屬併入山陽笛裏聽

其三

縱轡崦嵫杳莫呼斯人何事即長徂金蘭四海纔諸子  
鞭弭中原自一夫渴病著書生未已孝廉將母死仍俱  
茂陵日復來中使未識曾遺禪草無

其四

楚些歌殘夜沈寥招君不返自魂消陸沈虛擬龍為燭  
夢香長疑鹿是蕉詩統栢梁功德大交情磐石死生饒



更言執紼何人事白馬哀鳴怨路遙

哭于鱗先生

張獻翼

不遣風流盡文章北斗懸藏舟自今日御李復何年  
劍氣秋原上詩魂暮雨邊但存千古事脩短任蒼天

其二

千里晤言同相看國士風雲初聚吳下星遂隕齊中芳  
草殘書帶娥眉謝漢宮微言從此絕令我泣無窮

其三



七子不相待空林惟五君  
郢中無和雪天際有傳雲  
笛奏金披怨芳蘭半落芬  
重陽千里駿孤兔且為羣

其四

白雪非時調青雲豈世情  
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  
知已人何在忘年座已驚  
悲歌寄燕市猶可重西京

哭滄溟老師

李齊芳

謫仙鳴鶴返天閭  
藝苑逢人拭淚痕  
祇為琴亡鍾子聽  
何關客散李膺門  
家無遺稿言封禪  
世有明珠照夜昏



搖落江南悲已老汶陽誰為一招魂

哭李于鱗

黃姬水

奇氣高才性不羈憐君溘死哭親時  
馬埕未宿墳前草鳩集先枯壠上枝  
千古障瀾垂作述九原埋樹想風儀  
山陽舊侶今餘幾腸斷王珣萬字詩

王元美嘗賦一百二十韻以哭之

其二

江上相逢是長別百年灑泣伍胥濤  
乞文空諾徐君劍惠綺真成范叔袍  
賦鵬人亡悲促界草玄篋在檢重騷



徒行千里慙徐孺  
酹墓何能致一醪

哭李觀察十首

吳郡俞允文

余本中林士  
懔懔常獨棲  
王子特先賞  
飄風揚濁泥  
蕭條榛棘林  
荒塗自成蹊

君起濟水陽  
高視無匹儔  
與君共一世  
道里阻且脩  
各言懷繾綣  
申章結綢繆

綢繆復何為  
譬我服鹽車  
恨無非子御  
躑躅將焉如  
分隨深情昵  
終當相與俱



竭來浙江汜顧瞻若堂階矧乃經敝廬奈何復云乖蹇  
步滯一方後期終難諧

祇命陟大藩驅車赴河陽奄忽逢辰缺銜哀歸舊疆杖  
淚未及收一朝罹殘殃

物化固有紀流易無淹期百年須臾間冉冉從此辭顏  
景豈再旦念之中心悲

款款檢遺札字拙語自工句陳恥重襲文竒秘難通何  
必希知音然後稱才雄



言登太華顛矯跡升雲烟  
高清無翔羽金繩萬尋懸  
何不訪靈藥輕身以延年

嗟哉若伊人脆促易淪夷  
來者安足仇往者不可追  
空懷蘭芳感何以表余思

余思結不解歲月亦已除  
况復昧平生焉能使予疎  
援筆寄苦調望遠增踟蹰

哭李于鱗

四川張佳胤

案頭新報嵒湖詩濮上之音事可疑  
久解謫仙終厭俗



溘然捐館遂騎箕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  
雙目如君堪自瞑傷哉泉路盡交期

其二

大招東放淚紛紛路隔重泉未易聞紫氣已沈秦觀日  
玄亭猶護岱宗雲琴逢山水難為調眼到乾坤始信君  
最是人間悲絕筆不知地下可脩文

其三

隣笛孤城晚自哀哭君秋氣更悲哉風雲遇主偏多難



天地何心似妬才無故事傳  
滄海變有時歌發泰山頽  
宗梁久作游魂者李白於今到夜臺

其四

當日羣雄共請成登壇得爾定從衡  
千時各抱風雲氣末路俱為襍被行  
未必斯文留後世坐令吾黨失先生  
莫憂此道終長夜諸子猶堪守舊盟

哭李于鱗

嶺南歐大任

梁園歸去老菟裘  
聞道先生不下樓  
太白星沈滄海夜



岱宗雲散大荒秋歌風東國泱泱後作賦西京楚楚流  
千古巫陽招莫返青山何處掛吳鉤

其二

金尊日向靖湖開白雪泠泠一代才齊客詩傳三百在  
關門書授五千來孟諸烟莽麒麟臥碣石天風鴻雁哀  
華髮凋零玄賞絕嶂前明月照崔嵬

其三

瑤草歲華獨閉關至今顏色白雲間相將向長嫁初畢



便逐盧敖去不還孤鶴驂回棲二室片帆風引到三山  
側身東望金銀闕憶爾仙人第一班

其四

過江諸子各天涯得我猶將劇孟誇自許曾稽收竹箭  
似從華頂弄蓮花代興共有中原約絕學能傳博士家  
誰料交游攜手盡扁舟淮海夢高沙

哭李于鱗

四明沈明臣

文章直是渺三都王李今稱兩大夫濟上忽摧華不注



幽州似失醫無閭荒荒日落中原暮泱泱風微大國孤  
悵望晨星還數子不堪清淚濕江湖

哭于鱗

譙國曹昌先

清朝雅望擬龍門歎息俄成異代論一斷朱絃空日月  
長留白雪照乾坤五千言在憑誰授三百篇亡見爾尊  
謫籍至今人世滿未須詞客賦招魂

其二

白雪樓空薜荔霜嵒湖寒月正蒼茫一官總讓文章大



百歲寧同姓氏長  
劍化青山猶黯黯  
琴亡流水自湯湯  
松楸寂寞中原地  
多少生男哭道傍

哭于鱗

雲間莫是龍

盛世評才侈建安  
當年赤幟立詞壇  
連牛氣盡龍文暗  
千里名流駿骨寒  
厯下青山成夜壑  
樓中白雪化哀瀾  
慈明自愧論交晚  
人代空嗟御李難

哭于鱗

玉峰梁辰魚

蕭蕭不注山南路  
細雨孤村憶別君  
剡水還期同泛雪



帝鄉何事便乘雲千秋北海青樽竭一夕中原紫氣分  
極目三湘悲楚些傷心忍誦大招文

其二

當年孤劍走齊疆曾記題詩過草堂岳岱雲霞原有路  
長河波浪已無梁青杉獨下江南淚白雪空吟海右章  
何日山莊重繫目楓林樽酒對斜陽

哭于鱗

羅良

濟南天下士一往竟長年高臥功名薄雄飛詞賦傳先



驅神物妬後死故人憐知有延陵在招魂共惘然

其二

攜手齊河道離筵酒慢青忽殘梁苑賦乍失漢庭經一  
束人如玉千年客已星浮生成底事悲往淚飄零

其三

文章空逐鹿道遠竟天涯力絕追千古詩成失萬家志  
安知燕雀年不禁龍蛇灑淚山陽笛相看歲月賒

其四



歷下逢君日疎狂氣轉親賦來疑是鵬筆往竟為麟宿  
草三年隔遺文一字珍斷絃山水意寂寞向誰論

哭于鱗

朱多炏

春色乾坤黯不開驚心忽報泰山頽定應明月騎鯨去  
或有悲風識鵬來友道可忘金石契詞林初失杞楠材  
主盟豈獨思諸子招隱淮南未盡哀

其二

檢罷魚槭一斷魂文章白首命王孫

公報余書以白首效苑是圖

平



生淚自神交盡萬古名猶死孝存著作先朝虛虎觀風  
標後進帳龍門何須漢帝遺書問已見人傳道德言

哀滄溟六首

有引

樵李戚元佐

予昔在儀曹滄溟先生奉萬壽表來見友人  
徐子與別二十餘年亦來乃相將集燕市郎  
尊酒黃花稍稍論詩甚懽予時方有子雲壯  
夫之悔甘自斥遠乃今哲人云亡追憶往事  
不能不深恨當時之踈迹也為哀辭哀之



生平元禮懷暫然幸一遇  
喬喬三年隔人言君死矣  
斯言良可疑予心能無悲

大雅紹絕響風流繫先覺  
縱橫人間世千載仰玄邈  
蘭摧蕙蕭條何人賦大招

慷慨燕市飲一一古人意  
有鳥符妖讖鮑山忽東墜  
援琴自長歎聊為白雪彈

仙人不死藥去在三島下  
君家滄海邊何不求此者  
溟渤多風波列真涕滂沱



令德不可見中心鬱陶兩惻惻已吞聲誰能終護此亡  
矣濟南生微言當何程

神物墮世間不久且化去吾以寶寓人急索還故處事  
理固有然人徒苦怨天

哭于鱗祝兄

許邦才

上春隨杖出簷扃霜覆前除感不庭空望白雲人已杳  
遽萎青草淚方零憑陵瀨氣乘箕尾哭兀中天見歲星  
二百年來文陸地滄溟岱嶽寄儀形



哭于鱗先生

任登瀛

詩豪誰復探驪珠感慨曾經舊酒壚  
函谷振衣凌太華錢唐獨棹醉西湖  
黃金骨掩重泉杳白雪樓空片月孤  
莫罷椒漿河淚注哀琴絃絕立踟蹰

寄弔于鱗

濮陽李先芳

四海論交二十秋夫君佳句勝曹劉  
懷中久握連城壁厯下重開白雪樓  
入夢長庚元不偶行空天馬故難留  
灌園剩有山翁在倚杖柴門哭未休



哭于鱗老師

門生于達真

十年高臥白雲秋  
聞道仙居每在樓  
一自騎箕去不返  
平陵日色澹相愁

其二

李膺何事罷登龍  
魯國諸生失所宗  
傷心欲擬招魂賦  
知在華陽第幾峯

其三

雪樓蟲蟲黯諸山  
雪調寥寥千載還  
精物轉為天上有



惟餘此曲向人間

其四

十二朱樓夜不扃  
仙才原自厭塵溟  
東方一棄人間世  
太史應占識歲星

哭于鱗先生

王伯稠

盡道文園臥  
俄傳武岳游  
聽來俱墮酒  
訪去欲迴舟  
名大時人忌  
才高造化仇  
空餘千古淚  
灑向暮江流

其二



此物千秋遇一朝安所之驪珠世已失燕石爾何為天  
地都堪擲精靈未可期蒼蒼華木注心折白烟馳

其三

齷齪乾坤態雄飛日已難為郎甘擊筑臥郡幾投冠死  
豈青雲重風留白雪寒即今知汝少吾欲向誰彈

其四

凌厲中原日縱橫萬古才一埋和氏璧無復酒人杯大  
海魂俱杳秋風鶴自回蕭條草玄宅過客有餘哀



其五

車馬忽如夢高賢非所親  
寧隨濯園客肯作折腰人  
削跡段干木躬耕鄭子真  
千秋泰岱色巖嶮在蒼旻

其六

厯下無雙士淒涼一古墳  
琴疑流水盡笛向白雲聞  
敢謂留王粲空懷御李君  
龍門滄海上寒雨日紛紛

其七

江海悲時變乾坤憶爾賢  
雖驅五紫馬徒剩一青氊  
愛



子收遺稿佳人泣斷絃平生龍劍氣空射斗牛邊

其八

人間沈大雅天上墜長庚應共山東李寒騎采石鯨雲  
愁千古色波咽九河聲落落西京後夫君獨擅名

寄弔于鱗

瑞郡況叔棋

樓上飛飛白雪花樓前感發慘千家斗間氣色留天地  
身後文章自泰華賈傳未須悲鵬鳥鄭玄早已夢龍蛇  
眼中多少曹蜍輩人世厭厭未可誇



其二

乘風歸去白雲鄉  
世路寧須論短長  
張翰猶堪彈數曲  
麗姬無復淚千行  
黃金大藥欺仙境  
白玉為樓倚帝傍  
悵望秋原何日起  
招魂欲擬問巫陽

其三

百年擾擾總塵寰  
何處逢人問九還  
東海大風遺魯國  
太行真氣散函關  
尾箕騎入雲霄上  
詞賦憑凌宇宙間  
楚客從來悲感慨  
不堪墮淚向牛山



其四

文苑當年數慶陽山東李白更飛揚  
代興得爾推齊霸染翰同予侍玉皇  
岱嶽烟雲秋黯淡鮑山風雨夜淒涼  
南州亦有生芻束極目中原路渺茫

冬日過于鱗先生墓

陳陞

佳城何處是驅馬日斜曛  
俠骨埋衰草吟魂結斷雲  
青山空歷歷白雪自紛紛  
惟有文章事千年好屬君  
刻于鱗集成有感



莫憐衣鉢盡大業已千秋同調存詩藁孤蹤寄雪樓才  
高神鬼妬名在古今愁獨怪吾生晚思君淚欲流

登白雪樓懷于鱗先生

劉勅

白雪今銷盡樓存灤水傍鮑山雲黯淡蓬島路微茫回  
首人千古銜杯淚數行誰來同調者倚檻醉斜陽

同陳明府晉卿謁于鱗墓

紛紛冠蓋客死去竟如何非是文章在寧堪車馬過當  
年倡和少千載故人多何必饒兒女芳名自不磨



懷于鱗

誰結高樓傍水千  
泉光入座倚欄看  
吟魂自寄蛟龍窟  
千古常噴白雪寒

其二

樹自凋殘草自零  
荒原何處覓文星  
當年紫氣今銷盡  
墳掛枯藤鬼火青

登白雪樓

門人李應聘

悠悠魂夢繞滄洲  
此地空存白雪樓  
千載吟詩推雅調



十年伏枕動高秋  
寒風夜半泉聲急  
明月城頭樹影浮  
援筆當年誰倡和  
登臨我輩獨生愁



弇州四部稿卷十四

上谷道中遇壯人答

降人何方來白馬練懸椎寒霜腰鳴鐔宛轉疾於飛問  
之不能言譯人為致辭少小雲中住微命便如絲大荒  
衡風發吹落樹頭枝十三行遇敵令牧青海羝二十乃  
娶婦遂有兩佳兒有羊既千足馬亦四百蹄橐駝載穹  
廬水草去隨宜春漁條支渚秋獵祁連陞國中無文網  
貴賤不相欺肉酪富醇鮮所過皆若歸剽人長城裏忽



憶故所居父母猶在堂廬井未成移抽矢射北方誓與  
冰天辭幸蒙主將顧收作帳下師不知中原好但覺飲  
食非炒菽調水漿醉飽永難期夜卧不得甘晝起不得  
馳余婦屬他人兩兒盼爺啼語罷吞聲咽愀然涕交頤  
胡寧君臣分要在恤其私寄語諸邊吏厚祿擬何為

并州續稿卷十二

鄔生將訪道遠叩余言別侑以七言三長句勉成

小律和贈



結束禽生矯來從夏甫論似憐文苑薄轉覺道民尊夜  
辨青牛色秋探白帝源新詩大堪步余意欲忘言

為靜然上人題號時將有五臺之遊

聞師號靜然禪觀已經年斷却千條路惟明一色邊鳥  
啼花更發雲破月長圓欲問清涼界依稀在眼前

王太史出與鄧太史要偕隱之作命和其韻鄧君  
尚禪王君尚元故為合之

隱峰元鄧氏緱嶺復王君南北土俱淨仙禪機不分江



湖吾自潤玉石世從楚但曉三乘義何煩十賚文

壽張光祿七袞其子亦光祿也

家世二千石行年七十強居人那不羨父子並為郎汎  
浦睽青雀延賓競鷗鷺更堪諸叔李觸目有琳瑯

其二

觴來俱法酒客饗盡殺蒸身是大官令兒仍尚食丞治  
遊偏矍鑠小語亦馮陵若作脩期貴寧甘七袞稱



讀書後卷四

讀孟子

孟子聖之英者也於辭無所不達意於辨無所不破的  
其鉤摘聖人之心神辨論千古之學術精深痛切有吾  
夫子之所未及而至於足湯武薄君臣亦有吾夫子之  
所不忍言者不幸而不見用於齊梁然亦幸而不見用  
於齊梁也惠母論已即齊宣而用之其始必受掣於文  
忌驢髡之輩必不究稍究而受忌於秦楚燕趙之君兵



交於臨淄之境故將畏上刑而不出必以諉孟子翼之以章丑則必敗其勝之而先移二周之鼎天下之罪叢焉則又敗夫惟其不用也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韓子以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為功不在禹下愚以為尊夫子功也闢楊墨非功也凡天下之術有可久者必其便人情者也墨氏利天下摩頂放踵而為之恡者不自便也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為貪者不之便也此皆非人情是故不待闢而終自



葵如便者雖至今存可也吾竊以為夫子而下顏氏子  
醇乎醇哉曾子子思蓋庶幾焉荀子大疵而小醇者也  
楊子醇與疵俱小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者也孟子之  
醇非諸賢之所能為醇也孟子之疵猶之乎諸賢之疵  
也



海壑吟稿

別集類五 明

海壑吟稿原序

海壑先生詩文若干卷余公餘取而披讀之大都質而  
綺贍而不穢放而不詭於則工而不費鑪錘之力其取  
義也精其垂教也大渢渢乎伯仲唐晉之間夫人而能  
言之獨竊謂知先生直詩文而已非能知先生者也先  
生性靈瀟灑蟬脫塵表而浩氣充然利害生死不足介  
其際嘉靖間筮宦司城抗職忤權姦與楊叔山公仝厄



人僉為先生危先生談笑當之時與椒山賡歌迭唱竟  
荷聖斷得白已出判秦中先生以此聲籍籍無何敝蹤  
簪綬益肆情於吟弄間即膺長公大封泊然若無有而  
更解世網惟意之適迨於今踰耄望耄手不停絲桐興  
至浩歌敲金石刺刺不休此其人豈所謂開天地參盛  
衰者耶世譚詩文家則嘖嘖口陶李李之丰度飄飄乎  
羽化登僊陶得性情之正倦還舒嘯乘化歸盡夫觀陶  
李文章而不究其然則皮相而已矣世之觀海壑先生



者其母皮相先生哉余與長公叨世講兼厠寅末知先生最深茲受命之閩行逼無能為揄揚萬一聊叙其所  
以知公者而屬繁水令柯君以綴諸簡云萬厯十年端  
午賜進士第知常州府事中憲大夫前刑部郎中判天  
雄年家晚生浙西王三錫謹撰

海壑吟稿卷三

暮春雨霽感懷

風柔雨霽暮春天可恨塵寰不了緣  
柳色不知城郭外



鳥聲已亂市叢前桃花野逕雲中騎絃管湖天鏡裏船  
多少風流賞心事白頭擾擾俟何年



備忘集卷六

保甲告示

保甲之法令爾等相親愛相保守身家甚美意也不差  
遺不煩擾於爾等一無不利聞爾衆多不樂為一僉為  
兵輒難色怨言爾衆果冥頑不靈如是耶爾意豈不以  
一編為甲則有覺察有巡夜不得如舊閑遊近六都一  
圖三十一都三圖被礦徒劫掠為鑒不遠若先事防禦  
豈至如是二里之人悔之無及爾衆又不鑒之爾衆冥



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其一也又豈不以一僉鄉兵則有患必我為敵如倭寇如礦徒皆舍死之人也我則欲生焉能敵之夫倭寇礦徒為衣食計而來也為圖生計何云舍死惟我兵望風先奔彼得直行衝突勢若不顧生死而前者若我氣壯直前彼必退避易地則皆然直前則彼死我生退避則彼生我死此必然之勢平時不願僉兵臨寇望風奔潰爾衆冥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又其一也其間向敵亦致死者正因保



甲之法不行故單身被害若果互相救援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誰能我傷不幸而死上為朝廷保地方忠臣也下為鄉隣救難義士也死無愧心遠有芳譽視之懦夫怯士愧色強辭苟生人世者相去何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知惜死不知取義爾眾冥頑不靈圖眼前不圖遠大此又其一也姑以一事譬之淳俗喜訟好爭其來久矣至今毫髮爭忿服毒自縊比比有之小亦犯刑憲破家業而不悔忿爭閑氣比之



禦侮出之禮義之勇者何如乃礦徒臨門束手伏死倭  
奴經縣遠近逃竄爭訟氣何其壯遇寇氣何其餒反而  
用之功業過人遠矣由今不變甘為無名枉死甘為健  
訟刁民本職嘗試思爾等訟爭之壯氣逃賊之懦氣倒  
行可怪逆施可惜爾衆冥頑不靈圖目前不顧遠大此  
又其一也正謂爾等偷安日久蔽痼不明故再以禮義  
諭再以遠大之計為爾辯說若仍前不聽報甲隱下壯  
丁僉兵臨危退縮必以法律從事前日礦徒窮民計圖



衣食情猶可恕今劫村殺人罪不容誅矣爾等可一心  
力防捕拒捕者隨即殺之不死於敵必死於法死敵為  
忠義士死法為愚頑民爾等試思毋貽罪悔

議者謂王陽明行保甲法至宸濠之變又徵募客兵  
當之謂此只可立為之法不可驗之行事利於自守  
不利遠夫良法遲久而後驗習俗偷生苟安已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決肌膚淪骨髓歲月焉能驟變我法  
未成他患適至勢急不得不別計應之同井之制已



矣乎不可復見矣取其稍近古意還淳朴修為和睦  
便益禦侮法莫有良於是者必若以迂濶視之則客  
兵之害甚于盜賊者何時而已王道之所謂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何時而成耶是不可見  
其末遂不深探其本計目前之功不思尚有遠大之  
利而謂保甲之法為不足行也

謂保甲法於禦侮有大益者蓋此法行則人各有親愛隣  
里之心知進退攻擊之法平時相親愛臨難必相救援假



使倭寇至一縣則一縣足以禦之至一圖則一圖足以禦之至一村則一村又足以禦之矣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何事客兵無饋餉之煩費無過兵之騷害韓退之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法莫有良焉者但人情偷安日久不能責效於三五年間耳若謂此法是不可行則古昔居為比閭黨族州鄉出為伍兩卒旅師軍者亦迂闊事耶同井法驗於前保甲法亦無不驗於後之理也

招撫流民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示諭各都圖逃流他方人等知悉爾等割舍鄉土遠離了平日所聚會的親戚交游遠離了平日遇時節所標掛祖宗邱塚者非獨無天性不忍之心與人殊也蓋因不能賠補錢糧些小產業賤賣與富家者再無可賣或本身或男女寫作奴婢於富家者再無可寫衣食不充錢糧何出妻啼子號苦惱萬端而里遞多科尚未已官府刑徵猶不息致小民不願有斗酒彘肩之賜惟願無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連篇累牘之



詔惟願無放黃催白之文奈人願不從顧天無路所以  
忍割天性之愛含淚逃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非  
事稍可已而爾等為之也雖然竊為爾等籌之泣碩鼠  
而適樂國爰得我直矣萬一不測賦扶杜者呼昆弟而  
不見恤歌采芣者依婚姻而不見收空擲白年夜室致  
使樵童躑躅其上此時懸想故都寧無脊令之嘆乎歲  
時伏臘寧無故舊之思乎迨至回首山陽荒烟野蔓走  
燐飛螢種種淒其寧無廬墓之悲乎雖云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不足若本縣與爾百姓不啻子父視之也我實  
為父而使他人之子吾子吾無忍矣我實有子而向他  
人之父為父爾百姓寧忍之乎言念及此逆歸之志應  
有不遑脂車者矣今本縣丈量田山必有一畝收成者  
方與一畝差稅無則除豁自此以後無賠補無虛錢糧  
爾等可回還原籍赴縣告查迷占產業取贖男女無業  
者本縣將荒田給助工力與爾開墾區處住屋牛種與  
爾安生不能耕作者照鄉例日給銀二分或用充答應



使客夫役或用充修理夫役各隨所能使用凡爾所回  
之人給與執照待三年之後生息充足然後科派爾等  
本身身後多方區處如是則室家相保上下相安此亦  
淳安再造之天日也爾宜體之諒之毋疑遲貽悔

勸賑貸告示

賑貸之事古行之矣吳有申叔儀之請魯有臧孫氏之  
告無非急病意也故周民之急者如救焚溺焉揖讓救  
焚徐行救溺無及矣今本縣細訪得各都鄙富積穀粟



之家每每乘荒歲勒捐貧民質物典當倍約利息其貧甚慮無可償者雖倍約亦固吝不與夫當凶歲小民菜色羸形妻啼子號甚者顛仆路衢輾轉溝壑少有人心者見之有不能為情者爾輩獨無惻隱之心至是耶貧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一不偶而貧假使以爾等處貧者之地貧者處爾等地步亦如爾等坐視待汝畧不加恤爾等無從取食亦將怨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爾輩偶以利心蔽真心故



令里老人等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量將所積穀粟借貸貧民不許取利積厚德以遺爾子孫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與之者本縣以尚義名目書扁鼓樂獎之列名縣誌如仍前畧無惻隱倍稱取利許貧民指告以憑重治夫積財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財奴鄙之爾等將為尚義之美抑將為守財奴之陋財積無用德積慶及子孫爾等念之

諭礦徒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示諭盜掘礦人等訪得近礦山村落  
居民屢被爾等擄掠毒害人各有身各有家人毒爾生  
破爾家爾心何如我縣官與爾等皆天地之民也當相  
愛相生不當互相殘害故諭爾等使爾各回本鄉各圖  
安穩生理若仍前所為是終自取禍亡也爾等念之反  
思之毋自貽悔

稟袁察院揭帖

淳安縣知縣海為給由事蒙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



察御史袁批呈蒙批知縣海方呈給由而已為陞  
任之狀倨傲弗恭不安分守等因備關卑縣伏而讀之  
自責自思日夕惶懼解君子有三畏者謂聖言大人皆  
天命所當畏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今本院糾察一方上有德位可欽下有刑法可  
惕卑職奔趨下風亦竊有志於君子者也何至無知如  
是古人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卑職素昔雖不以不孝不弟自居而檢點未周不能



以克孝克弟自盡今日檢點未周忠順不足罪莫大焉  
正當俯伏受責復念本院德潤九河膏流萬畝周賜貧  
生不令遠謝各縣官送至淳安者鈞語分付已遠了不  
要再遠送了知本院天地同流存神過化未嘗以非禮  
責人德之盛也越境奔趨曠廢職業或重罪責為此畧  
敘心迹在職待罪伏乞寬恕原宥等因准此擬合備由  
具申伏乞詳奪施行



石洞集

別集類五 明

石洞集序

羅浮葉化甫先生固古所稱豪傑聖賢哉鄉余垂齠赴  
省試道錦田剡聆先生治狀埒單蒲矣泊作宰五年道  
禎州則覩先生姱節邁夷由矣比先生以薦起貳鄖中  
而余爲瀟湘逐客相晤於大別山下稱莫逆焉日與體  
認性真探索道旨恒津津有得也迺諭先生真鄒魯以  
上人物矣夫聖門設教文行忠信本爲一途陳蔡四科



或云德行或云言語或云文學政事蓋記者模擬之辭  
非尼父軒輊意也先生學術經濟合一不偏余初聞其  
政載觀其行今迺信其學問有過人者自悔知先生晚  
也茲手是集而誦之飄飄然神遊物表安敢以文目先  
生哉先生家羅浮去江門不數百里早聞白沙勿忘勿  
助之旨與羅文恭往來十年文恭寄書有窮高極深神  
遊八極之語蓋期之也而先生以尚絅名齋有味乎中  
庸闇然之趣矣所實力者唯淡而不厭一語為兢兢一



切世味擺脫都盡會穆廟初應詔上書纚纚三萬言均  
保泰樂石奈乏鍾期誰賞音者塵塵振鐸聞清鳴琴惠  
安旋向羅浮老也世或以負氣太高嫉惡太嚴為先生  
病余曰否否孔子為魯司寇僅三月而誅少正卯至答  
王孫賈之問則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季子然具臣之  
請則云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聖人言行氣象疇能窺之  
先生學孔者也其論學與迂見相類余卒業是集一字  
一句歛衽再三最起予者則序小學近思錄性理解太



極辨疑諸篇何者小學示為人的也無容辭矣西河子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為近仁宋儒多疑之先生謂學問資於人志思本於己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發子夏深矣易道大道家塵得其數厯有顓門在性理什伯之一二耳邵堯夫獨窺其妙而學士家難言之先生謂理可虛談數不可欺也信然哉太極一圖濂溪啟之紫陽象山互相譏駁蓋千古不決案矣先生之言曰天地之始一易耳易無極矣而有所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之



本謂之太極流行不窮之謂道合一不測之謂神此即  
無極之說也朱陸又奚辨焉噫吁斯數語者真悟千聖  
不傳之祕矣尼父有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云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所以載道也先生之可愛可傳者  
具在集中余藐藐者流又奚足為先生重也聊弁之以  
當執鞭云萬厯甲午春暮閩漳同志友沈鈇繼揚甫撰  
於晴川別署

石洞集卷二



## 上書記

嘉靖末諸臣多攻袁州葉子謂人不足與適也著書三篇一聖學曰陛下敬一即堯之欽舜之恭事此足矣黃老非帝王大經大法濡足何為其兩篇則午朝經筵也又著萬壽金鑑錄四篇一帝王享國之永一帝王享年之永一帝王致壽之由皆撫經傳并外家言而疏其下一今上萬壽之實即敬一箴也曰修己安人一於敬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萬壽之基不出於此何必



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哉以示吉州羅太史俟丁卯八月上之太史曰報聞然人謂求知矣丁卯三月大行皇帝晏駕詔到惠州臣春及痛哭今上即位詔求直言乃躍然曰此千載一時也著書二十五篇凡三萬餘言十二月至京師寓崇文門外明年正月旅主人言大興宛平買翠蓋搆鰲山云念蘇軾上書先諫買燈殆類是乎問通政姜公無之姜名寶丹陽人遷南大司成未出是時南宮試迫書多傭書未就上司成見



書則游揚公卿間於是京師皆知葉子上書矣徹聞名  
在乙籍上書未遑托友人書不仕誤書仕選署閩清縣  
儒學教諭乃改職名以三月二十五日赴通政司通政  
使李一元貴池人左倪光薦右則何甲李閱正書倪閱其  
副竟二三篇李怒目左右曰是司成所稱葉舉人也傭  
書十二金愚且向朝廷弄學問傲葉子將辯李勃然曰  
呼來前前則嫚罵女恃聰明鼓唇吻費心思造無用之  
言吾棄之如敝帚耳告君有體惡用女三萬言為於是



葉子對曰古人告君一言不為少千萬言不為多惟其當也蘇家策畧體固如此李益怒火烝烝滿眉宇稚案曰庸哉蘇氏無論唐宋且談秦漢葉子曰漢武帝時主父偃輩皆上書偃言九事史錄諫伐邊塞一事耳如今悉錄豈少哉李遂指葉子腹曰滿腹文章無所發洩第此伎倆吾豈無之復睨書曰此豈治安策耶葉子謝曰雖不能比賈生其心則一倪摘廣聖知篇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前一人後又一人耶李曰有本倪曰難言難



言文章雖好如無用何李遂團兩手曰爾如明珠不用亦魚目矣且聖人在上大臣竭智須小臣聒聒哉葉子曰天地之化有日月雷霆有昆蟲草木大小不同孰非贊助天地者李曰正行屯鹽女復言何不言於太宰太宰楊公博也葉子曰惟行故言天下事非一人能行非一人能言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春及雖不肖不猶愈於芻蕘乎其詢之也何曰高才何不廷對李曰不當以成敗厭之良久曰豈非已官欲求知於諸公耶葉子曰春



及年十七則志聖賢不歸應書詔到操觚著書不歸登  
第上書後改轅而南徒以乙籍受此羈勒非其志也李  
曰未試上書司成已云度不能折則紿曰書不中式盍  
去其寸業合式於卒史矣至是阿意絜以尺牘則長一  
寸退而自惟不去已中去而不中吾復何辭遂不去也  
見司成司成執手相視奈何以此官累公哉李通政嗔  
公自任蘇文何見罪之深也次日李通政颺言于朝曰  
閩清教諭葉春及應詔上書真狂真腐自任蘇子即蘇



何貴焉來則糾之光祿少卿趙公謂公何糾焉古人有以九九見者李曰彼亦自言九九第惡爾向何中丞非公鄉人乎中丞曰然此君平日以文章氣節自負吾固勸其涵養涵養之言若為李發李嘿然中丞又曰陳御史善其書李怒曰御史不上書乃縱吏人乎光祿名錦越人中丞名維栢南海人御史名聯芳閩人退朝中丞以李怒故則令其弟進士維椅報葉子且休矣通政將糾之葉子曰吾何懼焉律從橫之徒假以上書為由希



圖進用杖一百邀截實封者斬吾受杖不知通政何當也二十七日復抱書詣通政司謝曰昨有罪主臣李復怒曰姑寬此當今極文之世女文勿謂天下無之葉子不對而出而通政司吏則謂葉子君二十五日退後倪曰是必再來何曰已官矣無庸倪曰公謂無庸彼思為忠臣也李曰隨口而辯何曰能著三萬言顧不能辯耶春及上書自惟雖不能如主父偃朝奏暮召入見無不達者不虞為三通政摧抑何故哉司成南則就葉子而



宿曰通政二字李且不知又謂余奈何稱公天下士不服善書留通政司十五日吏曰字字確過矣四月十二日封進十六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忠誠未至學術謏劣不足以動天聽是春及之罪也夫是春及之罪也夫先是趙文肅公在南太常何中丞謂葉子太常閒曹正宜與之論學公名貞吉至是召拜宗伯直講葉子見第揖之坐定適一郎來拜而偃僂甚恭坐遜葉子先出趙公謂葉子此禮部郎也公傲不能小官當舉進士如應



詔書四試無難何論三試勸讀程氏遺書明道之讀若  
讀伊川是謂益多又曰公名臣也名臣大矣非輕許人  
者出戒毋忘臨別之言既出與東莞譚清海入曲阜謁  
闕里遂如閩李通政第一中以進士司理福州與余善  
羅浮葉春及記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九

奉廓翁

某不肖幸生吾邦黃緣長者風教聞學近二十年矣然  
苦質駁習深展轉陸沉未能有得虛靡時日忽忽四十  
其間雖號名從事亦終竊二氏之膚末其於聖人中道  
槩未逮也邇年叨與令子繼甫兄同第同署竊於家報  
間獲窺手翰領帝矩之訓又見今世學者往往恣情欲  
以認性命樂圓妙而遺天則辭受進退皆不合道每自



念以為陽明子之學豈端使然哉然嘗觀陽明子平生仕進之間祇見其退而已絕未嘗與當世比而老先生之居身垂訓莫不皆然然後知今之學者之未知有矩也而陽明子之教荒矣然猶幸有陽明子與老先生之矩誨在後生小子尚有歸依焉去歲同司諸君均擬致壽門墻而令不肖某為之言緣鄙薄逡巡又坐奔走不能即就所謂游于其門而難為言者是也至今乃得勉申一書而未知其能得老先生之一二否也專使獻上



并以請願焉仰惟門下鑒教幸萬萬矣



鯤溟詩集

別集類五明

鯤溟詩集序

郭鯤溟先生始仕為袁司理即能出奇策以破散大奸  
熟天下聞而壯之既擢吏部郎數上書言事如裁有道  
擊中貴人阻抑僥倖平亭遷拜至請身以考功法試郡  
皆鑿鑿出人意表無不以為賈長沙陸敬輿復出而絳  
灌裴盧之徒不能無側目出叅江西省政先生飄然請  
告歸垂召用以病死天下無不高其行而惜其才之未



盡究然未有能名先生詩者余與先生雖晚合傾蓋以  
來踰十五年杯酒之暇相與捉麈尾擊唾壺慷慨談說  
今古事遠至八垠之外近而閭井瑣屑無所不及獨不  
及詩以為先生豈厭薄之將以余非其人耶先生歿而  
其子元望出先生橐中詩可千餘首駭而讀之則自五  
七言古近體無所不有而近體尤富獨得十之八其辭  
咸調暢清麗句穩而字安不露蹊逕而近體尤泚泚可  
咏以編少陵詩例考之則窮而詩達而詩遊息而詩感



觸而詩適而詩拂鬱而詩為賦為興為此不一而酬和  
贈祝餞之篇十不能二凡皆以自抒吐愉快其情意而  
已然後知世之不能名先生詩以少所見故見之未有  
不能名者也嗟夫先生古遺直也直不可必達其志故  
在事之言可以致人忤而不顧其志不在名故有韻之  
言雖足以致人許而不肯出藉令果厭薄之則先生於  
居平時當焚筆研狗錐刀胡以若是其夥也夫余與先  
生交既久雕虫之聲頗墮人耳而不能以一語挑先生



非望幾遂失先生嗟乎余果非其人也於是望將梓行之而屬余為序或曰行之將非先生意乎哉望曰不然三百篇之什非明堂清廟而雅頌者往往出於畸人遊女之口太師采之聖人紀之以為風而不敢廢春秋作羸氏失其官而詩不在下當敬與時重足無論矣以長沙之才其牢怪惑慨豈僅賦鵬弔屈二章而竟寥寥乃爾要必有任其責者先大夫固不為名計其於名當亦不在詩第奈何弁髦其平生之寄而棄焉姑請梓之天



下大矣當必有心賞如鍾期者予曰善予姑梓之吾以  
為中郎女猶賢於文園令婦也耶王世貞撰

鯤溟詩集序

叅政郭鯤溟先生蘇郡之典型也余奉

命來守茲郡其裔孫鸞以先生詩若干篇屬余為之序  
顧余非知詩者何足序先生詩然而先生之詩不可以  
不序也夫詩之為道有從乎其詩者有從乎其人者從  
乎詩以言詩則備格律具聲調琢句修詞以求相勝自



漢魏以迄今茲苟有作者不可廢矣若從乎人以言詩則不必計其詩之工拙而但視其志之所在以為足以千古此或詩或人得其一節而詩皆可以不朽如必人為近世所希有而詩亦當時所僅見若斯人者吾恐屈指數之古作者之林亦不數數觀也乃鯤溟先生獨能兼而有之觀其由司李厯部曹以至出為參政其奮擊奸宄犯顏諫諍立大節于朝端彼專以詩名家者其何以及之及其見幾能作棄官如遺寄之于詩歌以發抒



其懷抱又能絕去淫哇而一歸于大雅讀先生之詩者  
僅欲以廉吏名先生吾知其亦不可得也余雖不足序  
先生詩然以曾守先生之土得側聞其遺風而相資為  
吏治且獲升以數語與其詩共傳不朽焉是固余之幸  
也已至其詩之淵源派別如何位置于詩林則王張諸  
先輩論之篤矣余無以易之歲在癸卯仲夏既望長沙  
陳鵬年題於潤州城南寓舍



震川集

別集類五明

震川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博為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祐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謔于其間且聞于諸前輩所見云先生



遺文尚多。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元公編輯為前輩諸老所次第。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茗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慙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



先生遺文于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  
應為不獨為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先生之文  
照輝今古每一篇出即有同時諸公稱引于前逮乎沒  
時又有諸公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厯久遠遇永叔  
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傳  
之遐邇因歎海內丈人如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  
有遺集晉江之集尚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槩見頻與官  
其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駛先獲我心為之修輯



晉江雖再屬衡天使者尚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遺大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未刻彙為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剞之資遂居然為先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輝今古何待于序況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元公元



公其有以諒余矣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  
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  
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  
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與其友人較讐次  
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  
以取正焉太僕之文前人論之詳矣然人每惡夫稗販  
剽賊掇拾塗澤之流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



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厯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滿萎益頽而為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掇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



豈有離理而可以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溪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為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為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超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為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歷之風格蕭萎者是也欲知太僕



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  
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  
元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釀金  
而刻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  
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康熙十四年乙卯春  
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少室山房集卷二十五

鴨綠歌寄趙相公

鴨綠江千浪花碧玄菟城頭燧煙熄樓船使者大海迴  
天子乾清動顏色憶乍倭奴躡遼左鉦鼓如山勢倉卒  
漁陽老將縮手坐半天憑誰射賊窟相君怒請上方劍  
立遣元戎奮雄戟王京一鼓平壤復觀築鯨鯢血殷壁  
波濤震懾渤澥外肥後長門誓心骨西飛款塞乞朝貢  
匍匐稱臣叩警蹕堯仁如天覆八荒慈慈生靈聽蘇息



明堂發使度遼海都尉輕車後先出一時謀議盡忠悃  
時務終須老成識咸陽借策憤繞朝五利和我繫疇昔  
不見三苗格虞陞更有呼韓拜漢室唐文雪耻酹百王  
頡利生禽度沙磧當時渭水亦通款以守則固戰則克  
堂堂大邦匪弱宋日本訏豈金元匹越裳重譯白雉馴  
天王聖明在中國巍巍獨斷九重上辛苦中郎節旄濕  
狡夷受封謝天使稽首扶桑望圭璧坐看雨露窮遐陬  
乍喜乾坤載安戢天子召見諸元僚禘廟郊天告社稷



相君一笑顧九列赤舄几几重譙抑大夫謀國義當盡  
羣策皆良難適屈功成君命幸不辱上賴天威下百執  
自茲宇內重更始萬禩千秋播忠赤疆場晏寢遠斥埃  
惟幄謨謀肇封邑他年太史繹金匱麟閣元勛書第一

少室山房集卷三十三

同伯玉遊桃花源得花字

十里春山色芳菲亂水涯瑤池迷故蹟玉洞闢新葩  
野豁千林霧川明萬樹霞不知劉阮輩何事到仙家



少室山房集卷五十五

是夕酣飲丙夜潘張兩生各擁一童子就榻而皆

同姓即事二律嘲之

狂歌痛飲夜徘徊不減紅粧照玉臺  
普救風光前殿合河陽春色後庭來  
雙飛羽翼寧知假同姓昏姻不待媒  
十尺沙棠無限事支機何用覓蓬萊

綉褥華裯絮陸離絕纓遺履興難支  
虬髯底事携紅拂

俱張騎省何由締玉兒

玉兒潘姓

須信比肩仍比翼不妨連



理是連枝龍陽對倚雙清絕笑殺崑崙賣藥時

少室山房集卷五十九

出西郊訪蘇君禹留集時郎君新以偕計至

樹裏芳樽照綠苔春明雲色半蓬萊河梁羽翼飛龍並

天闕文章瑞鳳來桃李盡收梁國彥

時門下以計偕至者甚衆芝蘭

高擢謝庭材當杯莫訝公榮興白日長歌動薊臺

過蘇生叔大戲贈

意氣翩翩結客場朱顏明月照琳琅梅花夜宿羅浮洞



柳色春搖灞澹傍講肆未須鄰馬隊歌樓頻許挾龍陽  
叔大猷舍遠太學而怪來池草新篇麗白日西堂夢謝  
與歌者謝甚暇故云郎

送崔侍御之淮南二首

鼓吹春風出禁城  
褰帷晴日賦南征  
中原寢廟瞻龍氣  
上國巖廊聽鳳鳴  
驛路霜飛停處節  
河橋雲擁別時旌  
埋輪莫問都亭事  
草木江淮識姓名  
矯首明光伏柱年  
西臺爭覩太微懸  
緋袍冠豸紅雲下



繡斧乘驄白日前  
大海波光明劍舄  
長河風色避樓船  
觀魚咫尺濠梁近  
肯道相逢是別筵

夜同孟殘話舊作

一尊殘雪坐宵分  
話盡江東日暮雲  
作賦暫呼雲夢長  
飛書重謁洞庭君  
千秋總向愁中得  
萬事那堪別後聞  
秉燭對牀真夢裏  
屋梁寒月故紛紛

上元宋西寧忠父招同胡李二孝廉劉王陳三文  
學侯都尉杜金吾夜集別館徵伎張燈觀黿山



大樹情景暢絕即席成詩

坐捲珠簾散落霞長安春色半侯家瑤池尚積千林絮  
時殘雪尚未消金谷俄開萬樹花鳳管過雲來北極黿燈擎月

上東華燕姬趙女皆如玉唱徹梁州白鼻騮

大學士洪都張公招同孟弢諸子夜集賦謝一首

煥爛台光襲錦袍筵開東閣坐蓬蒿虛疑上相調羹暇  
轉憶司空據饋勞夾日槐陰驚輅過參天梧色鳳城高  
無論絲竹安昌盛統座龍門列俊髦



東陸履素使君

一別吳山郭外潮  
西風無賴起蘭橈  
瞻依北極龍樓近  
指點西泠鶴寺遙  
太液霞光青瑣夢  
甘泉雲氣紫宸朝  
青衣尚憶歌紅線  
爛醉湖頭第六橋

同胡孟弢李季宣夜集區用孺太史

把袂荆高共黯然  
十年杯勺阻瓊筵  
重逢太乙紬書夜  
猶是長楊射策年  
寶劍衝星豐獄底  
瑤琴飛雪廣陵前  
相攜一借羅浮榻  
萬朶梅花達曙眠



懷崔子玉明府

尺素殷勤問五湖  
蘭陰迴首白雲孤  
青牛關外書傳否  
黃鶴樓中賦就無  
柳色橫琴當海甸  
桃花飛舄上天都  
黃金突兀華陽邸  
試覓長安舊酒壚

沈純父新拜司空奉東

咫尺青雲動彩毫  
司空新命屬人豪  
寒光北斗驅龍劍  
爽氣西山憶馬曹  
萬仞扶岳看奮翮  
百年金石付持螯  
不緣沈約腰圍瘦  
誰戀當時范叔袍

沈文舊  
任同卿



答何仁仲

千里長安問酒徒  
故人相對夜呼盧  
淒涼古調翻瑤瑟  
慷慨雄心碎玉壺  
吏隱何方非日月  
身閒隨地即江湖  
明朝共發官梅興  
為探天街雪有無

周太史過訪賦贈

回首錢塘握別年  
山光湖色尚依然  
青雲獨步燕臺上  
白日雄飛帝座前  
繞夜魚龍吟太液  
深春鸞鳳集甘泉  
寧知尺五台垣近  
一駐華鑣問太玄



飲酒示趙汝元陳仁父

千門晴雪帝城東  
百尺珠簾卷暮空  
試問飛談摧碣石  
何如豪飲卧新豐  
紅顏半擲乾坤外  
白髮重搔海岱中  
爛漫灞陵桃柳色  
相將遊屐醉春風

送李汝藩使日本

金函晨捧出明光  
玉節東行島嶼長  
萬甲玄雲移細柳  
千帆紅日到扶桑  
投詩鴨綠天吳靜  
諭檄雞林海若藏  
最是翩翩書記好  
行營何處不飛觴



同王伯固夜集劉百世齋頭賦贈

伯固先任太湖再任臨漳

八策當年共五湖飛揚文藻出菰蘆公庭畫下銅臺雀  
帝苑宵乘玉殿鳬種秫倘同彭澤否栽花曾遍洛陽無  
青藜燦爛談天夜何限星辰墜轆轤

李叔操以新詩羅襪損餉報謝此章

挾日平原思並豪緘書霞色爛揮毫光分宓女新羅襪  
艷折長庚舊錦袍虛擬蓮花生殿陛且隨桃葉步江皋  
翩跹掌上非吾事十指惟將伴蟹螯



同王行甫顧朗哉李本建徐象先易用晦汪明生  
王資敬夜集李叔操館行甫約以翌日過城東

白氏園

帝城何處不西風籬菊開殘九日叢詞賦應徐曾鄴下  
酣歌劉阮但新豐壚頭獨抱河山感筑畔猶傾海岱雄  
拂曙章臺楊柳色聯翻金勒問塢東

明晨諸子復集城東白氏館行父攜酒脯為主人  
十里平康路未賒青絲躍馬共天涯誰將桃葉誇王令



轉見楊枝擅白家愁斂翠眉窗墮月笑舒紅頰座生霞

飛觴驟發壚頭興惆悵南城促暮鴉

時象先以寓居郭外先行

周元父美風調且善書畫音律客西寧宋侯館時

時遊美人狹斜中適復迎其內子適至邀贈此

章

何物周郎賦興饒秦樓深夜合鸞簫金釵餉處偏憐杜

齊高帝以金釵六雙賜周盤龍妾杜氏絨曰餉周公阿杜

玉管吹時正憶喬

周公瑾妙音律

白練書裙時自媚綠絲紉褲為誰嬌

周弘正事

侯門此日鯖



堪戀一任移文到沈寥

王行父招同李叔操諸君觀院本雜劇二首

逸響繁絃並入神西風聊濯五陵塵  
尊前鸚鵡千聲合廡下魚龍百戲陳  
擁座誰非談劍客當場不少弄丸人  
毫端欲試成風技夜恐寒芒射北辰

綺陌華筵接上林樂遊原樹半沈沈  
竿翹碣石虹千丈座擁昆明獸百尋  
爛漫飛花傳羯鼓飄搖落葉送鳴琴  
亦知不是陽春調一為王郎奏越吟



嶺右徐孝廉象先以新詩投贈殊極推挹之至奉

報此章

風前何處赤鸞簫握手徐郎意氣饒蓮葉江南聞舊咏

象先贈薛素桂林天末見孤標玉簪擣恨同心隔象先素以采蓮歌

中陳生甚暱戲用金錯傳書半面遙徐淑以金錯碗寄秦嘉又徐妃常作

半面粧象先繼不是偉長貧縱酒飛霜無賴徹秋宵娶僅兩月故云

為象先再贈陳姬一首

委巷千花照綠苔平康新賦若為裁明粧陳女專金屋



麗藻徐卿冠玉臺

徐陵輯玉臺新咏

扇繫雙鴛愁送別

亦戲用傳奇陳

尼鏡分孤鳳待重來

亦陳氏事

樂昌異日如相遇未信楊公

不愛才

即事調袁王兩生

莫訝元生興太狂傾城無奈素羅裳當時誤託張公子

今代重逢薛女郎鳳吹已傳新北里鶯聲猶戀舊東牆

惟應羌笛歌楊柳首坐詞人合姓王

微之託名張生與袁全字



淡然軒集卷三

贈司馬王公還朝敘

懷棘王公始以上谷巡撫入佐西臺復以少司馬節制雲谷山西三鎮諸軍事若曰公在鎮久習敵情偽非公莫可使憎敵者居二年而廷推公可大司馬不報又一年而公以原官入貳樞筦故事封疆之臣歲苦邊事晉秩視內地異等以酬其伐公之內召褊心者或為公快快公顧無少望曰孰非上恩人臣患不能為主用職耳



嗟乎公之心古人臣之心也古之為臣者無以有已故計職業不計功名不計功名安計榮寵後則緣職業以就功名緣功名以徼榮寵甚有功名以偽建職業以虛居者是不勝其有已之累耳公粹白之衷自筮仕至今如一日故鎮之朋銀市租無改于舊而不以供境外之交束修之饋也昔有借貴人勢以恐喜人意挾刺而來滿載而歸者徘徊不敢入公之門也私帑所積故稱外府而公一不以自潤不忍以膏脂實囊橐也謂兵不試



則頻頻不可以應卒暇則為賞格以校士如格者賞無  
虛日日擇馬之羸弱者而易之所為佐其費者皆公  
餘所儲而公不以自明不欲有其名也士飽馬騰喜事  
者不無倖功之思而公日相安於無事意吾居其功則  
中外必有受其害者孰與無其功亦無其害也布雅台  
吉者敵王父行也擁鐵騎抵塞下言賞增則兵罷不且  
入塞公發兩營戰士擒之易耳然屯而不戰但使諭之  
曰而主意當事者諱言挑釁故每以要賞吾無諱赤白



囊已達長安矣而主遵約束漢過不先不然惟有戰耳  
布雅大阻使使來謝過布達實哩詣達愛子也兵最強  
且多智水泉關市令譯夷王筆寫氣計龍輩恐喝司市  
者加金繒至逾千公聞之劾罷司市者革其賞敵王為  
請公曰布達實哩忠順夫人子而王季父也渠即少忠  
順與王可縱使壞約乎小人教誘背約法當誅以而主  
故姑緩其死賞不可得也敵無以應部將夷丁舊為大  
成布濟克部落者受我養久一旦逾塞去挾大成譯夷



來索其孥公詰之曰若吾卒也無故敢闌出塞既出敢復來豈以中國無尺寸刃耶立杖殺之夷使懼逸去公在鎮三載諸邊以好語乞憐者即假詞色慰撫之其有出不遜語者必譙呵之使咋指去有乞牛酒者或與少牛酒以示惠其魚𩺰要金幣者即錙銖絲縷不可得予之則為恩不予不敢為怨予之如例即為恩予之不如例不敢為怨操之縱之弛之隨變而應當機而發靡不帖然咸服人以為公積威約之漸也不知公之動



靜敵時耳而目之彼見公日積芻糧日蒐卒乘日除戎  
器無事而時防不見敵而時若戰以為公且犁巢且絕  
塞至徙其累重於漢北譯使問故公笑曰吾職也而王  
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使來不太怯乎吾方以  
大信示人有罪則聲罪討之掩不備以襲人吾不為也  
敵王益敬畏公每款市輒戒其部衆毋譁以干公令  
彼擺腰諸部姑嘗試公以異萬一之幸耳故狺狺而來  
慄慄而去不然悍桀之性奔踉躅嚙固其常也可以空



言讐之使服哉邊疆大吏檢身不如公愛卹士卒不如  
公備不如公而欲折敵齒頰之間籠之羈紲之末則敗  
道矣公之行大中丞霽宇王公具公行事之畧來索贈  
言昔公之撫上谷也王公實左右之復代公建牙上谷  
公安攘鴻猷多王公贊襄之力茲且繼公作鎮矣有如  
公入陪朝議殫忠赤之猷王公外總方鎮效規隨之誼  
則雲中上谷間可保數十年無事矣

贈郡伯定余劉公備兵西寧敘



今諸邊歲苦兵推轂內外諸才杰吏備疆場之衛而吾郡伯定余劉公實為舉首乙未春公方以計吏入都乃即都下拜為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西寧公在郡未一考也邊陲需人故越恒調而用公如此公之治郡也以愛利為政務安全諸長令人人畏之如嚴師依之如慈母古所謂循吏也今以備邊行矣或者言治郡以寬治軍以嚴馭民以恩馭遠以威愚謂寬嚴無偏用恩威無專施軍與民何異敵人與吾人何異顧用之何如耳且



公以備兵為職而以撫治為名撫而治之非徒嚴而威之之謂也彼西寧孤懸絕塞隔番與氏而介其中西寧所以不中氏者以番為之蔽也番不為氏之爪牙而為吾之藩籬此古人斷匈奴右臂之意然此熟番耳自我以市馬之利啗番而生番亦為我用自諸達西行襲番我不能捄而番又為敵用夫番為我用也以趨利為敵用也以避害利害何常之有彼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利與害交見則趨利不勝其避害將為敵用而不為我用



我與敵兩仇也番為我用是彼益一敵也為敵用是我益一敵也兩相敵則兩相勝兩相負益一焉則益者勝吾有番吾不能庇使為我益而我操常勝之權此不能撫治之效也今火寇之強邊人所畏也加以珍岱諸部盤據海上為敵犄角而吾之兵不益火寇之騎不數千其合而入也動以數萬計而我之兵不益豈獨不益又日損西寧之兵萬餘已瓜分而四矣而又老弱皆兵也役占皆兵也稽之尺籍則有兵試之練習則無兵給之



餽餉則有兵用之戰陣則無兵夫有兵而後可以言寬  
嚴有兵制敵而後可以言恩威兵且無矣尚何言哉嗟  
夫今邊事誠極敝矣然西寧之地固後將軍之所屯而  
種者也其水草非乏也大司農之金錢轉輸而西者歲  
有加也國家治平無事即一二悍將亂卒旋起旋殄非  
有尾大不掉之勢也天下事豈遂不可為哉惟無人耳  
今推擇而任公謂公其人也公往矣願熟計之以治郡  
者治軍以馭民者馭敵汰老弱清役占討練軍實拊循



卒伍蓄銳養鋒乘暇俟隙酌寬嚴之宜妙恩威之用使  
番有所慕不至外合而貳我敵有所畏不敢內合而抗  
我則邊境長無事矣公其留意功名之會此千載之一  
時乎公之屬徵贈言于予顧予安知邊計姑述所踰度  
者應之後將軍有言明主可為忠言兵事當為後法予  
不佞請載筆螭頭徐觀公圖上金城之畧

淡然軒集卷八

送李霖寰巡撫遼東



邊外健兒健於虎閑磨寶刀慣殺弩西乞市賞東苦兵  
廣寧城邊日擊鼓廣寧城頭夜燃炬將軍提兵在何許  
心折旌竿歎首鼠吁嗟邊民何太苦男號女啼淚如雨  
慘淡愁雲黯不開僵尸縱橫莽如土軍書飛來天子怒  
誰哉為朕整其旅四岳咸曰李大夫惟有納言堪禦侮  
聖主臨軒親授斧邊塞征人歡欲舞天生李晟為社稷  
人言吉甫燕文武昨日檄書急飛羽君行不得辭炎暑  
鐵騎如雲轡如組旌旆風生前後軍號令霜肅左右拒



金馬余生卧環堵病軀不得為君祖願君壯志凌雲霄  
秋風一夜清疆圉更掃醫閭一片石為君勒作燕然語



小辨齋偶存

別集類五

明

事定錄卷一

明 顧憲成 撰

顧季時墓誌銘

蓋今上乙酉丙戌間政地以諸建言起家居中不便一  
切計去之而都御史海忠介公實舊人峯岫為承意人  
房寰所螫存廷閑暗不敢發一語俄有顧季時進士振  
臂而起同榜彭諸兩公應之遂合疏指寰七罪且曰人  
固有食穢自肥反欲攻人之廉于君父之前而無忌者



第為褻甚易為瑞甚難褻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  
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聖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在也  
陛下方借瑞以風天下褻乃欲逆銷天下之氣是士君  
子之所師褻之所必擯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忍與  
之並立於朝也陛下為動容畱忠介行顧其言與政地  
廷詔削季時等三人籍余時侯罪滁陽太息曰夫夫始  
進為國家擊此搏人者焚異時斮九首而扶六飛者非  
異人任若之何其陰用而顯棄之且先朝諸進士議史



議禮多感慨陳言時不聞以言為罪也如必預防其口而訓之設安望其叱奸指佞於授任之日乎乃露章論救賴陛下寬臣誅僅加切責天下愈益賢重季時等至以一出處卜世否泰而季時溘焉已矣嗟乎相門傳法意在坐斃高流二十年來壯者老者死眼中名舊屈指幾何即欲遠同屈子問之帝閭又奈此九閭之虎豹何也余心崩摧尚忍言哉余所為季時誌若銘也則有叔子涇陽先生所述及高公存之之狀在按狀季時諱



允成別號涇凡季時其字也其先自宋百七公始家錫  
之上舍里世以潛德弗耀迨六世廷秀以本富好行其  
德載商文毅墓表中數傳為麟麟生緯緯為邑諸生以  
癖書家益旁落緯生夔夔生學此王元美所誌南野公  
者忠信直亮以風義聞贈戶部主事娶於錢氏封太安  
人有婦德以勤儉佐相政里中人慕贈公而稱太安人  
賢子四長伯時次仲時次叔時即世所稱顧叔子涇陽  
先生又次殤又次季時季時生有慧質頭角嶄然頗好



弄其塾師張使贈公更傳焉以激之已幡然語叔子請一切受教贈公請於塾張復之初謂口悛耳卒操縵下帷若老生也叔子怪問之曰弟恐傷兩尊人心叔子輒然曰若見及此人地基之矣復同叔子游儒舊張原洛門張帥以詣方山薛公與語大悅輒手考亭淵源錄授之曰洙泗以還源委具是若志之異時無忘老夫也遂呼其兩孫純臺玄臺締兄弟交季時弱冠補郡諸生屬文適贍為識所賞時施守周令直指使者邵君並遇以



國士不獨以文重也已卯登鄉書癸未舉南宮心獨懋  
太安人遡歸至丙戌始對大廷時上冊鄭貴妃季時憂  
治危明射策數千言纚纚不少諱其要云皇上以鄭妃  
勤於侍奉冊為皇貴妃大小臣工遂私憂過計請冊立  
皇太子冊封王恭妃不報罷則峻遣矣夫鄭之勤於奉  
私也太子天下本忠言國之輔皇上奈何以私掩公示  
天下偏則皇貴妃或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以  
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宮妾或乘而弄威福於內外之



間又云頃皇上以天下事付張居正居正罔上行私一時臣工莫不風靡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羣小然懲居正之專而公布之則可若轉而付之羣小臣恐居正之專尚與皇上二此屬之專遂與皇上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其辭甚剴切大約懼內寵將盛羣小將逞兩端讀卷者驚怖其言殿置之季時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上耳即達上死不恨也尋以擊房仲海歸侍太安人膝下驩甚適會御史陳荆諸君嗣余劾薦久之起南康府



教授季時念太安人春秋高又善病力請於臺使李君代乞致仕無何丁太安人艱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尋墮國子監博士癸巳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季時謂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與岳工部石帆張禮部文石合疏極言之其畧曰本月二十五日皇上出密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遲廻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聖諭元子與皇三子五



子一併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諭乃錫  
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皋張位不聞而禮臣羅萬  
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邸並不得面乃知  
今日之事皇上僅以錫爵一人為政昔人有言天下事  
非一家私議蓋言公也況冊立一事關係何如皇上奈  
何易視之錫爵奈何嘗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遠引以瀆  
聖聽即如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  
三王並封之事臣固知皇上不安於心也且聖諭惓惓



大旨以皇后生子為言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為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等深惟聖祖寶訓一句一字無非維持宗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徒借虛辭掩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疏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趙考功儕鶴司內計秉公黜諸附離當路



者幾令奴婢窟一空當路啣而逐之季時更與陳儀部  
圓嶠賈計部太石薛太博玄臺張儀部文石各抗疏言  
之甚力諸君皆左遷季時出判光州時同志諸賢風尚  
名理而叔子涇陽先生溯源性道興鼎洙泗天下學士  
多宗師之季時由左次得假義高從兄參驗身心猶欲  
然以為靡當叔子妙能啟鑰使認自家季時曰間者吾  
省吾矣思為天下第一流人情則近狂比按其實尚硜  
硜也性復近狷竊恐兩無成耳叔子以中行進之季時



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我何跂焉特自審膏肓將  
在粗耳叔子謂粗最近真由粗覓真則中行不遠且狂  
是習情猶亦是習性若真性情兩者何有從此究極便  
識自家譬之親承孔孟即五霸七雄當之靡耳彼魔雖  
厲見睨消也季時憮然曰命之矣夫子之稱中行政以  
喚醒狂狷夢寐半生遽焉大覺於阿兄當下也其質疑  
發難攻堅叩洪壘簾互協稱道義中天親有以也季時  
義學既遽恒謂我輩一舉事出言須從太極起念若旁



出陰陽五行則猶形與景逐耳或有疑者曉之曰使於  
本真得定不妨六虛周流不然於此模糊便思融通和  
會幾何不墮坑落塹自失性命且以誤天下蒼生天鄉  
愿之纂理學直將弑逆萌芽佈人心髓使天下滋蔓不  
覺下此則天崩地折無少關係在搢紳則明哲保身在  
布衣則傳食諸侯而已此其持論大都時從邑中高存  
之安我素劉本孺諸公互證名理偶得楊龜山故址于  
東林請于叔子為築廬結社四方儒碩風趨雲就訂期



彙講翼正黜袞時稱顧氏叔季素王功臣云季時孝友得之天性家居色養曲當兩尊人心痛贈公之不逮祿時時與叔子語及交相泣也事諸兄尤恭謹叔子嘗邁厲季時精心默禱願以身代叔子夢誦金縢而翼日乃瘳其誠格如此性尤潔廉從南宮得僞歸里中蔡氏長者授季時弟子室赴其招而却之金謫所俸積願豐先後中丞遣致之季時曰疋人在假而敢尸祿乎堅謝之其他取予尤嚴不少假借平居布衣蔬食角巾徒步自



謂可與木石居也又倣黨好施歲饑輒分半廩以賑尤  
張二塾師及門弟子孫生沒並經紀而勤恤之所交多  
名碩海內諸鉅公一時藉以主張世道者皆忘年下季  
時其未面者亦以心許季時時時自砥曰無令他日媿  
見諸公與同志處虛而含坦而則恂恂不言而令人意  
消至於論臧否策成敗初似駭人久之若持左契故錢  
起莘以有眼推之嫻於書削即數語寒儉或遊戲筆墨  
具有關鍵意趣可諷觀也居恒尤好靜終日據梧手一



編竟業而後易之然讀書不句櫛字比彷彿意象氤氲而止獨念天下多故見諸司章奏百氏微言有關廟社者輒諷誦不置嘗輯朱紫陽無極王霸諸辨冀以覺世又彙其論治者為編冀進陛下少佐治平不果南粵翟布衣從先者欲上書訟李中丞見羅冤於朝李時力從吏之代為疏草居平言事如不出口遇是非可否奏刀剗然高存之嘗稱季時真除魔手先是留都王御史藩臣論事不闕白憲長為總憲耿定向所劾薛進士玄臺



以阻塞言路論耿其言甚壯迺當路旨座主次揆許公  
論薛至以貢舉非人自訟陳給事復望風排擊季時聞  
而扼腕遂上許公書大指謂今天下欲正紀綱維風俗  
不在使人不敢言在使人無可言則先後建白諸臣亦  
何自張其喙乎如必以建白為捷徑則今之坐尸言路  
躡躑清華者不徑走耶以建言取資者世誠有之然亦  
化繞指而以眊合者耳設使守其故吾矯矯不渝將進  
退維谷坎坷萬狀未見其位之躡躑之捷也其辭數千



百言掎擊給事不遺餘力余嘗得其書及其前後諸疏讀之曰夫夫也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也嗟乎孰意其年止此乎當季時病革語叔子曰吾第凝神定慮循循默默俟吾天機若攬入他念便屬暴棄且我計身則身非我有計子孫則人一乾坤非我與也斯已了然于易簣之頃去身世如履脫卒之前三日有大星隕于居旁至期自謂張睢陽且至家人都從空中聞驚噦聲此亦其正氣相感云季時生於嘉靖三十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卒於萬厯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有四又以明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陽鄱圩之新阡所配華孺人處士承軒女初不宜子育長公伯時之男與漑已而生與演與漑國子生娶太學生華秀嶺女與演娶邑諸生吳揚華女女三一適行人副吳霽陽子諸生欽錫一議光州學正薛玄臺子諸生憲垂尋殤一適商丘令華本素子肇殷孫三曰杙曰樾曰杙女孫二聘許皆名族所著有小辨齋集多名言以不輕著述不能多



季時即世璩光州移書仍致前所卻俸兩紙告儿筵仍  
卻之此所謂石生堅蘭生香者人或以季時得筭巧埒  
明道象山不知明道歿五十四年而生象山又不知季  
時生距明道歿年元豐乙丑四百七十歿距象山生年  
亦四百七十蓋與程陸兩賢後先協契其生其歿非曰  
偶然要皆遠承五百之運耳不得以尋常修短為季時  
惜也

銘曰六九之齒六乾是鍾考德以方占變而遁確乎不



拔止弄以金柅之功閑邪存誠所以同人亢宗進德修業躡虎尾而登庸昌言自試壯惕出其何雄天下利見美交如以來同與時偕極宜厥敵之有凶此季時之乾用以銘其幽宮

附埋銘釋義

乾之初九有確乎不拔語初變為天風姤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金柅用以止車一陰始生喻其好弄而止之以金柅也此指九歲時事



乾之九二有閑邪存誠語二變為天火同人同人之六二曰同人于宗喻其改過而亢宗也此指十八歲前事  
乾之九三有進德修業語三變為天澤履履之六三有履虎尾句喻其德業盛而科名反不高也此指二十七歲事

乾之九四有自試語四變為風天小畜小畜六三有惕出无憂懼意喻其建言不懼此指三十六歲事

乾之九五有天下利見語五變為火天大有大有六五有厥



孚交如語喻其名滿天下朋交之來也此指四十五歲事

乾之上九有與時偕極語上九變而為澤天夬夬之上六有無號終有凶朱子云君子當之則敵人有凶此喻其遭時不偶而遽云亡也此指五十四歲事

事定錄卷二

明 顧憲成 撰

顧季時先生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季時其字顧之先於吳為著姓



元季之亂譜逸不可考其可知者自將仕郎百七公始  
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行里中好行其德  
里人愛而敬之數傳至諱廷秀者義聲益著語具商文毅  
公輅所為墓表中再傳至如月公麟娶於錢生友竹公  
緯邑諸生有書癖絕不知家人生事家盡廢娶於朱繼  
娶於鄧生侍竹公變變娶於朱生贈戶部主事南野公  
學再遷涇里家焉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兒童婦女皆  
能道之卒之日里為罷市娶於錢封安人能以恭儉佐



公白首相莊稱合德生五子長曰伯時次曰仲時次曰叔時即世所知涇陽先生又次殤又次則季時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南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弟知過矣請歸稟繩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乃服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先生曰此是



做人根子久之業日進為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簡拔  
適勁不可及同里雲浦陳公見而奇之弱冠遊郡庠輒  
冠其曹邑侯念庭周公郡侯龍岡施公直指梅鄆邵公  
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已也同邑原洛張公嘗游  
昆陵唐薛兩先達之門李時從涇陽先生稟業焉每語  
輒契張公曰舉子業未足以了子復帥之見方山薛公  
公大喜亟呼其兩孫締兄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錄  
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



兩孫蓋大薛純臺小薛玄臺云萬厯己卯舉鄉試癸未  
舉會試丙戌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略曰臣聞  
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  
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  
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  
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垂絕之言而  
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  
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



不崇朝而去其心腹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改為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嘗不反覆嘆息也恭惟陛下虛懷若渴采及葑菲進臣等於廷賜之策問不知陛下於臣之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也抑臣有言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况臣感時發憤有慨於



中久矣今明問及之乃忍緘默以欺陛下耶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法常有為意常無為有為者以運天下無為者以宰天下今陛下式古訓遵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



臣愚所謂意也臣愚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為甚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最沉錮而不可解聖王之所極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為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



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  
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  
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為  
皇上一已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已而掩天下  
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  
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也閹人侍妾又將  
乘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  
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內寵之好惡用欲



其信且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耳目  
人主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未足以偏也將必  
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  
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  
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  
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不得其人耶私計皇上非不知  
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  
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



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  
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夫善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  
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於九卿  
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為二  
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為一與皇上為二則救之也尚易  
與皇上為一則救之也倍難奈之何其弗思也且此輩  
之始用事適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  
其所稱述指陳類多依於公義猶若未害久之則陽公



而陰私矣又久之則純出於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為欲效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皇上視無事若有事以臣言為重於太山則皇上之明也皇上視有事若無事以臣言為輕於鴻毛則臣之愚也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於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



李時退自傷以為不幸不達皇上即達皇上死不恨矣  
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為房御史所詆李時憤  
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上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  
旦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罔之罪凡七且曰今  
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衆乃欲逆銷天  
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  
之所褒衆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衆之所必擯也  
以如此妬賢仇正潑惡無耻之人而晏然居師表之位



驅天下之士風而入於欺罔諂詐之俗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褻有奸如山不可搖動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褻雖頑鈍無耻亦何面目一日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於褻何私於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如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褻尚不足畏小人如褻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



不為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  
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戊子奉旨起江  
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年望古稀又善  
病不忍去左右懇於直指雍野李公代疏請致仕無何  
丁太安人憂壬辰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尋陞國子監  
博士癸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衆議洵  
洵於是又與岳公石帆張公文石合疏言之其略曰本  
月二十五日皇上出禁中密札付元輔王錫爵私邸臣



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第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信有無遲緩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出聖諭則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臯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蕪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詔皇上以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



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一事其關係何如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顧盼而咨嗟宮闈近習之所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



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  
近事請皇上法之世宗肅皇帝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  
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皇上  
創見之臣故知皇上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聖諭大旨  
惓惓以皇后生子為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  
日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曾不  
設為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皇上可  
思也臣嘗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社極慮



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資固寵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而考功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當路啣而計去之於是又與于公景素陳公員嶠賈公太石薛公玄臺張公文石各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朝即伏處田野中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於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



於世路隄防中心維繫不能自解先是己丑薛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潁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季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極言之其略曰閣下發憤於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何為而淳允以為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



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天下之人必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



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朽蠹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方今朝廷之上果何如耶允不能詳請舉其略近見吏科給事中陳某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為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



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其以今日  
為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夏外迨閭閻近  
由警蹕遠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  
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  
一二蹈尾披鱗誤攫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  
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  
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  
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嘗恠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



饒之屬皆撓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  
救豈曰無謂間有一二撓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  
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  
之云又無能為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  
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  
為諱言壬午以後為輕言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  
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取故躁妄者爭趨頑鈍  
者爭附以允釋褐後所覩記如前所稱李劉高薛饒五



人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  
及允兄憲成耳以庶官之黜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  
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為  
釣名為掩過為獵位為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  
彼附曾王又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  
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信其非壑斷之夫至於躐  
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譏者



要亦晚節不終務為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  
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坎坷萬狀吾未見  
其位之躡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  
夫子以順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取乃為不躡位不  
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上事而喟  
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  
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構陷辛左都自  
脩則德新等不言倘卽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



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叅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詒建言者不啟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鷄號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勸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知彼狃於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為奇而謂堯舜之



世得無有是乎且彼乞墻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為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淵以為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何慕不善者何懲朝廷之所為紀綱風俗已掃地盡矣更何以今天下閣下欲為根本之圖講挽回之術所願亟遠佞人務近莊士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主德可回相業



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未知所稅駕也昔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而孔子且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友之相與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於府試深為痛心復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見有扶掖善類者喜見顏色必成其美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



逮麗於大辟輿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於李時李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李時即復喜曰甚善並為代具疏草至於百家著述諸司章奏制科程式舉子時藝即有微言片論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者必愛之誦之即有微言片論出於黨邪害正之見者必憂之辨之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佈人心使天下靡然舍義



趨利而不自覺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  
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  
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耳先生曰然則所講  
何事曰在縉紳只明括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  
一句先生為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  
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  
道何由得明李時曰此弊如今亦然且昔也分而為二  
今也合而為一其害更有甚焉即今象山龍川兩先生



見之不免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霸辨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為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欲上之朝不果居恒呐呐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轕處刀斬斧截略無粘滯與同志商確義理品隲古今衆論蜂起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旨一依於正不喜為通融和會之說嘗謂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跟陰陽五行走



便不濟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  
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如此糊塗便要通融和  
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  
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於論人有世所翕然共推  
而獨挾其隱有世所哄然交詆而獨闡其幽每於一言一動  
一嘖一笑間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其於論事有衆所共喜  
以為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所共適以為必敗而獨策其  
成初聞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駭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起



莘公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持身端毅清栗不以私徇人人亦不敢以私溷之與朋友交表裏洞徹對客不作套語往來箋牘即復聊且遊戲率有趣味可諷性孝友其事兩尊人誠意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



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即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事三兄甚恭歲乙未涇陽先生病甚瀕殆李時為廢寢食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先生連夕感異夢以語李時輒默不應而其色甚喜先生疑而詰之乃知其情而先生病果尋愈其精誠乎應如此性甚介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有蔡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李時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季時欣然從之致束金輒謝不受曰吾



藉是避俗遠囂收拾身心為惠大矣乃以為利乎壬辰  
謫別駕光州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中丞景默曾公  
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越十四年太素沈公繼撫中州  
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  
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  
以沈公意齎二百四十金為賻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  
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歲戊子邑大祲餓莩載道季  
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重所尤公歿子幼



少弦張公歿無子並為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  
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戶  
外事又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  
文具及觴礪之屬位置有常終歲如一日又好樸衣不  
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  
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為誰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  
遊也其讀書不局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意象  
氤氲而止間拈一二語迥絕蹊徑如九方臯相馬超然



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勸其著述者則曰吳康齋先生嘗病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章楓山先生亦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竊深韙之敢復攘臂其間乎中年夙有脾疾每發輒不食丙申九月病大劇不食者四旬有以醫進者默不答以祈禱請者叱去之家人皇皇計無所出涇陽先生以間問曰弟意中何如曰只如常曰有痛苦否曰無之曰有欲言乎曰無此時弟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撓入他念



便是自暴自棄且欲為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為子孫計  
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  
久之竟愈丁未夏五月偶感微疾六月十九之夕忽有  
大星燦燦墜於小辨齋後河旁居人之納涼者見而駭  
之二十日之晨季時忽謂其元配華孺人曰張睢陽公  
且至孺人惟不敢問遂不復語頃之夷然而逝家人率  
聞和鸞聲從空而上逾時乃已距其生嘉靖三十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



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壬辰二月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何如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



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之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個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害於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更無他說予曰尚



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叅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兄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遏捺不下熟處難於治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予尚在寢披衣出見弟即迎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



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為  
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余曰如  
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  
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  
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  
直為之即是更不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  
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先生將以歲之  
己酉十一月十五日辰時塋季時於陽鄱圩新阡乃手



述其行率兩孤過攀龍請狀龍謂先生之述季時傳其貌亦傳其神也按而摹之易一鬚髮恐失其神故特為序次不敢妄加點綴而攀龍則追惟曩昔戊子之冬余計偕北上季時送余於惠山之澣執余手而別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諸余曰道與俗相去遠矣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因是始知所向甲午以後同志者一時



歸田間涇陽先生孜孜於學如不及也見即謂余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而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余亦切切求之未得也一日披邑乘知邑之東林為楊龜山先生皋比處歲久堙蕪乃大喜曰先生所謂其在茲乎殆天所留以待先生也即告之季時季時喜曰得之矣先生病中蹶然而起遂偕安我素劉本儒請諸當路修復之先生著為約約以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季時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為新奇



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却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志聚處虛而能含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慤而無華始見恂恂然繼見穆穆然久之真誠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蓋實左右先生以求益於四方英豪而密聯屬於其間一旦失季時而先生之痛可知也先生嘗曰子之於弟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見以為可而弟以為否或予所見以為否而弟以為可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惤惤



也又為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為何如耶豈惟先生即  
余三四同志見其容而隱隱潛鎔聞其言而疑情立決  
得其片楮短柬寂寥數語必有關鍵錘鑪而藉以發蒙  
革心者多矣其親而愛之也實異姓之天親其敬而畏  
之也實同儕之師保嗚乎已矣生同其時者當見之於  
美牆生後其時者當奉之為典型是則予之厚望也夫

事定錄卷三

明 顧憲成 撰

李時弟節略



吾弟季時生有慧質頭角嶄然年十四習舉子業同邑  
原洛張師嘗游昆陵荆川方山兩先生之間雅有聞吾  
父令予與弟稟業焉每語輒契張師曰舉子業未足以  
竟子復帥之見方山薛師薛師喜亟呼其兩孫締兄弟  
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  
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兩孫蓋海內所稱大薛純臺  
小薛玄臺云

弟性介辭受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讓里有蔡



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師為介紹  
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  
束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避俗遠囂收拾身心不為不受  
患矣況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郎見屬實欲相與切磋  
於道義非顯顯為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  
利言乎壬辰謫光州別駕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曾  
景默中丞檄所司致俸薪辭弗受及沈太素中丞繼撫  
中州復貽予書曰此不可以少佐三徑松菊乎為寄聲



季君勿拘拘也弟曰即爾何以謝曾中丞屬予力却之  
於是歷十四年餘矣計前後所積可千金比吾弟歿州  
守璩公復齎二百四十金為賻屬邑侯平華林公來言  
此沈中丞意也願無煩往返兩孤乃以告於几筵而辭  
焉

吾弟於身家事儘悠悠惟是世道人心所繫則寤寐不  
忘歲丙戌赴廷試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讀卷官大理  
寺卿心泉何公見之諗於衆曰此生之言何為便堪鎖



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易置二百十三名吾弟  
退而輒自傷以為恨不得達於皇上也誠得達於皇上  
即復擯斥幸莫如之何論其他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  
海公屢為房御史所詆發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  
望皇上之無私也於是遂與彭旦陽諸景陽合疏言之  
癸巳官儀部有詔並封三王衆議洶洶於是又與岳石  
帆張文石合疏諍之已而考功郎趙夢白司內計盡公  
不撓為劉黃門所攻於是又與于景素陳員嶠賈太石



等合疏救之先是南都耿總憲以不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同郡薛玄臺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恨內閣  
穎陽許公玄臺座師也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吏科都給事中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弟聞之仰天浩嘆於是自田間上書許內閣言之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致孤寒往往遺落不得進其在郡試一闕尤為喫緊而取數甚窄深為扼腕於是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語云在廟廊則憂其君在江湖則憂其民第庶幾焉



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竟麗大辟輿論冤之  
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  
商諸弟弟極口從吏之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  
禮經於朝並為代具疏草海忠介被論吳門李晉陽時  
為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會有尼者不果弟聞之  
偕同年諸景陽彭旦陽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  
欣然出原草視弟弟擊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為疏以  
上至今語及猶德晉陽不置其赴義若渴不分人我類



如此

吾弟天性孝友雅為吾父吾母所鍾愛雖曰憐其少亦其一段誠意懇惻深至有以當吾父吾母之心也不肖舉丙子吾父遂棄養每語及輒相對歔歔且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懷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癸未舉南宮遂移病歸則以吾母善病也丙戌成進士坐言事罷會南太僕繼山沈



公南臺警亭陳公按院厚齋荆公先後奏薦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特懇於按院雍野李公代疏請致仕又以吾母年且望七愈善病也予兄行中居三僅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減於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甚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為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視之則金滕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之即金滕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



禱於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內人不  
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  
惟是天機忌泄願兄含之予曰有是哉已而予果無恙  
至於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於弟哉  
乃弟一旦奄逝適符減算之請而予竟不能為弟代也  
又安敢并弟一腔心事埋沒故特表而出之且以示子  
孫無忘焉

弟少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焉張師語南野公更傳以



激之已幡然語吾曰弟知過矣請臬繩墨怪問之曰弟  
恐傷兩大人之心久之業日進為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  
簡拔道勁自不可及同里雲浦陳先生一見而竒之弱  
冠游郡庠每試輒冠其曹如臨川念庭周公福清龍崗  
施公姚江梅墩邵公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也  
萬厯十六年邑大祲餓莩盈道時弟廩中僅有粟百石  
輒捐其半以賑一時士民翕然從風是歲也飢而不害  
邑侯李元冲救荒錄具載其事



業師重所尤公歿子甚幼少弦張公歿無子並為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見托悉力維護不恤恩怨為弟子則不負師為師則不負弟子故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弟一日喟然發嘆予曰何嘆也弟曰吾嘆夫今人講學只是講學耳子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何事曰措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予為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



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謂予曰此弊於今亦然且昔也分而為二今也合而為一則其害更有甚焉即金象山龍川兩先生見之當為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霸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予為序而行之已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擬欲上之朝不果弟居恒呐呐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輮



處一刀兩斷畧無粘帶與同志商確義理品騰古今衆  
論蜂起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指一依於  
正不喜為通融和會之說嘗謂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  
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有  
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  
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  
墮坑落塹喪失性命也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  
下蒼生聞者咸悚



吾弟善知人有世之所翕然共推而獨挾其隱有世之所哄然交詆而獨闡其幽往往於一言一動一嘖一笑之間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又善論事有衆之所共喜以爲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之所共謫以爲必敗而獨策其成初時聞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駭徐而按之如合符節錢起華嘗言吾黨殊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以此也

吾弟好以靜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戶外事好以整案頭



惟攤書一卷既卒業而後再以一卷易之諸一切文具及鰐礪之屬位置有常予默記之終歲如一日也好以樸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惟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中角巾布鞋遇者不知其為誰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遊也

弟讀書不拘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意象氤氲而止間拈一二語迥絕蹊徑如九方皋相馬超然得之北牡驪黃之外有勸其著述者應曰吳康齋先生嘗病



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章楓山先生亦曰  
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予竊深韙之何敢復攘  
臂於其間比歿檢其篋及遍訪諸知交間僅得策一道  
疏四道書七十三紙劄記八十一則講義三章像贊一  
通哀辭四篇詩六十九首因為次第成編而命之曰小  
辨齋偶存小辨齋弟所讀書處也

楊龜山先生寓吾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圯壞高存之  
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叔時嘗欲構一讀書處與二



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畱以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臥病聞之蹶然而起遂偕安劉諸君子請於當道而修復之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弟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為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却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志聚處虛而能含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慤而無華始見恂恂然繼見穆穆然久之真誠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予丁亥年方賴弟左右夾持所欲求助於四方英豪



又賴弟密為聯屬其間乃今名失一愛弟實并失一畏  
友手足心膂其將安托正不知何以收之桑榆送此餘  
生耳

弟生而弱夙不理於脾家每有疾輒不食歲丙申九月  
病大劇不食者歷四十日有以醫請者默不答有以祈  
禱請者叱去之舉家憂惶莫知計所出予以間問曰弟  
意中何如弟曰亦只如常曰有痛苦否曰無之曰有所  
欲言乎曰何言此時弟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



天機若挽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且欲為此身計此身非我有欲為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予服其達識久之竟愈嗣後亦時發或一月愈或半月愈或旬日愈予竊喜以為精神漸固血氣漸堅晚景當益佳無虞矣乃去歲夏五月偶感微疾至六月二十一日竟不起謂之何哉抑弟在丙申業已超然死生之際視世之依依戀戀握手叮嚀不能自割者天淵矣况去之十二年其於斯日有進焉者乎又何足以區區俗情為弟



慟也獨子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駸駸白首追念五十  
餘年間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見以為  
可而弟以為否或予所見以為否而弟以為可相勸相  
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惻惻  
也又為天親中道義一旦永別生趣頓盡不復能自持  
耳先是十九日之夕有大星燦燦從空而下墜於小辨  
齋之後圃時河旁居人相攜乘涼咸見而異之二十一  
日之早弟謂其室華孺人曰大菩薩來訪且及門矣俗



稱睢陽張公巡為大菩薩云華孺人怪不敢問弟遂不復語夷然而逝家人聞和驚之聲隱隱從空而上踰時乃已噫嘻信奇矣乃知弟之去來應不偶然也

有問於予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予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記得壬辰二月間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



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  
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  
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  
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  
此甚難言凡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  
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  
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  
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煉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



中行只是細狷總不出一箇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更無他說予曰尚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叅取明白方識得自家既識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譬諸身處春秋只覷着孔子五霸如何上前得身處戰國只覷着孟子七雄如何上前得弟



曰弟時時聞兄性善之說亦曾如此用工夫來及臨境  
這病依舊又發遏捺不下殆所謂熟處難忘也如之奈  
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頭予  
猶在寢即披衣出見弟迎謂曰夜來念之忽覺昨日多  
了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  
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  
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為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  
方便豈不大悞予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



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能測其所到哉

吾弟名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萬厯癸酉補郡諸生己卯舉鄉試九十五名癸未舉會試三十八名丙戌廷試三甲二百二十三名是歲奉旨回籍戊子起南康府教授不赴尋丁吾母憂壬辰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癸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三月謫光州判官生於嘉靖甲寅十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萬厯丁未六



月二十一日未時得年五十四歲以己酉十一月十五日申時葬陽都圩新阡娶華氏處士承軒公女始無子抱吾伯兄子而育之名與漑國子生娶華氏國子生繡鎮公女贈刑部主事慎菴公孫女已而得一子名與演娶吳氏邑庠生楊華公女禮科給事中震華公孫女女三人一適行人司司副霽陽吳公子郡庠生欽錫慎齋公孫一議光州學正玄臺薛公子邑庠生憲垂選貢生少尼公孫浙江提學副使方山公曾孫殤一議商丘知



縣本素華公子肇殷贈商丘知縣次菴公孫孫三曰杙  
曰棧曰杭俱與漑出棧聘萬氏邑庠生卓如公女國子  
生同菴公孫女餘未聘孫女二與漑出者一許字國子  
生心澤吳公子明光祿寺監事涖湖公孫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讀澤峯公曾孫與演出者一未字



高子遺書卷八上

致周懷魯中丞

三吳不幸橫罹水害是乃氣數適窮然大幸台臺當路  
此真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與台臺一身天之所  
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  
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見大疏及一應文移  
真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即某等亦不覺感  
激涕零況忍死待拯之民哉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



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  
米穀預立給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  
款仰備采擇然此事所係全在得人即如審戶給散二  
事欲正官為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許  
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為此另給  
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  
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  
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即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



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  
正搢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為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  
又有事外之念焉今杜監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  
與台臺同心密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  
之自為稅計預報災傷

高子遺書卷十一

本孺劉公誌銘

天之為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



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為儉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也當萬厯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忭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忭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為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以網異已者會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畧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



無作好惡無勝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聖天子持衡焉  
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  
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為人臣無暇毛舉  
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壅  
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  
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繫留用矣國  
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皋之黨  
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堪慮也



夫使夢臯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迹胡乃恣起風  
波動駕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黨  
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  
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于上聞邪謀亦安能下  
逞乃一貫實為我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  
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擯拒者何人年來比昵憊人  
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于夢臯而故暱  
之豈有私于臺省諸臣而獨寬之益由一貫曲庇私人



內則假公以勝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欺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歎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為社稷計疏奏神主玩之不已意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



及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  
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  
至京是時途瀋用兵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  
民有名擁數萬衆入內投謁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  
粟賑濟公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梁稱義兒與如栢如  
栢結昆弟狼狽相倚為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重鎮也  
棄朝廷疆土國縉代為營賄倖免誅夷使得恣其意於  
邊疆之間無窮禍本實基于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忽



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栢主講和之策獨忌  
劉綎為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置私人誘入伏  
松與劉綎血戰以死一則寸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  
栢稱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轅合是兩名  
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栢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  
首疏力保鎬與如栢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  
楊鎬線索懸于如栢如栢線索懸于成梁而國縉乃線  
索中傀儡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



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土兵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  
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  
率如此已而被叅解任踪跡詭秘直待邊圉淪沒忽擁  
數萬衆竄歸內地意欲何為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  
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東路  
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  
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為南職方有垣  
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垣



長曰此即君不可與爭鋒輒唯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  
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  
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  
地錢起新先生行同善會于毘陵東林乃益暢其義邑  
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存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  
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參之安小范及余五人  
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為蛇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  
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木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



自知可以稱人乎于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  
勤于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于閨門  
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  
以不可犯之法至于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  
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公十六年林臬無念不為  
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為民章善鋤兇昭雪冤抑矻矻  
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蘓之富民被誣臨大辟者  
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為雪不令之



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于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  
疏為間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  
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  
敢言臺省不敢言公于其時睨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  
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  
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間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  
天不使之長年弘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  
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



逸農遺稿藏于家公之大節表表素行卓卓總其大都  
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  
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為人臣而  
敢于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

銘曰大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  
真精龍蜺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  
拱壁山環水迴自千古下為光祿劉公宅形所托兮來  
寧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獨能三褫奸



雄魄

正按神宗朝撓鱗易彈權貴難相機而言有救于世道尤難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真為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真為國倘動輒畏譏冷落斯人即矯矯風節疇卜其所懷乎劉公行同善會決蛇足之疑則建言可師直以愛君懇誠非獨貴其中竅會爾

高子遺書附錄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高先生墓誌銘

朱國禎

理學至國朝而明明之極間亦厄而蝕如日月然暫蝕必復復乃愈顯其明正統八年癸亥河東薛先生厄於王振幾死卒叅密勿祀廟廷越一百二十四年丙寅乃有梁谿高先生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祖孟永公始定居邑之東南隅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省軒公翼



三傳雪樓公適世稱長者雪樓生靜成公材是為先生  
王父舉孝廉令黃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生繼成公德  
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有盆蓮之瑞王父  
紀以詩至今跋而藏之靜成有弟靜逸公校配朱夫人  
無子因以為嗣自幼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  
授果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章  
句外默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二十一壬午舉於鄉居  
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涇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即曰



學將為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為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為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即有知學之評廷試三甲當為令丁嗣父憂先後盡哀持喪甚恪益修子職絕人事讀禮讀易服闋謁選當改京秩或



有申舊例外仍與外者甚喜曰居內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刃解然竟授行人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為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為用世本因加意律學



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即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皋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間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



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貽書有吾  
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甲午赴揭陽典  
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著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  
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  
皆為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  
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  
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藝集朱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為  
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覓差歸其地有蕭



自麓者故念菴先生門人臨別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曰敢不服膺至漳謁李見羅先生李謂既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真有所事的光景答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為自欺之本然後為善去惡意誠心正身脩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



為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為知止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侗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叅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產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



武郡吳子往來訪深契相與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  
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甲辰東林書院成故龜山先  
生遺址有道南祠侵於僧院邵文莊圖修復不果至是  
與涇陽共成之集吳越士大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  
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於端居主靜謂大聖賢自有  
大精神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以百當  
一以千當十積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見天則以學為教  
從前定靜居多問以會友應酬至是無之非靜觸處流



行不煩收攝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朱為貫通於孟子為集義所生於顏子為不貳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兩朝鼎成廢臣以次起用庚申召拜光祿寺丞同日高邑為太常少卿福清葉臺山先生再召為首輔鄒南皋為總憲



衆正竝登以會講事屬同年葉間適而後行辛酉進光祿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鬧於前尋即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三邊做報狎至請逐鄭養性李如楨李可灼以消萌除慝淇澳孫先生上紅丸疏劾舊輔方從哲讀而歎曰此一部春秋也持論不少顧忌轉太常少卿作寅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倒分人



禽反易何所不至傳旨重處福清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猶有言朕不孝之語蓋上本英明重首輔容讜言逆璫魏忠賢雖在傍播惡猶未得盡肆也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且憤且懼竊竊只以東林為言將注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蓋鄒南皋馮少虛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為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起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先生亦疏辭



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  
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為喻冀有感  
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  
論兩朝事清雜不倫致書駁之大要言人臣為國當杜  
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脫罪為君父種禍夫皇  
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  
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



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官為窟翻弄無所不至心憂之日玩易自適幸鄭養性會鞠逐出都門頗慰謂身上事作一小結局方請告張太宰誠字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卒業易註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福清見勢孤求補閣臣挈余為助點用四人聊城朱夢水南樂



魏道冲與馬余過梁谿相見力以大義為言猶未行無  
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曰聖  
恩渥矣敢自逸乎時高邑已為太宰給事中魏廓園故  
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約一以懲貪為急內外凜凜  
顧逆璫已用事南樂結為族大拜實有力焉初對衆猶  
諱之璫亦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為非  
一日講筵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  
知所礙手惟閣臣未幾璫為楊副院大洪所糾列二十



四大罪頗內懼謀於南樂謂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  
陽慰諭迫以不堪事

林如翁事

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藍石

病卒衆議楊副院署事璫不允議馮少墟為代璫傳旨  
推在京者戶兵刑三尚書非人望所屬卿貳中因補少  
宰及南太宰點陪并正推皆引去或曰內故以此驅除  
也惟先生與饒豫章李懋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  
又為同事者所軋遂以屬焉苦辭曰師生分列部院攻  
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然衆議已定不可易遂推上余



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  
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  
清在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本閣  
老門生當票擬福清運筆如飛忽曰糊塗又他事多相  
左臨發密語余曰渠內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  
州更非其敵必不能久子當早辦歸計又曰梁谿內所  
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為湊拍  
於俗情為眼釘尤須善處余心誠然皆不敢言也先生



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賊尋具疏申嚴  
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款期於拔才除賊示畫一之  
畔其大端在調和閤部謂閤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  
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媚  
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謂其迹自是可泯而議  
者脊脊以二人大可疑有冷語挑剔者余等皆稱疾不  
出至煩鴻臚宣諭暫解孟冬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峻  
劾示必不容大志遂顯附逆璫商之聊城合策以獻凡



閣票用墨內批用硃內有可否必發改票閣臣執正甚至強爭內亦無如之何必曲聽或一二字添改必註明俟考皆首臣執筆想正統初年勒定張太皇太后所云凡事聽先生主張者世世守之閣臣惟此一柄可以著力即神宗在位久事多獨斷留中亦未嘗不依票改批至是獻策曰散其權某奮死奉命何事不可為璫甚喜傳旨云云呈秀亦投體言曾糾陶朗先高曲庇借事報讎時山西巡撫缺已擬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曾為嘉



善令首垣經識拔者御史陳九疇方外轉窺指以門牆  
為言詔停應祥另推選郎首垣奪職責太宰及先生阿  
比余驚曰部院待罪或得免聊城出不意睜目曰誰免  
誰免蓋成算已定惟就中人知之明日九疇留用朗先  
直追贓四十八萬凡蒲州原擬改之至盡蓋皆兩人潛  
改潛送屢黜員外郎徐大化又伏內幕潤色動千百言  
蒲州本以王安事與南昌劉是菴先生皆逆璫所銜劉  
早去僅得免至是數見侵堅卧余肩次受事權去無能



為朱童蒙以蘇松兵備挫死告災者衆大開引疾余照例票允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茂言他事暗訕前案余駁之南樂追還改褒獎余即趨出旬日間蒲州太宰及先生皆逐余賜歸歲除出京一網打盡呈秀復用為先鋒明年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副院首垣等十餘人太宰行成欲并坐先生吳錦衣力解得止至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為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



理為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扃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少刻出取所封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旗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寂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赴水死矣蓋次日丑時也異香撲鼻鄰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濡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



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  
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  
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  
無不哀痛余為位哭成病至秋稍愈往弔靈風肅然若  
或見之嗚呼傷哉夫河東厄於王振即棗強之悍尚以  
臺長被訶叱不敢鞠卒賴竈下執爨奴哭泣以免今忠  
賢之逆十倍於振閣臣反逢其惡其餘草偃因以報怨  
逞志黑浪翻天鬼風匝地坐視正人糜爛并及先生曾



繫奴之不若人止知南樂不知聊城有物有對一顯一  
微小人作緣終露醜態不月餘春闈副考陡被奪去鞅  
鞅有違言守位不終究竟掛齒調辭解嘲奪者志無不  
快威無不加然良心間露公論難容最後一疏嗟何及  
矣逆璫科之以叛呈秀咎以為多立地譴歸蒙面以死  
而附麗諸人猶泰然侈得意自謂遠或十年近且五七  
年可坐享富貴然不渝歲聖主龍興首斃逆璫呈秀餘  
以次湔滌一空先生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



諡忠憲廕子子世儒詣闕謝恩明旨稱為孤忠邃學秉節正終世儒復以先生兩次請移封母夫人未霑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復邀三世誥贈自雪樓公以下咸得恩贈如先生官噫噫是亦可以慰矣生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夫人子三女四孫男七孫女五曾孫一俱詳述中世儒等以崇禎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葬於九龍南嶧之諭塋先生既歿且追卹海內益悲思謂常人蓋棺始定真正學問人至



此始見光輝力量夫學自孔孟後程朱立準陸象山互有印正遂覺分塗後之人習其說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謂從朱學弊為實證可消從陸則流為虛證難補蓋深見近日聰明人大言鼓動致人心陷溺思以救之又欲明指其人祇煩詞說故以敬律身以靜窺妙以易義乾坤垢復轉樞紐遮實補虛然後學脈始清邪說自息功不在距楊墨下而蒙難從容符合明夷之旨靜中得道諸苦咸除出死入生當下超脫稱今古一人又何疑



馬著作甚多內朱子節要研訂最真正蒙集註解釋最備周易孔義則一生精力所注真前聖所未發者余素不知學相從日久以真之一字見許期以經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見託一時同志彫盡非余莫可任子往亦以為言然下筆實難繪天測海未容草草而天裂海枯驚悸垂死之餘淚有餘思不屬荏苒年餘則錢宮詹神道碑銘已出乃矍然摘而書之美不勝書別有全刻不可不讀姑為之銘銘曰



千古學術自有真諸儒講席多平分吾道南矣梁谿漬  
東林書院天下聞顧公開壇從如雲高公領袖同其羣  
程朱訂定埽紛紜陰霾積久見朝昕從教蛙鼓喧復殷  
獨衍孔脈精且勤剖判神理窮無垠繭絲牛毛何足云  
興起善類德所熏立言垂世比典墳振肅綱紀滌世氛  
閑不加察口露齟於我何有等飛蠶超然箕尾謝魔軍  
入水不溺貌欣欣花香池影氣氤氲生死如一見真君  
曰忠曰憲表清芬我增一字則曰文



高忠憲公年譜

華允誠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時先生生

先生姓高氏諱攀龍初字雲從後字存之別號景逸其先人曰孟永公始居無錫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省軒公翼三傳雪樓公適代有隱德雪樓公生靜成公材舉孝廉令黃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靜成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有弟



靜逸公校配朱夫人無子因以為嗣先生之生也有  
盆蓮之瑞靜成公詩以志喜後先生得手筆於冗紙  
中捧誦珍悼跋云蓮花之君子也發於盆盎小能大  
也常人神局於六尺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出  
於污泥汙能潔也常人心役於五官君子心超於萬  
物亦若是矣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子孫相  
率為君子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五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六歲就外傳

先生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敬而受之或命自取必如所常授數

二年戊辰七歲

三年己巳八歲



四年庚午九歲

五年辛未十歲

六年壬申十一歲

神宗顯皇帝萬厯元年癸酉十二歲工文章

二年甲戌十三歲

三年乙亥十四歲

四年丙子十五歲應童子試

師事邑中茹澄泉兄事孝廉許靜餘以學行相砥礪



暇則默探討諸儒語錄性理諸書

五年丁丑十六歲

六年戊寅十七歲

七年己卯十八歲

八年庚辰十九歲

九年辛巳二十歲補邑諸生

十月娶王夫人

初聘王抑所女繼山孫女陽抑所以先生為天下第



一流人品即抱內戚沈女續好先生佩德勿替終身  
無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歲舉於鄉

為沈龍江徐簡吾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闡中  
原係落卷將發榜矣簡吾就榻不能寐鼠嚼其足者  
三簡吾異之暗中抽一落卷即公卷也呈主司遂得  
中式

十一年癸未二十二歲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歲丁嗣母朱夫人艱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歲

每日嚴立課程自卧榻至日逐經行處壁間悉粘一  
圍期於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 又有日鑑篇以  
德業之敬怠義欲分註於天時人事之下日有稽月  
有考

十四年丙戌二十五歲 始志於學

邑令李元冲延江右羅止菴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於



黌宮士紳雲集先生躍然喜曰吾夙有志於學今得  
縣父母為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是蚤起孜孜以全  
副精神用於止敬慎獨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  
始有入門矣

十五年丁亥二十六歲服闋

十六年戊子二十七歲入南雍

司成趙定宇略師生之分結忘年交

十七年己丑二十八歲舉進士 廷試三甲



分考高邑趙南星儕鶴評云此卷似知學者當拔之  
牝牡驪黃之外同門有薛以身敷教歐陽宜諸東鳳  
王中嵩述古

七月丁嗣父艱歸

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  
母與講學會友翻經聞史為日程他無所置念也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歲

十九年辛卯三十歲服闋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歲謁選京師

先生廷試三甲當為令丁憂起復當改京職值選司  
鄒孚如議申舊例仍與外先生喜寄父書曰男觀今  
日時事日非天下事無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  
耳部官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  
後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為  
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兒亦量力能為之邑中豪傑  
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邵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



起脚夙志如此未審得遂否既而鄒議不行

六月授行人司行人

上崇正學闢異說疏尋上今日要務疏

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先生不勝憤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政本疏上嘉之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不旬日尋上今日第一要務疏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



語甚剴切留中不下

時僚友同志若聊城逢與權中立江右陳彛仲徽郡  
洪平叔文衡先生與之上下今古講究性命詢訪人  
物善相長過相規稱莫逆交後諸公皆蔚然為名臣  
先生有力焉

司中無事藏書甚多得恣意探討取二程朱子全書  
薛文清讀書錄手自摘抄作日省編集崇正編尤多  
用尊德性工夫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一日靜坐久



之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  
須覓一時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會友談心  
種種無非是物矣

十二月齋詔金陵

謁鄒南皋朱虞葑瞿洞觀諸先生

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歲 正月自金陵歸

燈夕前抵家朝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  
往毘陵謁錢啓新先生往蘇州謁王少湖先生嘗曰



王先生謂士君子須是立得箇大節居鄉勿為鄉愿  
居官勿為鄙夫方有可說處語不多令人惕然深省  
十二月復命建言摘廣東揭陽典史

入都三日見鄭材楊應宿附閣攻部掎擊衆正甚力  
先生憤激不平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  
語侵閣臣遂有此謫大要言諸臣罷黜非輔臣欲除  
不附已則內侍不利用正人而應宿等反借不附吏  
部之名致阿徇閣臣之實閣臣聲音笑貌間雖示開



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以致機權潛用善類坐空云云奉旨著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先生侃侃詰問不少諱避因有皇長子明春出閣之諭先生雖身在危疑喜國本大定與相知酌酒相慶忘其一官之去又遺吳海洲曰人行義非難所安為難此心清淨中一物不可著何處著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鳳凰翔於千仞海洲亦為先生建言削籍者也



十二月辭朝歸

二十二年甲午三十三歲 七月赴任廣東

顧涇陽亦以言事黜先生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  
得閒身何脩報稱之語至武林與廣東陸古樵粹明  
嘉善吳蘧菴志遠談論數日古樵潛心白沙主靜之  
學先生得其提醒自歎於道尚未有見總無受用發  
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舟中嚴立規  
程取前所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者反覆行之當心



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在路兩月如武夷天游  
九龍十八灘險絕奇絕處不可屈指靡不畢領其勝  
憩九峯書院登子陵釣臺溪聲鳥韻茂樹脩篁種種  
悅心而心不著境自謂得山水之助不小過汀州登  
旅舍小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  
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  
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  
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



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洽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皆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至揭陽不以謫官閒散怠於職事日於衡齋課士正文體釋書義無編集朱子要語刊示之生徒興起者數十邑令為同年朱任宇先生訪知民情吏弊悉心啓告臨行殛一兇人陳所蘊工起減報睚眦占主女細



民至鄉紳地方官府莫敢誰何先生窮治其罪竟置之法遊蓮花峯謁文丞相祠周元公祠韓昌黎陸丞相祠所得友為蕭自麓自麓故羅念菴先生門人以立敬為學所見甚正署事三月假差歸別自麓請教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先生深然之啓行諸生不遠百里相送臨別依依謂曰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矢繼自今脫鄙人毀廉蔑檢無以見諸君諸君不



克砥礪厭厭世俗亦無以相見則皆曰誠如此盟至  
漳州謁李見羅先生辨論大學格致之旨謂大學格  
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  
剖為己為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  
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  
為自欺之主夫然後為善而更無不為之意拒之前  
不為惡而更無欲為之意引之後意誠心正身脩善  
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



欲脩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  
脩身為本聖訓昭然千古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  
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無穿窬之  
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學者辨義利是非  
之極必皆如此斯為知至此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  
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  
日誠然著箇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僮侗過延  
平拜李先生祠往考亭拜朱夫子祠過崇安拜趙清



獻祠蕭蕭身世雲水孤清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  
轉手勢

序王文成年譜 作陽明說辨共四首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歲 二月抵家

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  
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  
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  
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



中而不覺也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歲

繼成公陸夫人偕壽七十

先生同昆弟稱觴宴客

三月六日連遭父母喪

遵喪禮不二斬稱降服子居喪竭力襄事父遺命析其產而七之先生推以讓諸兄弟不得盡出為喪葬費餘置義租贍親族分贍祖妾之無子者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歲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歲 作水居為靜坐讀書計

數年間徙居婚嫁歲無寧息而動中煉習靜中溫養工夫卒未始頃刻廢於水居構一可棲可者言無所不可也茅簷數椽極湖山之致謝客棲息其中動以旬月計偶遠近同心如歸季思吳子往諸先生來訪相與瞑目焚香閉關趺坐坐必以七日遊陽羨諸山則坐龍池頂遊武林諸山則坐弢光黃龍荻秋菴作復七規程是秋會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



善無惡之旨作山居課程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歲

偶至黃巖縣謁靜成公祠父老咸嗟歎之云此高一合孫也蓋靜成令巖時民無滯獄只帶合米可了故云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歲

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日逐只是顧認明命為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稍滯思調息息最微



若有若無誤認氣為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為著些子不得也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歲

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於樂志堂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歲 輯朱子節要成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歲 註張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歲 東林書院成

錫東林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廢為僧院邵文



莊公所脩復王文成記可考也後復變為僧院先生  
與顧涇陽先生弔其墟聞於當道葺道南祠構講堂  
書舍相與講習其中朔望小會春秋大會歲以為常  
涇陽倣白鹿洞為會約先生為之序自涇陽歿先生  
獨肩其責每會取儒釋朱陸之辨文成文清真悟真  
脩之辨為已為人義利公私欺慊邪正之辨時時拈  
示洗發痛快令人劃然開油然得尤謂學者雖得朋  
友講習之功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



同大聖大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

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歲 作異端辨

先生遊武林遇一僧原係廩於學宮一旦叛入異教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



分四條刻遺書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歲 實信孟子性善之旨同顧

涇陽先生會於虞山書院有虞山書院商語小引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歲 實信程子爲飛魚躍與必

有事焉之旨 立家訓 析諸子產有量入約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

為大水災條議救荒 為同區設立後田

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歲 赴金沙志矩堂毘陵經正



堂會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歲 六月講學焦山段幻然主  
會 赴嘉禾天心書院會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歲 實信大學知本之旨 訂古  
本大學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四月講學於  
荆溪明道書院 秋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歲 實信中庸之旨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歲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九月靜坐武林歿光山中著靜坐說 十一月延  
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歲 春舉同善會以贍鰥寡孤  
獨中有節孝者尤加惠之 赴荆溪明道書院會

七月作困學記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歲 著理義說氣質說未發說  
朋黨說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歲 赴荆溪明道書院會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歲 有戊午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歲

四十八年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庚申五十九歲

八月神廟賓天 光宗即位罷商稅發內帑起廢籍朝

政一清甫一月鼎湖再泣先生方講學東林凶問至

為之輟講

十月少司寇鄒南皋先生疏薦



十一月御史方孩未疏薦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六十歲 正月作壽戒

先生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當日減患減之

未盡不患減之過當以目前最切者減之戒壽文壽詩

壽卮壽服壽畫壽屏壽燈壽筵演戲集分迎賓等禮守

此七戒老人澄然無事矣無事之樂更有何樂似之乎

舉鄉飲大賓

三月詔起光祿寺丞 九月啓行至京



是冬別東林諸友北上以會講事屬葉閒適吳瑾華  
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弟此行原殉  
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草深也到任作一聯  
粘堂中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真性靖共爾  
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二年壬戌六十一歲 正月陞本寺少卿 贈嗣父母  
奉政大夫宜人移贈本生父母亦如之

著乾坤說心性說寅直說



太廟春祭執事

時寺官正貳皆缺備極煩勞元夕上供九般茶飯缺  
天鵝羣璫恣索先生唯唯密疏援累朝例以家鵝代  
用逮旨下帖然

裁無名供費 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 又以餘糧  
賑士之貧者

先生云光祿事雖多儘做得去初間尚有中官聒擾  
事事不放過事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動今益沛然



矣但不可便以此為盡職他事一切不管此等職事  
全算不得也既而廣寧失陷人心皇皇先生獨鎮以  
安靜

疏請破格用人以備不測

薦孫愷陽董應舉李之藻鹿善繼及慎畿內守令之  
選行保甲防禦之法俱允行

疏請逐鄭養性

疏內云乞將鄭養性等發回原籍李如楨崔文昇明



正典刑庶危疑可釋隱禍可銷報聞

議方從哲無君之罪

時孫淇澳為大宗伯疏論從哲紅丸事先生見之曰  
此一部春秋也旋得旨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先生  
力持正論不少顧忌議具別刻人以為鐵案又嘗粘  
一聯於室云得閒且閒今日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  
一年可作百年人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於祀典多所

釐正



疏陳務學之要致治之本

疏內復及方鄭事傳旨欲重處福清爭曰此人有重  
望若處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先生在京  
一年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宇言路中賢者稍動爭  
端便立止之不使元黃之戰再見於起廢之後嘗謂  
默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調停即屬世情二者天壤  
不侔并調停之意一切泯之

九月轉大理寺右少卿



時掌院鄒南皋副院馮少墟建首善書院立講學會  
給事朱童蒙騰疏顯詆指意歸重東林欲天下以講  
學為戒先生欲具疏辨適奉有明旨如日中天乃具  
揭以明其是非已而鄒馮兩先生請告歸詞林文湛  
持亦抗疏歸先生三疏抗辭不允有論學揭罷商稅  
揭

八月奉命慶陵掩龍口祭告

十一月晉太僕卿



疏辭復不允中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  
名欲行聖明之世又有陰陽交爭上下隔塞邪氣所  
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疾喻朝政也

除夕太廟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歲 乞差歸 明討賊之義 周易

孔義成

給事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先生致書駁之  
略云人臣為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



脫罪為君父種禍夫張差制挺美女代劍先進熱藥  
後進泄藥彰明較著中外共知孰得諱之諱之一字  
為亂賊設護身之符加以誣謗二字又為亂賊立箱  
口之法大義所闕不容隱忍也 向著周易孔義舟  
中卒業

四月抵家復尋東林之社

先生雖歸朝中諸君子實未嘗一日忘先生即家起  
用



十一月陞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

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先生慨然曰君恩渥矣其何以報

四年甲子六十三歲 三月同門人華允誠啓行途中  
兩閱月相對講學至維揚謁王心齋祠心齋子王泰  
留先生講學至寶應與余兄燕超公劉清之講學於  
范文正公祠燕超教諭寶應倡明理學構興讓堂為  
諸生講習之所先生為之記



六月進京

時楊副院論魏璫二十四大罪奉聖旨切責舉朝爭之不得杖死工部郎萬燦逮御史林汝翥疑匿福清寓中官競圍其門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宮寺先生曰外廷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緩內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廷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緩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勸化諸璫勿與吾輩



為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

九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總憲員缺舉朝共推先生先生懇辭曰太宰是房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深受杖更慘可越次用某乎又勸推馮少墟太宰亦以為然業註饒矣而河南道袁化中堅執不從卒以先生名上次日得旨先生益跼蹐不自安具疏曰都御史者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



之事皆得言之臣工之邪皆得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真心為國家不真心脩職業悠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為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陞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為是非誤愛憎為好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銷人陰私自心先無隔



礙而後可通人隔礙至御史簪筆朝端公論之明晦  
由之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係之必為之長者聯為  
一體萃為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  
可宏濟於艱難今者大計在近巡方之使當使循良  
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困窮四  
海灾荒了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  
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當  
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疏上不允乃就職



榜禁書儀 劾御史崔呈秀

先生謂今日安民之計只在除貪酷吏欲吏無貪先從輦轂始一入中臺即有禁絕書儀榜行五城御史張掛九門令知清明之朝決不容穢濁之事適有魏璫私人崔呈秀巡按淮揚回道贓私鉅萬穢聲流傳立疏糾之部覆褫職遣戍輿論稱快 又謂院中總六部之事職其要不職其詳此衙門頗可救得世撫按相貫通寓內共如一堂京師五方雜處見聞博而



而易真今只咨訪監司守令於輦下各省之賢者人  
人咨之事事記之貪酷害民撫按不糾於置郵中詰  
問之第一義在立身上守法苞苴一毫不入竿牘一  
字不出不言而人自凜矣 又謂天下事君相同心  
方做得閤銓同心做得一半部院同心次之若撫按  
督學選擇盡皆得人士習民風不無少補  
十月頒歷陪祭 疏請挺擊案三臣謚廕奉旨下部不  
行



李俸張庭陸大受三臣也為君父告變執法賈罪竟  
抑鬱賣志以歿先生特請謚廕以旌其忠魂會朝局  
大變不行

覆吉人及時宜用疏

御史喬承詔疏薦王紀鄒元標滿朝薦徐大相馮從  
吾李炳公諸正人奉嚴旨切責下部院叅看先生復  
疏力薦之亦不行

具申嚴憲約疏 未及上罷歸



疏云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循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恩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為州二百二十一為縣一千一百六十六豈能盡得賢者用之賢者視君為天不可欺也視民如子不忍傷也奉法守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



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賢才除民賊  
約中人天下惟中人最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  
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縣者也撫按則無所不  
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  
下治矣列州縣所當行者五十餘條凡農桑水利敦  
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  
甲防禦聽訟恤刑彰善癉惡剔蠹螫奸之法纖悉備  
具巡方者另有禁約欲行當行之事將次第舉行因



會推巡撫事起不果掌憲僅月餘人以為北顧南邵  
復見云先是魏廣微夤緣入相久與正人齟齬至是  
以頒歷不至廟祭後期為臺省魏廓園大中李仲達  
應昇等交叅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閹幕合謀以傾  
正人為一網打盡計先生與太宰諸賢同時罷歸云  
十二月送靜成公入鄉賢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歲  
正月舉郡鄉飲大賓辭不赴



三月酌兌荒區漕米

時署印王通判追比荒區兌米至斃杖下先生惻然  
為之設法約計水災十之一二勻派高鄉每畝不過  
勺合借完本年漕兌各給票以來年代兌為償為福  
無窮

四月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五月送別魏廓園於高橋 有高橋別語

春夏間逮楊副院等六人後先拷訊死六月金星晝



見與日爭明趙冢宰等十五人俱提問追贓毀首善  
書院鄒馮二先生亦削籍先生最為羣奸所切齒必  
欲坐以重贓有錦衣理刑吳孟明素不識先生百口  
保曰若高老先生坐贓何以服天下始得免要典出  
坐以移宮一案南道游鳳翔疏詆削籍為民追奪誥  
命先生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地下諸公旣而張  
訥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剋剥東南脂膏所造田產  
無數奉旨拆毀估價入官所值僅三四百金而東林



遂為瓦礫之區矣有為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謝之  
曰吾輩今日一切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  
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  
談一時事花鳥為伴嘯咏自娛謂大臣見廢時義當  
然東相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手書  
示諸子曰屈子游於江潭表生自囚土室彼固各以  
其時況我老矣病矣荷明主不誅之恩守微臣引罪  
之義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見客何如不入



山為便若聞客至而歸何如不出門為安兩者勢決不能客至惟爾輩謝罪而已有扁舟相訪者堅不出曰此端一開水居住不成矣

六年丙寅六十五歲

二月仲丁奉六君子從祀道南祠

六子者涇陽涇凡兩顧子啓新錢子元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儒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暮年今日講壇



既毀恐年久事湮故有是舉

三月十六日謁道南祠 十七日丑時被逮不辱赴水

終

初六日逮繆西溪周季侯十四日又有緹騎往蘇先生自度不免十六日之早以東林拆後會講久輟神主俱藏道南祠特肅衣冠往謁有別聖文隨焚其草歸則看花後園與一二門生談笑自若午後門生華仲通自吳門至傳言頗異先生無幾微見顏色季弟



從山中入城相與暢飲園亭顏酡意悅旁一友言此信未的先生微笑曰此信想的吾視死如歸耳心同太虛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為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坑落塹不是立命之學平生講學此處看極分明得多少力是夕祖孫父子從容晚酌無一言及家事止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晚飯後忻然就榻呼諸子明日恐有事汝輩各歸寢夜半壻秦君鄰復傳日中信諸子不令先生知先



生正睡覺問曰信的乎整衣起坐從容入書齋諸子  
後隨曰吾欲稍料理出門計可暫退但亟命家人覓  
舟明早入郡無被逮事即歸有即赴京不使官旗到  
家嚇汝曹耳作字二三紙鎖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  
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取封同黃紙置几上指示曰  
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開復諭曰吾明日從郡中往  
京無歸家相見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因  
命仍暫退諸子候齋外方商略赴京事三四刻不聞



動靜推戶入第見燈火熒然几案寂然先祠爐香拂拂然覓先生不見急發前紙觀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此三月十七丑時也先是門



人華閣脩夢遊桃園見一洞光景奇絕欲入不得睡於洞口有二人深衣幅巾以麈尾揮曰急醒急醒閣脩問姓氏曰吾周衡臺魏廓園也寄語汝師確乎不可拔潛龍也急來急來會機無失當相會於桃源深處閣脩覺而異之以告先生先生點頭曰或別有應尤異者先生平立水中左手護心右手倚岸衣履整齊汙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人咸以為異云嘗有友問避亂之策先生曰先要打定一



箇大主意隨地行去康節詩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人若無此主意臨時便手忙脚亂不能安於天理又有問朝聞夕死何以為可先生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為常談不必說其友極叩之先生曰當死便死其生平之言如此是可以觀先生矣劉念臺曰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惑矣知言哉嗚



呼先生固以微言相示矣先生孝友性成怡怡色養  
嗣者生者兩得其歡待諸兄弟委曲懇至愉愉藹藹  
於諸姪愛之如子教之如父閨門之內雍如肅如終  
其身無二色自幼無狎邪之游綺麗之好家居功課  
晨起盥漱謁家廟扃戶觀書四壁不墜庭草不除  
帷帳不飾敝硯秃筆終日儼然飯後必瞑坐片刻極  
忙不廢每子夜起坐謂此時可想來復氣象五更復  
起坐謂初覺時甚好先忌齋素謝客時祭致齋一日



東林丁祭宿齋三日自奉極菲祭祀賓師則極其誠  
生殖不事漠然無營而親友以生計相托者則極力  
代籌至捐貲踐約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  
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髻斷之交無不終始相  
歡膽其貧卹其孤推轂寒士不遺餘力鄉紳宦遊者  
諄諄以愛民好士砥名礪節相勸勉地方有大是非  
得先生而定有大利害得先生而伸至設通區役田  
通邑役米蘇糧里之困舉同善會卹遠近之鰥寡孤



獨為德梓里又其餘矣作家訓數千言大要言色欲  
迷人臨財悞人便辟善柔之友敗壞人一妨人誦讀  
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須以孝弟為本以誠實為先  
以讀書窮理慎言語擇交遊為做人第一義嘗言子  
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  
為賢子弟又云要知聖人取狂狷意狂狷皆與世俗  
不相入然可以入道子弟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  
消息所與皆庸俗已未有不入庸俗者出而用世便



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為仇是大利害處又曰善須是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又云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又云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小人所以為小人只是見別人不是而已又曰人生爵位分定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邑中諸先達有一言一動可為師法者時時向諸子稱述之在京聞諸子嘗赴講會手



札勗曰此乃天地間不可絕之善脈賢子弟不可墮之家聲非細事也又云葉年伯是汝輩真師常在左右坐一晌聽教又云到東林最好入頭大衆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妄想一寂即是真心真心一放即是妄想非二物也不善用工者要驅除妄想另覓真心妄不可除真不可得善用工者知真昧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間耳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虛過此日方不做了人事久之



其味無窮受用無盡又曰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四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為汝輩收拾矣事多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即終日言之如不聞也待臧獲曲加體恤知其饑渴勞苦獨少有生事斷斷不假借服官於外倍加鈐



東嘗云人家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  
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  
多由此以故家人亦兢兢守法兩之官僅蒼頭四五  
人隨行供使令給灑掃即郵筒報復親自啓閉隻字  
不落其手一入總憲即遺書歸云居此官家人愈要  
兢業家人有德色便生意外事勿以圖利反至招禍  
勿以恃勢反至失勢又嘗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  
不減室女踰牆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只是不曾



立志故生平未嘗輕受一錢妄說一事有知交坐一  
不平許為代白其人以賄來曰不聞士人得錢如女  
失身乎謝弗預有以講學為名高者家鉅萬每歲厚  
聘一達尊主席曰教以為己學以為人乎辭弗往初  
仕所得俸不敢自私必以奉父謫官時有憐其俸薄  
資以厚貺者槩不受揭陽歸後有以俸檄致者太常  
罰俸有同鄉在戶曹以俸見遺者亦槩不受雖交際  
萬不容絕可以義通亦未嘗分毫入橐亟出為卹貧



濟難刊書廣教之用嘗云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妙吾一生得此力故隨遇而安掌院時東同志曰弟所處風波地一朝狂風起吹我入菰蘆中不難也予告時以大臣不賜馳驛即不走驛僚屬醵路費峻却之雇夫買船歸曰留一日則作一日事去一日則得一日樂樂字惟山林人說得煙雲魚鳥無非樂事廟堂人說不得國亂民窮無事不憂廟堂人說樂勢利兩件而已迷人以此為樂何耶



先生立朝真有斷斷休休閤閤侃侃氣象涉世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真有申申夭夭氣象設教真有無行不與循循善誘氣象其進而汲引同心扶綱植紀也真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其危言危行特立不搖也真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其退而力護紫陽隄防二氏不使走離訓詁之談虛無寂滅之說得混吾精一博約格致誠正之教也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其廓然行藏之外怡然禍患之臨也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氣象在太常曾云魏忠賢與客氏最可慮二奸相合之害不可言不謂崔魏之毒方深廣微遂起而乘其間卒如先生言也嗚呼先生之學於生平見其大於一死見其真矣

毅宗烈皇帝崇禎二年己巳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錫謚忠憲廕一子送監讀書



著書總記

古本大學

正蒙集註

四子要書

朱子節要

東林講議劄記就正錄

同善會錄

邵文莊公年

譜高氏家譜

疏稿揭義

周易孔義

春秋集

註毛詩集註

困學記

三時記

州縣條約語

錄序說志傳碑文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風律詩

絕句共若干卷

以三代後詔誥為書餘

以太極

圖通書經世啓蒙為易餘擇騷賦銘贊為詩餘



稍斟酌綱鑑為春秋餘以歷代典制合古宜今者  
為禮餘



[ General Information]  
□□=□□□□□□□□□□ □□·□□□  
□□=  
□□=890  
SS□=0  
□□□□=



□ □  
□ □  
□ □  
□ □